

元经十卷，旧本题隋王通撰，唐薛收续并作传。宋阮逸注其书。始晋太熙元年，终隋开皇九年，凡九卷，称为通之原书。末一卷，自隋开皇十年迄唐武德元年，称收所续。晁公武读书志曰：案崇文无其目，疑阮逸依托为之。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以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世，太兴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今考是书，晋成帝咸和八年，书张公庭为镇西大将军；康帝建元元年，书石虎侵张骏，公庭即骏之字，犹可曰书名书字例本互通。至于康宁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矣。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于悖乱如是哉？陈师道后山谈丛、何蘧春渚纪闻、邵博闻见后录，并称逸作是书，尝以稿本示苏洵。蘧与博语未可知，师道则笃行君子，断无妄语，所记谅不诬矣。逸字天隐，建阳人，天圣五年进士，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宋史胡瑗传：景佑初更定雅乐，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校锺律者，即其人也。王巩甲申杂记又载其所作诗，有易立太山石难芳上林柳句，为怨家所告，流窜以终。生平喜作伪书，此特其一耳。文献通考载是书十五卷，此本止十卷，自魏太和以后，往往数十年不书一事。盖又非阮逸伪本之全矣。明邓伯羔菽穀，称是书为闕朗作。朗北魏孝文帝时人，何由书开皇九年之事？或因宋人记闕朗易传与此书同出阮逸，偶然误记耶？其书本无可取，因自宋以来流传已久，姑录存之。而参考诸说，附纠其依托如右。

### 元经原序

元经始晋惠帝终陈亡，凡三百年。盖闻夫子曰：春秋，一国之书也，以天下有国而王室不尊乎，故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夫子文中子也周王法]；元经，天下之书也。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春秋一国总乎周，故孔子因鲁史以明周之天命未改也；元经天下归乎帝，故仲淹因神器以明帝位必正也]。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鲁，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经抗帝以尊中国，其以天命之所归乎[圣人笔法与天命齐致]。然帝衰于太熙[太熙晋武帝末年]，故元经首此振起之也；中国盛乎皇始[皇始后魏年号]，故元经挈名以正其实。呜呼，天下无赏罚三百载，圣人在下，则追书褒贬以代其赏罚。斯周公典礼，使后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笔削，使后儒常职而述焉。收受经于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奥。辄为传解，发明师训之一二云。薛收撰元经卷一 隋王通撰 唐薛收传 宋阮逸注

经：晋太熙元年春帝正月[武帝太康十一年惠帝即位改太熙元年又改永熙]夏四月立太后杨氏贾氏为皇后。五月辛未葬武皇帝。丙子太傅骏辅政。秋八月壬午立广陵王遹为皇太子，以何劭王戎杨济为师傅。冬十月石鉴为太尉，陇西王泰

为司空，屯兵四出。

传曰：经者，正也，常也。天以南北为正，圣人以典礼为常。皆谓之经者，天人相与为法也[经取天之正为本，圣人以常为法]。晋者司马氏始封之国也。帝自晋王受魏禅，故国号晋[司马宣王河内温人，温晋地也，故启封]。太熙年号也，帝谓惠帝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秦兼三皇五帝，而传非其道也，尊虚名而已，故曰不帝]。挈名索实，此不可去[春秋书王，所以尊周也。元经书帝，所以正国中也]。改元立号，非古也[古者国君始即位则称元年，无改元之礼。自汉有初元中元之号，后世因之。此亦不去]其于彼必自作之乎[后汉自作年号，不必尽取古]！故书年号帝称名，从汉旧制也[经书晋者，本中国号也。太熙元年帝正月者，存旧制也]。元皇帝司马氏太康十一年四月崩，是月惠帝立。经书帝而不书即位，微旨也。曷谓微旨？曰春秋之法，隐庄闵僖皆有故，不书即位之礼，或让而不为[公羊传曰隐公让桓之意]或痛而不忍[穀梁曰先君不以道终，是以不言即位]，或乱而不成礼[左氏曰闵公不书即位，乱故也]，或出而阙书，或踰年而追书[左氏曰僖公不称即位，出故也。昭公薨于外，定公踰年追行即位之礼，史亦追书也]。晋惠不书即位，与鲁诸侯异焉。曷异尔？曰春秋者，因诸侯之史作焉，故公即位，皆禀命于王。有所不书，则礼有所不至也。元经因天子之史作焉，帝即位皆受命于天，有所不书，则天有所不与乎。故仲淹亦不与其即位也。不与柰何？曰惠帝君不君，政出多门，天下由兹大乱。虽嗣位，犹无位乎，故不书即位。元经之微旨也[言元经因惠帝不君所以作也不明贬，故微旨]。杨氏者何？曰武帝元杨后之妹谓之悼，杨后无子，元杨后生惠帝，早亡，惠帝即位，尊悼后为皇太后，书曰立太后杨氏，礼也[先书立太后，言天子必有后，尊也；后云杨氏，言推恩及亲也]。贾氏充女，初武帝将娶卫瓘女，而杨氏欲娶贾氏女，遂以为太子妃。武帝忧太子不慧，试以疑事使决之，贾氏令给事张泓具草，使太子写荅，武帝悦。至是政由贾氏，天下乱矣。书曰贾氏为皇后，犹言贾氏自为之也[不言立，非惠帝立之也]。武皇帝四月崩五月葬，讥速也。周制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言天下会葬有不至，则礼不备。凡未及期而葬，谓之不怀；过期而不葬，谓之缓。春秋皆讥之[元经礼典本春秋]。太傅骏孰谓？曰杨骏也。胡不书姓？曰贬也。曷贬尔？曰骏为太傅，受先帝遗诏辅政，百官总已，不能效伊霍之忠，稔成贾后之恶。晋室祸阶，实自骏始。故去姓以罚其罪恶之深也。书太傅，责官重也[元经贬恶，其义权衡轻重，各有所存。是以有书名而去姓者，有书姓名而去官者。前后别例各不同传，释之详矣]。广陵王遹，惠帝子也，立为皇子，正也。何劭为太子师，王戎为太子辅，杨济为太子保，同书之，谨其职也[裴楷和峤张华卫瓘皆为保傅，不书，省文]。石鉴为太尉，陇西王司马泰为司空，书三公，得其人也。鉴字林伯，太康末

拜司空。武帝晏驾，杨骏疑汝南王亮，白太后，诏鉴率固陵兵讨之。鉴独不然，遣人视亮，别道归许昌，骏疑乃止。时论称鉴不以权臣诬害宗室，正也。司马泰，字子舒，迁太尉录尚书事。虽为宰辅，服膳如布衣，任真简率。每朝会，不识者不知是王公。事亲恭谨，居丧哀戚，为宗室仪表。当时以节制见称。余王莫能比。同书者，王公得贤也[元经凡书姓名及称官者，皆无贬。元经始事也，下文书薨，盖终其善也。有不书薨者，则有讥焉]。屯兵四出何？曰杨骏辅政，虑他变，乃遣石崇胡奕赵俊赵欢将屯兵，四出以示威也。不书遣，不由帝也。戎兵国之大事，书兵而不书人，不称诏，遣者政由臣下出也[兵出无名此义微而显]。

经：太熙二年春帝正月乙酉，改元永平，又改元康[自太熙改永熙共一年耳。太熙二年又改元康。一年三改，非礼也。故经止书太熙二年而已]。三月中书令和峤卒。辛卯贾氏杀杨骏，夷三族。壬辰贾氏废皇太后。壬寅汝南王亮为太宰。夏五月甲戌毘陵王轨薨[无传。按元杨后生悼王轨，字正则，惠帝同母弟也]。壬午赐天下孝悌高年鳏寡力田者帛。六月贾后杀汝南王亮及太保卫瓘。乙酉曲赦洛阳。秋七月置江州。冬十二月辛酉京师地震，秦王东薨[无传。按秦献王东字弘度，惠帝同母弟也。伤骏舅氏诛灭，乃述武帝遗旨乞归藩。至汝南王亮楚王玮被诛，时称东有先识]。

传曰：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非礼也。君子谓违春秋未踰年不书即位之义，故书太熙二年正月，失也。和峤字长舆，世为魏大臣，袭爵上蔡伯。以平吴功转侍中，见太子不慧，因侍坐，曰：皇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荀顛荀勗皆称太子明识，峤曰：圣质如初尔。武帝不悦，然知其言忠。后惠帝立，贾后使帝问峤曰：不了家事，今定云何？峤曰：臣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至是卒，世称其先见。书官以卒，善其终也[官未至三公不书薨]。贾氏杀杨骏，贾氏不称皇后，骏不称官，两贬之也。曷谓两贬？曰骏以后党，权倾天下，早不能图贾后，而贾后与黄门董猛连兵讨骏，骏逃于马廐，以戟杀之。杨氏夷三族。不称官，与无官同也。不称后，不与其为后也。贾氏废皇太后者何？曰悼后，骏女也。骏既诛及，矫诏废悼后为庶人，徙金墉城。称贾氏，不与其为后，元经之权也。汝南王亮为太宰，言自为也。附贾后，将取祸也[为六月贾后复杀亮张本]。汉制赐孝悌力田等帛，且曰孝悌吏民之师也，力田生民之本也。高年鳏寡者亦矜恤之，皆古道也。书之存旧典也[非贾后事也]。贾后杀汝南王亮及其太保卫瓘，春秋之法：大臣相杀死凡称名，所以示杀者之罪。若王子紘杀毛伯召伯是也。苟死者无罪，则书名氏。若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是也。今称贾氏，罪杀者之恶也[卫瓘称官，伤忠臣也]。曲赦，非古也。贾氏使楚王玮杀亮及瓘，又归罪于玮而杀之，故曲赦洛中。惧玮党有变焉[杀楚王玮不书

，云玮附贾。七月后害骨肉，大不足取也。分扬州荆州十郡为江州，记始置也[用本史旧文记其始置，无褒贬]。京兆地震，案本志谓：楚王玮杀汝南王及太保，此阴道盛阳道微之应也[刘向曰：地震金木水火土沴也。伯阳甫云：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序则气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经：元康二年春帝正月[太熙二年即元康元年也，故此为二年]。二月己酉贾庶人弑太后于金墉城。夏四月。秋八月壬子大赦逆党。冬十一月沛国雨雹伤麦。传曰：正月虽无事必书，首月春秋之法也。贾庶人孰谓？曰贾后也。曷谓先称庶人？曰贾后既诛杨骏，宣言太后同逆，废于金墉城，绝膳而崩。经书曰庶人弑太后，贬大恶也。是时未废为庶人，先贬之者，不与其称后也。春秋之法：凡弑君称君名者，君无道；称臣名者，臣之罪也。贾氏以妇弑姑，以邪贼正也。太后贾之姑也，故书弑[传言惠帝不慧致弑，其母其恶同]。大赦逆党者何？贾氏惧国人讨贼，故赦以安逆党之心。春秋庄公经书肆大眚然后葬文姜，盖文姜预弑桓之恶。仲尼谓子道不可畧母葬，故特书肆大眚然后葬文姜。子道掩亲之恶也。贾氏则不然，自赦其党，托名涣汗，君子不与其赦也，故特书曰大赦逆党[本史云壬子大赦，仲淹特书逆党]。雨雹伤麦，纪灾异也。春秋公子遂专任而经书雨雹[按董仲舒曰：纪雹者，皆谓有胁行专政者也]。

经：元康三年春帝正月天西北裂。夏四月雨雹，深三尺。冬十月太原王弘薨，作互市。皇太子纳妃王氏。秘书监华峤卒。

传曰：天裂者何？本志谓阳不足也。人主昏瞽、妃后专政之应也。荜阳弘农皆雨雹，深三尺，非常雹也，异孰甚焉。本志谓惠帝无阳，为阴所蔽之罚也。春秋鲁桓夫人，同其应矣。左传曰：大雨雹，书灾也。曷谓互市？曰公卿贿赂交通，更相荐托，有如市易焉。作者言惠帝自作之尔[讥惠帝暗]。太子遥纳王夷甫女为妃，凡帝子婚曰纳，帝女嫁曰降[纳者献乎上也，降者适乎下也]。华峤者，武帝硕臣也。太康末，帝宴乐属疾，峤谏曰：收功于微忽，事乃无悔；虑福于垂成，祚乃日新。手诏答曰：朕自消息无虑也。惠帝立，迁秘书监。博闻多识，有良史之称。卒谥曰简[峤字叔骏，以后汉纪繁，乃徧观秘籍，起光武终献帝一百九十五年，为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列传七十卷。峤谓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非也，故易为皇后纪。又改十志为典，取典坟之义。明堂辟雍置都水修蚕官行于世]。书官，贵之也。

经：元康四年春帝正月丁酉，太尉石鉴薨。夏五月匈奴攻上党。六月寿春地震民死。秋八月匈奴以计内附，上谷上庸并地陷。帝问蛙鸣[无传。按本史：华林园蛙鸣，帝问曰：为官乎为私乎？其愚类如此夫]。九月甲午枉矢竟天。冬十月。

传曰：太尉石鉴薨，书官，善其终也[按本史，鉴年八十薨，谥曰元。子薨封县

侯]。匈奴者何？曰郝散[散曰撒]自汉魏已来，世为中国患。魏武帝能制御。群胡为五部，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南部居蒲于，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太陵。至晋武帝时，塞外匈奴二万余归附，使居河西宣阳。太始七年单于猛叛[太始晋武初受命年号]，帝讨平之。厥后稍叛复害长史。时御史大夫郭钦上疏曰：请募敢死及罪人徙三河，控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纳。太康中匈奴十九种内附，各分部落居之。有屠各种者得为单于，有王号者十六等，曰左右贤王。太子为之。余四姓曰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呼延号日逐，世为辅相。其国民则有纂母氏、勒氏者，多反叛。至是匈奴郝散叛，寇上党，杀长史。又寇上郡。郝散弟曰度元，又率羌胡攻破上郡。自此匈奴渐盛，而中原危矣。经书匈奴不名者，言其多杂也。称攻不书寇者，言鸣钟鼓而来，无所惮也[传言不用郭钦计]。寿春地震民有死者，言灾甚也[按本史：是岁京师及郡国皆地震]。秋八月匈奴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书曰以计内附者何？曰匈奴本不附，盖伪降欲为钞掠，既为都尉所杀，而郝散之弟度[音铎]元收合余众，复起边患[传谓六年改元攻冯翊，起度元欧阳逢张本]。书曰以计，言多诈，不可以信结也，可以兵制而已[军制凡无故而请和者诈也]。地陷者，山崩震裂而陷，盖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鹿崩，卜偃以谓朞年将有大咎，几亡国。今上谷上庸并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天戒若？曰阴不阴，斯谴罚之渐乎[阴不阴则地有灾异]。枉矢曷谓？曰星如流矢也。星经云：枉矢所触，天下所伐也。甲午枉矢竟天，自西南流东北，坤不利东北，其贾后之乱乎[地为后之象]。

经：元康五年春帝正月[书首月]。夏四月有彗孛于奎轩辕。秋九月鴈门大风伤稼。冬十月武库火。十二月调兵器司隶傅咸卒，有石生京师[无传]。

传曰：彗者，如箒彗也，孛如芒，散貌也。本志谓：奎为库兵，轩辕为后宫。贾后将废之兆[凡经书星变者，纪异以戒人修德也。其间或有应验，亦有不应者。天道远也]。大风由鴈门，风自北来也。胡戎来窥，中国失道猾夏之象也。洪范云：雾常风若[雾蒙也]。武库火，累代之宝皆焚[谓孔子履汉祖剑之类，时藏在武库，皆焚之]。春秋：凡天火曰灾，人火曰火。武库火者，有盗焚之尔，不获盗焉。调兵器者，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曷谓？不书新作武库，曰讥失政也。何谓失政？夫武备，中国大政也[周礼：大司马掌邦之政，以诘禁刑乱故也]。盗焚之，不能讨贼，虽新作无所益也。故书兵器而已。不书作武库，言中国武备弛矣[终有群胡乱华之祸]。傅咸者，司隶玄之子也，刚简峻整，有父风。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随咸，自表解冀州。乃迁司徒左长史[便其亲也]。杨骏辅政，咸言于骏曰：天下听于冢宰，大惧天光有蔽人心或异，今若此而明公处之，未为易也。时司隶荀恺有兄丧，自表赴哀，诏未报，而恺私造杨骏

而行。咸奏曰：诏未下而行，宜加显贬。骏甚惮之，迁御史中丞，致书汝南王亮曰：杨骏见诛，孟观李肇封数千户侯，自古封赏无若此者。今后莫不乐国，有祸其可极乎。不纳[亮果如骏见诛]。后为司隶，奏仆射王戎备位公辅兼掌选举，不能凝庶绩，但开张奔竞，不能康正。请免戎官。吴郡顾荣闻之曰：傅长虞为司隶，劲直忠果所可贵也。书司隶卒，重世卿也[春秋贵重世卿亦如此]。

经：元康六年春，下邳王晃薨。三月彭城有流血三百余步。夏四月大风。五月匈奴攻北地，杀太守。秋七月氐贼僭称帝。冬十一月命周处讨氐贼。关中饥大疫。

传曰：下邳王晃，宣帝弟孚之子也，孝友贞廉，有宗室之望。惠帝即位，晃领护军屯东掖，又诛杨骏有功，作司空，薨于位。既而张华代之，不书张华，备位而已。不继贤王，故不书代[为八年台星折以明三公不才张本]。彭城吕县流血三百余步，本志谓：视之不明，火不炎上，则有赤眚赤祥。又彭城下邳，献王所治之国也，入为司空，既而遽殒，彭城失望之象也[流血伤痛也]。四月大风，言天下皆然也，故不书地[不书郡国所在]。先志谓：巽为风为木，其卦在三月四月，继阳而治。今四月大风常多且暴，阳失其治也[刘向亦云然]。匈奴杀太守者何？曰郝散之弟度元攻北地，太守张埏战死之。匈奴不名，众也。太守不名，氐微也。曷谓微则不书？曰郡守失其才，为匈奴所杀，故微之。氐贼者孰谓？曰秦雍氐羌齐万年也。先是雍州刺史解意为匈奴度元所破，于是氐羌帅齐万年叛，僭称帝，围泾阳。万年不书名，言贼不足名也。曷谓不书围泾阳？曰罪莫大乎僭号也，贬大恶余恶无所书可也。周处者为建威将军，诏讨齐万年。稟梁王彤节制。书人不书官者何？曰元经之法，人名重，官任轻，则书名，以明人贤任卑也。书官不书人者，不贤也。有书人，则因旧史常制，无所轻重矣。元经权衡义例差别，临文示意，在乎官，不必备惟得贤而已。或人称职、官称任，则官与人皆书之；或官滥于庸人，贤失于所任，则书人不书官。不书人不书官，意有重有轻，以讥失道焉耳。周处贤将也，受制于梁王彤，进止不得专，智勇不得用，故君子重其人，不书官。言官轻也[谓周处终为梁王彤所制张本]。关中饥疫，责凶荒不恤也。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镇关中，民饥不能贷，民疫不能恤，彤之罪也，故书关中饥疫，以责都督之罪由彤也[梁王彤永康二年薨，博士议谥曰：彤为宰辅，责深任重，愍怀之废，不闻一言諫正；淮南之难，不能因势辅议；赵王伦篡逆，不能引身去朝。昔宋有荡氏之乱，华元自谓，不能居官吾罪大矣。若彤不贬，何以施法？按谥法：不勤成名曰灵。春秋讥华元乐举谓之不臣，乃谥曰灵。彤罪如此]。

经：元康七年春帝正月癸丑梁王彤陷王师，杀周处。夏五月鲁国雨雹[无传]。

秋七月雍梁陨霜杀稼。丁丑司徒王浑薨。冬十月。

传曰：陷王师杀周处何谓？曰去年遣周处讨齐万年，至是战于六陌，梁王彤与处有隙，促令进军，绝其后不救，遂为贼所败。初万年闻处来，谓贼众曰：吾闻斯人才兼文武，若专断而来，不可当也。受制于人，则成擒尔。既而贼屯梁山，有众七万，彤促处领兵五千击之于六陌，自旦至暮斩贼万计。救兵不至，处按剑曰：吾尽忠竭节之秋也。遂力战歿。书曰陷王师，以彤不忠于国也。又书杀周处，以彤私隙害贤人故，书彤陷杀之尔[传言晋衰由贼贤为始]。陨霜杀秋稼，关中米斛万钱，骨肉相卖，灾甚也。春秋书陨霜，不杀草尚谓天反时为灾，而况秋霜杀稼，灾可知矣。王浑孰谓？曰浑字玄冲，魏司空昶之子，平吴有大功，江东士人悦附之。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先请浑同乘，浑闭合拒之。后玮伏诛，浑乃出。凡国政典故，多浑所定。书官以薨，贵之也。[浑先知晋室乱，乃谓贤王宜留居京师，遂上书，帝不纳。又上言旧制三朝元会问计吏，以防郡国政化，时以为便]王戎代浑为司徒不书，贬戎不足以继浑之贤也，故不书。

经：元康八年春帝正月丙辰地震，诏发仓廩赈关中。三月壬戌大赦。夏五月郊禘石破为二。秋九月刘卞废贾后不克。冬十月。

传曰：地震书日者，日官谨天戒也。春秋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公羊传曰震者地动也，言文公制于公子遂，齐晋失道，四方叛德也。穀梁传曰地不震者也[地以不震动为坤静之德]。震则谨而日之象大，臣强盛，动而为变焉[谓贾后强盛，将废太子遹之象也。坤，臣道也妻道也]。诏赈关中，书诏者，得其诏也[传言民饥不赈，则诏不诏矣]。壬戌大赦者，曰梁王彤专政杀周处，氏羗未平，故肆赦因以自宥[为明年彤录尚书事入辅贾后张本]。郊禘者何？曰求世嗣之神也，在郊故曰郊禘[或曰高禘]。本志谓：禘之坛石中裂破为二，木沴金之象也。坛石神位，自毁者，愍怀太子不利之兆[谓明年贾后废太子遹之兆]。刘卞者孰谓？曰愍怀太子卫率也，卞潜知贾后欲废太子，乃告司空张华曰：东宫俊彦如林四率精兵万数，公居阿衡，废贾后以安晋祚可乎？华不能。故书曰刘卞废贾后，褒忠于晋祚也。不克者，贬华不能行也。春秋以一字褒，贬湏数字，以成文。元经大义于是深矣。

经：元康九年春帝正月，将军孟观伐氏，大破之，获贼万年。梁王彤录尚书事。河间王颙出镇关中。成都王颖出镇邺。夏四月邺贼张承基伏诛。六月戊戌高密王泰薨。秋八月尚书裴頠为仆射。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壬戌贾庶人杀太子及其母谢太后。

传曰：孟观者为积弩将军，时齐万年众号数十万，观领宿卫兵，并统军中士卒，大战十数皆破之，生擒万年，献捷京师。书将军，言官得人也。万年不书姓

，志在族灭逆党也。梁王彤录尚，书阿贾后也[阿顺贾后谋废太子]。河间王颙者，安平王孚之孙。先朝之制，非亲王不得都督关中。颙于诸王最踈，然特以贤举也。书出者，内出外为文，贾后忌颙贤，示以重镇，其实出之耳。成都王颖，武帝弟十六子，于帝最亲。先是贾谧[贾充孙也]与皇太子博奕争道，颖旁观，厉声曰：国之储君，贾谧安得无礼。谧惧，言于贾后，乃以颖出镇邺。书出者，惧之也[二王同书出其情各异]。一以贤，一以惧，皆书出，盖君子不欲其出也。邺贼张承基等妖言署置逆党数十人，郡县分捕之，书伏诛，喜平贼也。高密王泰而陇西王也，改封高密，宣帝弟廆之子也，谧曰文献。尚书裴颢，字逸民，司空秀之子。书曰仆射，以人称官也。冬十一月甲子朔日蚀，本志谓：十一月日蚀，十二月废太子为庶人之应也。自武帝太始二年七月丙午，至七年十月丁丑，八年十月辛未，九年四月戊辰，七月丁酉，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凡八年八日蚀。又咸宁太熙，凡十一年，复八日蚀。至此甲子，及明年正月乙卯，皆蚀天，意若曰晋室衰乱，由武帝始违忠臣之言，惑贾后之势，遂及沦胥。天谴既频，终不警悟。经书甲子日蚀，举其首以戒其终也。贾庶人杀太子者何？曰贬庶人以彰杀太子之罪也。本史称元康九年废太子，幽于金墉城。明年改元永康，害太子于许昌。今先一年因废而书杀者，言贾后志在乎杀也。谢淑妃，惠帝才人，生愍怀太子遹，先为贾后幽于金墉，寻杀之，故书曰及其母谢太后。然妃书谢太后何？曰储君既立，春秋之义：母以子贵，谢妃无罪见杀，元经因推而进之也。故书曰太后也。贾氏承惠帝昏愚，贼害皇嗣，元经固抑而降之也。各正以法，且矫晋之失焉[按春秋隐三年君氏卒，左传曰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附于姑，故不称薨，不称夫人，故不书姓而曰君氏，言国君之母，虽不薨不姓，而特书曰君氏，言君之母氏，尊称也。亦仲尼追书云耳。今谢妃之卒，仲淹先书庶人之恶，后正太母之无过，春秋大义于是明矣]。经：永康元年春帝正月己卯日有蚀之。夏四月晋诛贾庶人及其党。甲午赵王伦自为相国。五月己巳立皇孙臧为皇太孙。六月葬愍怀太子。秋七月。冬十月黄雾四塞。甲子立羊氏为皇后。

传曰：赵王伦废贾后为庶人，寻杀之。曷谓称晋杀为文？曰伦虽矫制，而晋有天下，当称晋杀之，明天下共诛恶也[按春秋僖七年郑杀其大夫申侯，公羊传云称国以杀也。杜预曰专利而不厌，故称名以罪杀之也。凡罪称国以杀而又名之，若楚杀其大夫宜申、宋杀其世子痤、莒杀其公子意恢之类是也。今诛贾氏，不名而称庶人，示深贬之也]。其党数十人孰谓？曰司空张华、仆射裴颢皆大臣，不能扶危济乱，反死于不义，故蔑而不书，犹微人耳。曷同微人？曰伦诛贾氏，使张林收华及颢。将刑，谓张林曰：欲害忠臣邪！林诘之曰：卿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华曰：非不諫也。林曰：諫君不从



，何不去位？华不能答，遂与颙皆夷三族。以小辩亏大节，屈于张林，故曰同微人耳。春秋元经皆不齿也。赵王伦者，宣帝第九子，伤太子无罪见废，乃与嬖人孙秀同殿中郎士猗等，矫诏敕三部司马，入华林迎帝，遂废贾后。乃矫诏自为相国。书曰自为者，贬也。惠君不君，伦臣不臣，故先贬之[谓明年伦篡帝位张本]。太孙臧，愍怀之子也，母王氏称太妃，赵王伦自为太孙传。虽伦立之，不贬者，臧当立也[其实赵王伦假太孙之名而立之，非诏立也。时书立而名之，犹言惠帝诏立]。葬愍怀太子，太子名遹，初贾后令太医程璩合巴豆丸，使黄门孙虑与太子服之而死，贾后表请以王礼葬之。经书太子不书王，先称其谥，追而正之也[葬显平陵谥曰愍怀]。黄雾四塞，本志谓金木水火沴土沴时则有黄眚黄祥。洪范视听言貌皆以思为主，心不思则其咎为昏雾四塞焉。羊氏者何？玄之女也。既诛贾后故，以立羊氏焉[按本史羊氏名献容，晋亡后没于刘曜，生二子而卒。伪谥文献皇后]。

经：永康元年春帝正月乙丑伦篡帝位，以帝为太上皇，太孙为濮阳王。癸酉伦弑皇太孙。三月齐王冏举兵讨伦。夏四月乘輿反正，改元永宁，立尚为皇太孙。六月戊辰大赦。秋八月校尉罗尚讨西羌破之。己巳下邳王鞬薨[无传]。冬十月流人李特盗据蜀。十二月司空何劭薨。

传曰：伦篡帝位故去族也，杀太孙臧称弑者，伦罪与弑君同也[天下储君杀之与弑同]。三月齐王冏倡义兵，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常山王义、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新野公歆皆应之，逐伦归第诛之。书曰讨伦诏杀君之[阙]輿反正者，初伦迁帝于金墉城永昌[阙]至是[阙]羣臣乃迎乘輿复归正殿，故曰反正也云。立尚者何？愍怀第三子也。长曰胤[补闻切]，永宁元年薨，追封南阳王；次曰臧，即太孙也，为伦所害，谥曰哀；次即尚也，初封襄阳王。帝既反正，乃立尚为皇太孙，正也。六月戊辰大赦，诏云：逆臣孙秀，奉赵王伦篡据天位，镇东大将军齐王冏、征北大将军成都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颙，首建大策，匡济国难，迎朕幽宫，旋轸闾阖。岂余一人独享其庆，宗庙社稷，实有赖焉。于是大赦，庆苟安也。罗尚者谁？曰罗宪兄之子也。太康末于西戎校尉，薨者戎之种，有不顺，则校尉当讨焉。破之，嘉其功也。流人李特，自齐万年之乱关中，饥民流移汉中。特在内，依益州刺史赵廞，因袭廞，遂携成都。时群盗皆起，有君焉不书反而书盗，言盗多也[按载记：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夏蜀，凡十六国，皆乘晋乱各盗一方，故云多]。何劭者，曾之子也，少与武帝同年有总角之好，惠帝以劭为太子师，迁至仆射。赵王伦专政，以劭为太宰。廞后三王交争，劭知晋室不可救，游于三王之间无怨者，晦迹自足不贪权势，有奏议文章多行于世。书官薨，无所讥也[三王争权，各总兵柄。劭虽为太宰，虚名耳。故不罪之也]。

经：太安元年春帝正月庚子谯王随薨。三月癸卯皇太孙尚疾薨、夏四月彗星昼见、五月梁王彤薨，刘寔为太傅，立清河王覃为太子。秋七月冬十二月河间王颙及诸王杀齐王冏，改元太安。长沙王乂为太尉。

传曰：谯王随者，宣帝弟之孙也。父逊封于谯，谥曰刚。王袭封谯，书薨，常制也。太孙尚薨曷谓书疾[王薨他不书疾]？曰尚幼夭而亡，故书疾，以明非杀害也。晋室陵夷，宗室屠戮，自愍怀之祸及其子臧，皆非天年。独尚虽非杀害，天以疾薨，实伤之也。彗星昼见，占云主兵。刘向五纪曰：春秋有彗孛于东北。传言记异也。甘氏谓：彗孛所当，国受其殃。盖诸王相祸之应也。梁王彤为侍郎中太宰领司徒，书王爵不书官，何也？曰贬也。曷谓贬？曰伦之篡位，以彤为阿衡，不能讨贼迎复其君，故君子不与其为太宰也。书王爵，犹言没于藩邸耳[诸王非大逆死，即例书王爵，非褒也]。刘寔者何？曰字子真，以孝廉计吏累迁至太傅，寔终身俭素，晋之名臣也。书太傅，以人称官也。太子覃者，武帝子清河王遐之子，遐生四子，覃为长，齐王冏表曰：东宫旷然，冢嗣无继，必建储副，以固洪基。昔汉成无继，嗣由定陶，孝和之绪，安以绍兴。此先王令典也。清河王覃，先帝众孙之中，今为嫡长，宜奉宗庙之重，以宁四海。羣公卿士咸同大硕，乃立为皇太子。书正也。诸王杀齐王冏何谓？曰冏献王攸之子，讨赵王伦有大功，率兵入洛，顿军豫章，置甲士数十万，置掾属四十人，大筑第馆，廷舞八佾，惟宠亲昵，海内失望。寮属孙惠者諫曰：天下有五难四不可，明公皆已居之矣。捐宗庙之主、忽千乘之重、而躬擐甲冑，一难也；奋三百之卒、决全胜之策，二难也；舍殿堂之尊，同将士之劳，三难也；任神武之畧，无疑虑之惧，四难也；外幽居复皇祚，五难也。然而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此四不可也。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公族值篡夺之祸，骨肉罹梟夷之刑，群公被囚檻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今明公建不世之大功，宜仿桓文之烈，追臧札之风，高拱营丘之藩，则善矣。冏不纳。有军校李舍之者，奔于河间王颙，游说图冏。颙乃上表曰：春秋之义，君亲无将也。冏拥强兵，恐为不轨。檄诸王共讨冏杀之，幽其子三王于金墉城[冏三子皆封王，太盛故诸侯共攻之]。书颙名而不书诸王名者，讥王族自相灭，举颙为首也。诸王不名，王众多也。犹春秋称人者众之义。

经：太安二年春帝正月三日刺史宋岱斩蜀贼李特。夏四月李雄复盗益州。五月义阳蛮僭号杀新野王歆。六月诏刺史刘弘讨蛮张昌，王师败绩陷江南诸郡。秋八月校尉刘弘斩张昌贼平，颙颖戕长沙王乂。乙丑帝出三里桥。冬十月。

传曰：宋岱为荆州刺史，讨李特，斩之，传首京师。夏四月特子雄又据益州，故书曰复盗也。义阳蛮张昌，少为平氏县吏，当李特寇蜀也，昌潜遁聚党数千人会。壬午诏发江左武勇赴益，士停留五日，二千石免官，于是郡县驱逐

，因屯聚为盗。昌先于安陆起攻郡守，新野王歆讨昌，为其所败，故书曰杀新野王歆。不书王师，言歆便宜击贼，不意贼盛而死也。歆，宣帝之孙，为政严刻，蛮夷并怨。及昌作乱，歆为贼所害于樊城，是时贼杀南阳太守刘彬、武陵太守贾隆、零陵太守孔纁、豫章太守阎济、武昌太守刘根，皆不书者，举歆帝族为首也。南蛮校尉，诏讨昌，战于方城，书王师败绩，挫国威也。陷江南诸郡，谓武陵零陵豫章武昌等郡也。八月斩张昌于清水，书贼平，言诸蛮皆平也。刘弘遣其司马陶侃与昌苦战累日，昌窜于下隗山，至是擒之，传首京师，诸蛮皆平。嘉告功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捷于王，王亲受之。晋衰不复古礼，但传首京师，亦足嘉焉。颙颖不贬，去族也。颙太原王瓌之子，颖武帝第十六子，举兵讨长沙王乂为名，其实谋篡逆也。初颙之讨乂也，檄以乂为内主，谓乂弱欲得内助乂，图废惠帝立成都王颖也。既而乂辄胜乂，颙乃潜使刺客图乂，不果，诏乂拒之。自八月至十月乂致书与颖曰：吾与卿友于十人，同产皇室，受封外都。今卿与太尉颙共起大众百万军围宫城，羣臣同愤，即命将死者万计。酷痛无罪。卿所遣陆机已送款国家。想来者之前行一尺却行一丈，不硕来矣。卿宜还镇以宁四海，宗庙无羞，子孙之福也。颖答书曰：若能从太尉之命，斩皇甫商等首，投戈退让，自求多福。深思进退也[右将军皇甫商掌禁兵]。东海王越贰于乂，潜与殿中将军收乂送金墉城，乂上表曰：陛下委臣朝政，小心忠孝，神明所鉴。诸王承诏，率众见责，收臣幽宫，臣不惜躯命，但念大晋衰微耳。殿中左右以乂功垂成而败，谋出之，帝不省阅，使张方裂杀之。三军无不垂涕。经书戕者，言残贼忠臣也。春秋之义，凡自内虐其君曰弑，自外而杀曰戕。今颙颖罪亚于弑君，戕杀忠良，故去族而名之。书戕以贬大恶也。乙丑帝出三里桥，避颙兵所逼也。颙使张方逼京师，帝使皇甫商拒战，王师败绩，甲申帝军于芒山，丁亥至偃师，辛卯舍于豆田，癸巳旋于城东，丙申进军缙氏。十月帝还宫。经书曰出，言奔避无所幸也。天子无出之文，惠帝自三里桥为贼兵屡逼芒山偃师缙氏暨还宫，崎岖在外，犹如春秋国君出奔之难，故书出，盖伤之甚。

经：永兴元年帝正月丙午尚书令乐广薨，诏雍州刘沱及秦州皇甫重讨颙，攻长安不克，颖自为丞相。二月颙矫诏废皇后羊氏，降太子覃为清河王。三月广陵陈敏讨贼石水斩之，扬徐二州平。颙立颖为皇太弟。六月新作三城门。秋七月丙申卫将军陈胗以诏讨颖。戊戌复皇后及皇太子。己亥帝北征，颖败绩于荡阴，帝幸邺。八月匈奴刘渊盗起离石，王浚攻颖于邺，帝还洛阳。十月颙将张方劫帝幸长安。十二月丁亥废皇太弟颖，立豫章王炽为太弟。

传曰：乐广孰谓？曰成都王颖之妻父也，长沙王乂以此问广，广对曰：岂以三儿易一女哉[广三子曰凯肇谟一女适成都王颖]。乂犹疑之，广竟以此忧卒。代

王戎为尚书令，书薨，闵广贤以忧死也。帝为颺所逼，密诏刘沈皇甫重讨颺攻长安，为颺所败。书不克，讥沉重不武也。颺以兵五万屯十二门殿中，素所忌者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自为丞相，此将为篡逆，先自进位也。颺矫诏废皇后，即羊玄之女也。元康元年立为后，至是颺矫诏废，欲速赐死，司隶校尉刘噉上表諫得免。太子覃，太安元年立，至是颺矫诏黜为王，经书降不书黜，覃无过，不与其黜也[本史书黜也]。陈敏为广陵度支，石冰者，贼张昌之别将也，昌既败，冰入扬徐为寇，敏与寿春都督刘準同力击破之，乘胜北讨徐州贼封云，皆斩之。书曰扬徐二州平，嘉敏功也[按本史：陈敏因此功迁广陵相，后盗江东华谭以书与甘卓，杀敏，江东遂平]。颺立颖为皇太弟者何？颺专政，惠帝不能制，故书曰颺立之也。新作三城门，非帝意也。颺颖阴图神器，擅此兴作，岂止不时而已[传言春秋新作南门，新延廡，皆书不时。元经所书，谓非帝意，所讥皆同也]。右卫将军陈旻称诏百寮讨成都王颖，因大赦复皇后及皇太子。己亥奉帝北征，至安阳，颖遣其将石超拒战，矢及乘舆，帝颊中三矢。时王戎、东海王越、高密王简、平昌公模、吴王晏、豫章王炽、襄阳王范及荡阴六王之军皆溃，故曰六军败绩也。帝为石超所胁，往邺见颖，颖迎于道左。帝下舆涕泣，颖改元为建武，不书，不与其改元也。匈奴刘渊字符海，反于离石，自号大单于。经书盗，言僭窃之渐也[僭称前赵也]。安北将军王浚，尚书沉之子也，赵王伦篡位，三公起义，浚时都督幽州，有不平之色，乃率鲜卑勿尘合胡晋兵万人讨颖，与石超战于平戟，超败克邺，帝奔还洛阳。浚不书官，贬也。曰浚本心不轨，托名讨颖，其实为华乱之首。虽有一时之功，不能追终身之恶。功小恶大故也。张方者，河间王颺之将也，以三千阳燧青盖车逼帝之长安，帝驰避后园竹中，方胁帝升车，颺步骑三万迎于灊上。颺去族而张去姓，何也？曰颺首恶也，张方微也。贬大恶则余系焉。丁亥诏曰：成都王颖政绩亏损，四海失望，宜还第。今以豫章王炽为皇太弟。此诏由颺出也，故不书诏。

经：永兴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长安。夏六月甲子王戎卒。秋七月甲午尚书诸曹火。冬十二月范阳王虓及东海王越举兵迎帝。

传曰：甲午书朔者何？春秋之法：鲁秉周礼，晦朔朝正告庙，盖国君所以颁王之典，礼尊祖之庙，貌以示常制也。故鲁公在楚，必书于经。左传曰：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皆书公在干侯。传曰言不能内外也。仲尼之意，本欲书公所在，虽奔外亦吾君也。不可易岁更朔而不书君行幸之地。惠帝为颺所胁，虽历数在，躬朔之礼废矣，故曰帝在长安，犹书朔也。王戎[阙]少与阮籍辈为竹林之游，惠帝以戎[阙]浮沉无谿谿之节，寻拜司徒，性好利[阙]，天下目之为膏肓之疾。帝西迁也[阙]，官而卒者，贬也。尚

书诸曹火延及[阙]阳王虓者何？康王绥之子东海王越[阙]，惠帝西迁，虓与东平王琳上言曰：自[阙]建，成都王颖为奸邪所误，论王之身不可深责。于是虓先率众谋自许昌屯于荥阳，推东海王越为盟主，乘虚而进。颖据洛，遣张方刘弘并不能御，虓拔荥阳，斩石超，袭许昌，破刘乔[超乔皆颖将也]，颖于是出奔。书曰迎帝，嘉之也[谓明年帝还洛张本]。

经：光熙元年春帝正月戊子朔帝在长安，日有蚀之。甲子东海王越迎帝。三月刘栢根反平之。夏五月范阳地燃。壬辰越遣将击颺颖于长安，日光四散如血。六月丙辰朔至自长安，改元光熙。盗取太庙灵衣。八月越录尚书事。九月刘舆诛司马颖。十一月庚子帝崩。

传曰：戊子朔，先书帝在长安，后书日蚀者，先典礼而后灾异也[旧典帝所行在必书]。东海王越遣刘宏奉帝，乘牛车，行宫籍草，公卿跋涉，书曰迎帝，帝未至之文也。刘栢根者何？东莱人也，反袭临淄，高密王简奔，聊城王浚遣将讨栢平之。五月范阳郡地燃，可以爨。本志谓：火失其性，视不明之罚也。壬辰祁？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日光如血。盖天人之否极此矣。丙辰书帝至自长安，必告庙礼也。春秋桓二年书公至自唐，传例谓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勲焉。惠帝自长安归，升旧殿，哀感流涕，谒太庙，虽乱离不成饮至舍爵之礼，然君子喜其至思，欲成其礼焉。太庙吏贾苞盗太庙灵衣，书盗不书名，微也。天下皆巨盗窃弄，故庙吏微不足名。越录尚书事，不书王，去族，何也？曰前者王迎帝于长安，以书王，嘉之也。此不书王，去族者，贬越将复篡逆也。圣人之于善恶，不求备于一人，虽恶者有善必褒，虽善者有恶必贬。故前书王后去族，临事加法，春秋之大权也[如春秋翬帅师，以翬专命，去公子之族以贬之也。至桓二年复书公子翬如齐逆女，盖其事别也，不以其弑君而终身贬之耳。春秋轻重，临事制权，皆仿此也]。刘舆者，范阳王虓之长史也。先是顿丘太守冯嵩执颖送于邺幽之，刘舆恐为后患，伪称诏赐死。书曰诛言颖有罪宜乎诛也。不称诏而书刘舆，贬舆专杀，非君命也。曷谓不书王而称姓者？曰颖自立为皇太弟，有无君之心，荡阴之役劫帝之邺，至是既为范阳所幽，为舆所杀，犹众人尔，非帝族也，故曰司马颖[按古氏族后世颇异焉，左传众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杜预曰：天子则有官族姓，若禹赐姓如其氏曰夏是也。诸侯卑，不得赐姓，则以字为氏，因以为族。或因邑皆禀于时，君所命也。汉魏而来则不然，或邑或世称皆谓之姓，通谓之氏。若范氏之祖在虞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周为杜氏，晋为范氏是也。今司马氏即姓也，宗室袭封之王即曰王族也。去姓者，旧史常文则无褒贬，若去王族，即笔削有善恶也。颖书姓，犹百姓]。庚午帝崩于显阳殿，不书葬，不得其终

也。曷谓不得其终？曰惠帝自即位，政由后党权臣当国，天下荒，百姓饥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率皆此类。及崩，因食饼中毒。或曰：司马越之鸩斯不得其终，故不书葬[按春秋：书葬斯贵之也，不书葬则贱之也。天子之葬，于礼尤重，故鲁会天子之葬，则仲尼必书。不会葬则不书。若庄二年书葬威王，则是会葬也。僖八年惠王崩不书葬，是鲁不会葬也。然则会不会葬者，礼坏可知矣。今惠帝崩不得其终，非唯礼不备，抑亦昏蒙不君，自可贬矣]。

## 元经卷二

经：晋怀帝永嘉元年春帝正月帝即位，改元永嘉，立王氏为皇太后，梁氏为皇后，南阳王模诛司马颙，隰蒺为司徒，王衍为司空[无传]诏除三族刑。二月东莱王弥贼起。三月将军周馥讨陈敏平之。庚午立豫章王诠为皇太子，刘渊陷并州。五月汲桑陷邺城，杀新蔡王腾，洛阳地陷，有二鹅出。秋七月琅邪王睿镇建邺。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二月汲桑贼平，越矫诏囚清河王覃杀之。传曰：怀帝讳炽，字丰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崩，帝以太弟入践祚于光熙元年十二月即位，明年改元永嘉，始书即位，谨始也[元经取元年正月书即位，皆端本正始之义]。王氏，怀帝母也，讳媛姬，早卒，追尊为皇太后。梁氏，本王妃也，至是立为皇后，正也。南阳王模诛颙者何？曰颙自立逼惠帝迁长安，将谋篡夺，擅废太子覃，与成都王颖相表里。及为东军所败，走南山，复守长安。南阳王模遣其将梁臣车上扼杀之。书曰诛，正其罪也。削王书姓，绝其亲也。除三族，刑古之道也。唐虞典刑，罚不及嗣。末世惨酷，遂有夷族之说。今除此刑，虽衰世未能治平，亦帝者之心，书为后法可也[帝因诸葛攻周穆下此诏]。东莱人王弥者，魏玄菟太守颀之孙也，因刘栢根贼起于青徐卒乱天下，书曰贼起，言晋祸自此盛也。陈敏，庐江人，自广陵度支破石冰有功，为广陵相。惠帝西迁敏据江东，及周馥讨之会稽郡悉平。故曰平之。太子诠，新都王遐之子，覃之弟也。初袭封豫章王，至是立为皇嗣，正也[诠后奔苟晞，没于石勒]。刘渊入并州，刘琨独保晋阳，诸郡皆陷于渊，书并州陷，则诸郡可知。汲桑者，马牧帅也，寇魏郡陷邺城，遂杀新蔡王腾。腾者高密王泰子也，迎惠帝归洛阳，以功封新蔡，汲桑贼攻邺，腾不能守，而轻骑出走，为贼所害。罪不能守也。洛阳步广地陷，有二鹅出，苍者冲天，白者不能飞，说者谓二鹅晋封为二之象也。苍冲天，应琅邪王兴晋也；白者不能飞，应西晋卒不振矣。七月琅邪王睿镇建邺，特书于经，明晋祚犹长也。诸王出镇无足称者，多不书故也。九月戊申苟晞破汲桑，至十二月并州人斩桑于乐陵。书平者，喜贼平也。东海王越将谋篡逆，今年囚清河王覃于金墉城，明年害之，不书王，贬矫诏也。

经：永嘉二年春帝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无传]。二月石勒寇常山。五月王弥犯

洛阳，司徒王衍御之。冬十月刘渊僭号汉。十一月尚书令高光薨。

传曰：石勒，上党羯人也，初居武乡山，草木有铁骑象。永安初，并州刺史司马腾虏群胡卖于冀州，两胡连一枷，勒在其中，与汲桑同起。归刘渊，后亦僭号称赵。寇常山，书始为乱也。王弥自寇来山入许昌，开府库取器仗，有众数万，进逼洛阳，京师大震，城门昼闭。诏司徒帅百官距守，弥屯军七里涧，王师进击，大破之。弥奔刘渊。书曰御之，不能擒贼也。刘渊，字符海，永兴元年反于离石，至是僭称汉。下令曰：昔我高祖，神武应期，文帝以文德升明，武帝拓土攘夷。宣帝搜扬俊义。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迭相残灭。孤为群公所推，绍修祖业，不失旧物，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书渊僭号，载记伪主，渊为首也[按惠帝永兴元年，刘渊起称汉，后九年石勒称赵，后十一年张重华称凉，后一年冉闵称魏，后一年慕容隼称燕，后三十一年慕容垂称后燕，后二年慕容冲称燕，是岁乞伏国仁称秦，吕光称凉，后十二年慕容德称南燕，秃发乌孤称南凉，后二年李元盛称西凉，后二年沮渠蒙逊又自称凉，后四年谯宋称成都王，后三年赫连勃勃称大夏，后二年冯跋称北燕。其战国者一百三十六岁，凡十六国，而元海为僭首]。高光者孰谓？魏太尉柔之子，惠帝西迁，朝臣奔散，惟光侍帝。及帝还洛，以光为少傅转尚书令，以疾薨卒，书官而薨，嘉忠臣也。

经：永嘉三年春帝正月甲午彭城王释薨。三月戊申高密王略薨。丁巳越入京师，于帝侧收中书令繆播害之。四月丁卯太尉刘寔退老，积弩将军叛奔于刘渊。七月戊辰当阳地裂三所。九月南阳王模破芒荡斗叟并平之。

传曰：彭城王释，穆王权之孙也，袭封彭城。高密王略，文献王泰之子，小心下士，有父风。愍怀初立，选子弟有名称者为宾友，略侍太子左右，累迁开府，袭封高密。书薨，礼也。东海王越害繆播何也？播字宣则，光禄悦之子，初越遣播诣长安，说河间王颙，令奉帝还洛。颙将张方言于颙不可，播复说颙斩方以谢东诸侯。及帝即位，以播为中书令，掌诏命。越恶播尽忠于国，虑为己患，因入朝以兵执播于帝侧，帝谓曰：乱臣贼子无世无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哀哉。起执播手，歔歔不能禁。越害之，朝野愤惋，皆曰：善人国之纪也，而越杀之，其能终乎。越不书王，贬专杀忠臣也[按本史越勒兵入宫，于帝侧收近臣繆播王延等十人，并害。余不书于经，省文也]。刘寔，汉之裔也，好学博通，洁己无瑕，以世多进趋，廉逊道缺，乃着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有让贤推能乃通之，其不能有所让，绝之。故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凡让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阙，则以三司所让最多者用之。是三公共选一公为详焉。四征有阙，则以四征所让最多者用之，是一征阙而四征豫让之详焉[按魏晋故事：置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征四将军各一员，分掌

重。晋多以亲王居之]；尚书阙，以尚书所让最多者与之，以八尚书共选一尚书，固详于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阙则以郡守所让最多者用之，固详于主者选百郡守也。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世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己则无由焉。愍怀立，以寔为师，太安初寔逊位。至怀帝即位，复授以太尉。寔自陈年老固辞，帝不许。左丞刘坦上言曰：古之哲王，莫不师元臣，崇养老。礼七十致仕，所以优异旧德以励廉高之风，太尉寔体清素之操，执不渝之洁，悬车告老，二十余年。臣闻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寔年九十，命在旦暮，而频上露板，宜听寔所守。至是诏曰：君年耆告老，确然难违。今听君以侯就第。书曰退老，尊之也。王衍代寔为太尉，不书，非其继也[王衍为石勒所败，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三公，何得言不与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为。使左右扶出，夜使人排墙填杀之。传言非其继，意以此耳]。朱诞为积弩将军，叛归刘渊，不贬去姓氏，微也。且言晋臣之陷于渊者众，不可胜贬也。当阳地裂三所，各广三丈，长二百余步。本志谓：地拆裂者，臣下分离不相从之象也。言司马越与苟晞交恶，四方离散之应也。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汉后，诱羗戎，僭帝号于马兰山，反胡五斗叟郝索等数千人为乱，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遣将淳于定讨破，皆斩之。书曰并平之善并曰吉也。

经：永嘉四年春帝正月。二月蜀文硕归顺。三月周玘讨钱璠平之。五月六州大蝗地震。六月刘聪弑刘和自立。秋九月王如贼起。冬十一月越帅师出许昌，将军周馥迎帝都寿阳不克。

传曰：文硕者蜀李雄之将也，杀雄大将军李国，以巴西归。书曰归顺，嘉之也。五月幽并青冀秦雍大蝗，食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兖州地震。本志谓石勒寇汲郡，执太守胡宠，南济沔是其应也。伪汉刘渊死，其子和嗣位，和多猜忌，御下无恩。其舅呼延攸说和杀其弟聪，聪觉，攻西明[阙]斩和遂自立。书弑者，言和虽伪号，亦诸刘之君也。聪杀和而篡其位，宜贬大恶。王如者新丰人也，遇乱流离至宛，会诏促还乡，乃结少年袭官军，破襄城，于是南安庞寔冯翊严嶷长安侯脱，各帅羣盗应之，凡数万人。结石勒为兄弟。书贼起，言互盗盛起，不复制矣[按王如后归王敦，为敦所诛]。辛卯昼昏，至庚子凡浹旬。本志谓夜妖也。刘向云：昼而暝，阴为阳也，臣制君也。班固曰：夜妖者，风云并起杳冥与常风同，状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专政而暝晦王室。盖东海王越以京师饥，羽檄征天下兵，莫有至者。率众出许昌，以行台自随，宫府无复守卫，荒瑾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枹鼓之音不绝。越以太尉王衍为军司，越自领豫州牧。书出者，犹言出奔叛其君也，故贬去族。周馥字祖宣，浚弟也，理识清干选举精密，累迁至镇东将军，以东海王越不尽



臣节，每言及厉然。又覩羣盗甚盛，洛阳孤危，乃建策迎天子迁都寿春，上书曰：不图厄运遂至于此，戎狄交侵，畿内厄逼。臣与祖纳裴宪华谭孙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计，以殷王有屡迁之事，周室有岐山之徙，方今帝都罄乏不可久居。观今华夷东南为愈，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楚人东迁，遂宅寿春。臣请选精卒三万奉迎皇驾，令裴宪督豫州诸路，荆扬江湘运米十五万斛/绢十四万疋以供大驾，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戮力以启南路皇舆来巡。司马越大怒，虑其图己也，以兵攻馥。馥忧疾而卒。书曰不克，惜其谋合事机而为越所沮。其后晋果东迁焉[按本传：元帝后问华谭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耶？谭对曰：馥见贼盗滋蔓，王威不振，故表移都以纾国难。若从馥谋，西晋未亡也。原情岂得为反？帝乃悟]

经：永嘉五年春帝正月密诏苟晞讨越。乙亥流人杜弢盗据长沙。庚午平原王干薨。二月汝南王佑奔建邺。三月戊午越卒。宗室三十六王没于石勒。流人汝班及蹇抚贼起于零桂诸郡，帝迁都仓垣不克。夏六月庚寅苟藩出奔轘辕。丁酉刘曜王弥石勒入京师。帝蒙尘于南阳。苟晞立豫章王瑞为皇太子。秋七月浚假立太子置百官。八月刘聪陷长安，南阳王模薨。九月苟晞及豫章王没于石勒。十一月猗卢寇太原。

传曰：帝密诏征东大将军苟晞讨东海王越。先是晞移檄诸征镇曰：天步艰险，乱祸流离，元海造逆于汾阳，世龙阶乱于三魏，晞以虚薄委以关东，所以藩固王室无俾城坏。夫舟楫不固，则齐桓责楚襄王；逼狄则晋文致讨。凡我同盟在此行矣。及诏讨越上表曰：越以宗臣，宠树奸党，擅为诏令，纵兵寇掠。臣祇奉前诏，遣王模陈午等兵诣项，龚行天讨。书曰讨越，声其罪也。流人杜弢本蜀郡人，避乱南湘中，贼众推弢为牧，故书曰盗据长沙。平原王干者，宣帝之子也，惠帝反正，以干为太保。当齐王冏之平，干怀百钱见冏曰：伦逆乱义，举是汝之功。今以百钱贺汝。虽然，大势难居不可不慎。及冏诛，干哭之恸曰：宗室日衰，此儿最可人复害之，自今殆矣。东海王越往视干，干闭门不通，使人谢遣，而自于门隙窥之。当时莫能测其意者。年八十。书薨得礼也。汝南王佑者，亮之孙也。佑立为威王，遇中原乱，南渡江依元帝。书奔以明内难也。越卒者何？东海王薨于项也。曷谓薨于项而书卒？曰罪盈而死，天下不与其为王也。越初卒，秘不发丧，遗命襄阳王范统其众归东海，会石勒追及于甯平，焚越尸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焚其骨以告天地。经书卒，罪宜诛尔。三十六王者何？曰越既死，其子毗自京邑同宗室子弟出奔，遇石勒，自武陵西河而下皆被害。余王陷于勒。书三十六王，言宗室尽没矣。沙班蹇抚二贼起湘州，虏其刺史苟眺，破零桂，东略武昌，杀安城太守郭察/邵陵太守郑融/衡阳内史滕育。书曰诸郡，言贼势大也。苟晞表请帝迁都仓垣，帝将从

之，宫中及黄门恋费财不欲出，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皆流亡十八九。帝召近臣将行，无车舆，步出西掖门至铜駝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书曰不克，计穷无为矣。荀藩者，勗之子也，时为司空。闻刘曜等犯京邑藩，先出奔轘辕。不书司空，贬也。身为三公，不能安帝室扫群盗，而先自亡去，非社稷臣也。帝蒙尘于平阳者何？曰刘聪僭据平阳，及刘曜入京师，帝开华林园门欲幸长安，为刘曜所追及，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执帝送归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古者天子蒙尘于外国，史哀之辞不忍书其囚执。豫章王端者，清河王遐之子也，兄诳为皇太子，以端封豫章。会洛阳陷没，端东奔苟晞，立为皇太子[按本史端立七十日没于勒]。王浚者，司空沈之子也，领幽冀都督，假立皇太子，其实为妄将谋僭号，故削去其姓，贬伪假也[按本传：浚为石勒所执，责之曰：不忠于晋，积粟五十万，不赈百姓]。南阳王模者，高密王泰之子也，有声称于宗室，进位太尉。洛阳陷，降于刘粲，为聪所害。书薨，终之以王礼也。苟晞及豫章王没于石勒者，先是豫章王东奔苟晞，承制录尚书事，居蒙城。勒执晞杀之，及端亦遇害。端与晞同书没，伤端为晞所祸也。猗卢者孰谓？曰匈奴种也，其先曰神元，分国为三部：一曰昭帝神元统一部，居上谷之北濡源；二曰桓帝，居代北叁合陂；三曰穆帝猗卢，居定襄北盛乐城。其后猗卢强盛，总摄三部。至是攻新兴鴈门，刘琨不能制，自称三部大人。盖后魏拓跋之先。书寇太原，言夷狄深入中国也。

经：永嘉六年春帝正月帝在平阳。二月壬子日有蚀之。癸丑琅邪王睿檄四方讨勒。夏四月丙寅将军山简卒。秋七月木火金聚牛斗。九月诏猗卢为代公。辛巳雍州刺史贾疋败刘粲，长安人立秦王邲为皇太子。

传曰：帝在平阳，王业已沦也。然历数犹存，故元经书年以永嘉。书春以帝正月，书刘聪伪邑为平阳，存其主而抑伪号也[刘聪改元嘉平，代西晋。初号汉也]。壬子日蚀，本志谓秦王邲于长安代帝监抚宗庙，而帝蒙尘，不能反正之象也。琅邪王即元帝也。因洛之乱，渡建邺，荀藩等推王为盟主，乃移檄四方共讨石勒。不书姓，以真主讨伪乱，必贬伪以成文也。山简者何？曰吏部涛之子，为征南将军镇襄阳，江汉归附。或宴会僚佐，劝简作乐，简曰：社稷倾覆不能康正，晋之罪人也，何乐之有。因流涕慷慨，未几卒。书官而卒，贤之也。岁星荧惑，太白聚于斗牛，吴分野，东晋中兴之应也。刘琨镇并州时，刘粲寇晋阳，又太原太守高乔降于粲，于是琨奔长山，乞师于猗卢，乃表猗卢为代公。贾疋者太尉诩之孙也，累迁雍州刺史，率兵三万复长安。刘粲闻之，使刘曜来战，疋破之，曜中流矢，追至甘泉。书官不书诏命，言疋勇略，有复晋之志，故特书以褒之。秦王邲者，吴王宴之子也，秦献王简无后，以邲嗣封。贾疋既破粲曜，三辅小安，乃与卫将军刘芬、京兆太守梁总共奉为皇太子。书长安

人不书官名者，言民思晋主，关辅厌乱，众欲立皇太子以平寇乱，犹春秋书卫人立晋众也。

经：永嘉七年春帝正月丁亥聪弑帝崩于平阳。夏四月皇太子即位于长安。愍帝建兴元年丙午怀帝举哀。壬申大赦，改元建兴。五月壬辰诏琅邪王睿都督陝东，南阳王保都督陝西。六月石勒陷山东。九月荀藩薨。冬十月荆湖陶侃讨贼杜弢。己巳大雨雹。十一月流人杨武陷梁州。十二月河东地震雨肉。

传曰：刘聪大会，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聪恶之，乃弑帝。书崩于平阳，言非其所也。春秋书鲁昭公薨于干侯，传曰失其所也。书聪弑帝者，责在后君必讨弑君之贼也。太子邺即位于长安，不系于建兴元年，而系于永嘉七年，何也？曰春秋八公即位于六公之传，遭丧继位，每年正月则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国史书即位，于策以表之也。杜预曰天子之丧制，嗣子位定改元，必湏踰年。此继父之业，不忍变于中年。若六月癸亥昭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定公即位，此则国史直书，不湏系改元而后书即位也。汉魏而下则不然，既立年号，又复易之，元经依晋史旧文，实书月日而已。故怀帝正月崩于平阳，四月愍帝改元继位，皆旧史之文，是以元经或因而录之，或改而笔之，故曰笔则笔、削则削，古之道也。五月壬辰诏曰：阳九百六之厄，虽盛世犹或遭之，况朕幼冲，纘承洪绪，昔周公分陝，姬氏以隆；平王东迁，晋郑是辅。二公扫除鲸鲵，奉迎梓宫，克复中兴。琅邪王先为镇东大将军，乃进位左丞相都督陝东诸军事。南阳王保者，南阳王模之子，全有秦州之地，陇右氏羌皆从焉，乃进位左丞相都督陝西诸军事，各因其所镇而任之，顺也。六月石勒攻兖州，害刺史田徽，由是山东郡邑皆陷于勒。荀藩者，司徒勗之子也，迁至司空，帝为太子时，以藩世臣也，令摄国政。遇乱奔荥阳，卒于开封。书薨不书官，贬其生不贬其死也[生无功于君，即不书官以贬也。死得令终，即书以全之]。陶侃为荆州长史，元帝见之大悦，迁武昌太守。杜弢杜曾贼起，攻侃于沔口，侃急走入船获免。不书败，嘉侃之节，终能平贼，不欲其败也。故不书败。己巳大雨雹，本志谓盛阳雨水，而阴气胁之，转而为雹。刘向曰阴胁阳，董仲舒曰臣胁君之应。河东雨肉者，肉妖也，天下之乱，河东妖孽尤为甚焉。

经：建兴二年春帝正月己巳黑雾五日。辛未日殒于地。又三日相承自西而东。三月石勒陷幽州，杀王浚。五月西平公张轨薨。六月刘曜寇新丰，将军索綝破之。秋七月刘曜逼京师，将军曲允破之[阙]。中郎将刘寅克顿丘。

传曰：黑雾着人衣如墨，连夜凡五日而止。本志谓：时君昏耗之妖也。曰陨者，日不陨也，有妖物象日之形，坠于地尔。三日相承者，亦妖气映日，而人昧之，有三焉。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并照，虹蜺弥天，皆此妖也。天晴即无之。本志谓：元帝渡江，刘聪李雄各据曹刘旧疆，三分之应也。石勒陷幽州，牧王

浚大骂而死，不书官，贬其逆与贼同耳。张轨者，少以儒学显名，永宁中为凉州刺史，化行河右。摯虞曰：天下方乱，有避难者，惟梁土耳。执司马杨胤言曰：东羌韩雅杀秦州刺史张辅，明公仗钺一方，宜愆不恪。春秋之义，诸侯相灭，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雅闻之降轨。大发兵破王弥刘聪，有功，进位司空，封西平公，遣使朝贡，岁时不絕。朝廷嘉之。俄患风，遗令曰：文武将佐，当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善相和逊，以听朝旨。卒年六十，谥曰武。公而薨，褒忠勲也。索綝者，司空靖之子，举秀才，累迁至安西将军，怀帝蒙尘，綝糾合义众破贼党，立秦王为主。刘曜及赵冉寇新丰，綝击破贼。书之告捷也。七月曜冉复逼京城，曲允讨破之。允金城人，与游氏世为豪族，而州语曰：曲与游，牛羊不数头。言多也。累以战功迁雍州刺史。刘曜赵冉逼长安，允讨之，杀赵冉，书告捷也。刘寅克顿丘，顿丘，石勒伪署太守邵攀所居也，诏北中郎将刘寅往克之，斩邵攀。书克，得隼曰克，杜预曰不期而薄之取胜，故以克为文。[按春秋：郑伯克段于鄢，左传曰：如二君故曰克。此则言凡敌相等胜之，曰克也。]

经：建兴三年春帝正月盗杀晋昌太守赵佩。二月猗卢为代王。四月将军周访讨杜弢张彦。六月发汉二陵。辛巳敕雍州修复陵庙。秋七月刘聪寇上党，刘琨救之，王师败绩。八月荆州刺史陶侃击杜弢，湘州平。冬十二月凉州张寔进玉玺。

传曰：凡称盗不名者，微也。赵佩为晋昌太守，遇乱，为群盗所杀。书官，悯王臣也。春秋之义，书盗杀，郑公子发公孙辄，传云书盗，非大夫士，庶人微者，莫得获其名耳[按春秋书盗或无名，或时称名者，盗杀卫侯兄击，传曰齐豹为司寇，作不义，经书为盗。今元经所书盗杀王臣，因旧史成文，亦言人微，不获其名]。猗卢以永嘉六年封代公，至是益强盛，中国失道，莫能制四夷之僭，故曰猗卢为代王[为者，言自为也]，以明西晋莫能制其僭也。周访者孰谓？曰浚阳人也，与陶侃结为友，元帝以访累有战功，迁振武将军，诏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船舰，访以长岐枪拒之，贼将张彦陷豫章，访击之，临阵斩彦。书官以旌功也。六月发霸陵杜陵及薄太后陵，面如生，得金玉不可胜计。是时朝廷草创，敕收其余以实内府，不书盗杀者何？讥世衰无法，又收古陵余物，言非盗独然由，国自收之矣。刘聪寇上党，先是刘琨下有徐润者，琨爱之，护军令狐盛諫琨，令去徐润。润反，譖盛于琨，琨杀之。盛子泥奔于刘聪，聪以泥为乡导，攻上党，又袭晋阳。刘琨救之，为聪所败，识琨之过也[春秋之法，有讥有贬有阙。按刘琨力与夷狄争战，虽小过，不能掩大节，故讥之而已]。陶侃受元帝节度，以周访赵诱为前锋，讨杜弢，破之。书湘州平，告功于元帝也。曷谓告功于元帝？曰：自建兴初琅邪王南渡，浙江湘禀东晋节制，而

中原否矣。旧史以元帝未绍位，故策书赴告，且系之于西晋耳[按元帝永嘉初始都建邺，江东归心。及愍帝即位，进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乃分定江东，斩叛者孙弼于宣城，又分遣诸将平杜弢于湘州，周访赵诱告功，实系东晋]。张寔者，西平公轨之子也，玉玺者，寔继袭梁州，有军士得玉玺，其文曰皇帝玺。群僚称庆，寔曰：孤常恨袁本初得玉玺，诸君何复难耶？送于京。书进者，嘉其不亏臣节也[按寔闻长安陷，大哭。临三日，遣将东赴国难。及愍帝崩，寔年号犹称建兴，此臣节不亏之效也]。

经：建兴四年春帝正月。三月代王猗卢薨。夏四月凉州张安逊遣步骑赴京师。五月雷照叛降李雄。七月刘曜攻北地，王师不战而溃。八月刘曜逼京师。十一月辛丑帝蒙尘于平阳。十二月己未刘琨出奔于段匹磾。

传曰：猗卢虽夷狄事晋，封爵于代，贡奉不絕，生为王臣，死以王礼，故书薨。张安逊者何？曰：张寔，字安逊也。贼逼京师，四方阻絕，惟寔遣五将东赴国难。书字者，嘉之也。犹春秋书邾仪父，传称者嘉之也。雷照者，平夷太守也，杀南广守孟栢，以二郡叛降于蜀李雄。不书太守者，言非其守也。王师不战而溃者，刘曜攻北地，曲允曲昌士卒未和，故不战而师众自散，讥将主无法，所以溃也。八月曜逼长安，内外断絕，公卿守小城自固，京兆弘农冯翊上洛四郡之兵不敢进，京师饥甚，人相食，死者大半。帝膳以曲为粥而已。十一月，帝以羊车肉袒銜璧舁椁，出降曜。以帝为怀安侯。故书蒙尘于平阳，不书降，讳也。春秋为内讳，元经为中国讳，圣人之情一也[按春秋以鲁为内，以列国为外。鲁有耻事，则仲尼微辞以讳之。其旨非讳鲁，公而已也。痛周公典礼在鲁，君臣不能秉而行，故善则书之，恶则讳之。语云：甚矣吾衰也，不复梦见周公，此其志也。元经以中国为内，以四夷为外，晋之丧也，羣胡乱华，臣主屈辱，仲淹盖伤之，不忍书其降曜，亦春秋之讳也]。十二月刘琨为石勒所败，乃奔段匹磾者何？匹磾，东郡鲜卑也，怀帝朝以为右贤王，助国征讨，假节大将军。刘聪逼洛阳，琨与匹磾结盟，共讨石勒。勒攻乐平，太守韩据弃城去，琨不能救，乃奔幽州依匹磾，从飞狐道入，匹磾见之，甚相重。书曰出奔者，言内地皆夷狄所有矣[按刘琨奔匹磾，自此河东皆陷于石勒矣]。

经：建兴五年春帝正月，帝在平阳。宋哲奔江南。二月太守李距破贼刘畅。三月琅邪王称晋王，改元建武。七月大旱，胡蝗。冬十一月丙子日有蚀之。十二月戊戌聪弑帝崩于平阳。刘聪死。

传曰：帝在平阳，犹居外也。宋哲为镇东将军，当长安之陷也，哲与焦嵩竺恢赴国难。事不济，南奔元帝。书曰奔江南，弃中原也。琅邪王自永嘉之乱出镇建邺，至是因宋哲奔江南，宣愍帝诏曰：朕今幽塞穷城，诚恐一旦崩溃，卿诣丞相，使摄万机。王素服举哀，乃依魏晋故事，称晋王，改元建武元年[按永嘉

元平以后，中国士族文物大半奔江南，史笔南朝，追书耳。今元经但以建兴五年尽十二月，以全四晋之终焉。其实三月以后，即建武之史也]。七月大旱，曷谓胡蝗？曰：冀兖青雍四州皆蝗，是时石勒亦浸夺民稼，时人语谓之胡蝗。丙子日蚀，刘聪弑逆之兆也。十二日，聪大会，使帝行酒洗爵，晋臣在坐者无不失声泣，曲允大哭乃自杀，辛宾抱帝号恸，皆为聪所害。书聪弑帝，去其姓，贬僭逆也。于平阳，言顿失所，当以天子之礼终焉。则聪死何以不去姓？所以示贬也。及卒，则书姓名以彰其罪也。聪弑二君，贼害忠臣不可胜纪，君子既贬其生，又贬其死，以疾恶之甚乎[伪主薨卒书于经者，特暴其罪]。

元经卷三隋王通撰唐薛收传宋阮逸注

经：东晋元帝太兴元年帝正月帝即位。三月立皇太子[无传，即明帝也]。夏四月戊寅禁招魂葬。五月王敦段匹磾杀刘琨。六月帝亲雩。戊戌立皇子晞为武陵王。初置諫鼓谤木。七月戊申诏州牧举善察恶。十一月新野王弼薨。庚申诏公卿上封事，新作听讼观。己卯琅邪王涣薨，复立昱。癸巳诏旌吴贤。

传曰：元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觐三子，幼有令闻，不显灼然之迹。荡阴之败也，帝惧祸将出奔，而月明无由去，有顷云雾晦暝，因潜得去。成都王颖先令诸关无出贵人，帝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鞭帝马曰：官禁贵人，汝亦被拘耶？吏听过。至洛阳，迎太妃归琅邪。永嘉初，用王导计，求镇建邺。西都不守，帝于三月即帝位。经书正月即帝位者，西祚已尽，东晋首新，故必于大兴元年正月即位。春秋所谓正始也。且明中兴始焉。招魂葬非古礼也，汉魏之术皆妄也，葬之为言藏也，仁人于其亲掩藏归穴，不丰不俭，必约于礼焉。延陵季子曰：魂无不之。此言葬形，非葬魂矣。禁之礼也。刘琨既奔归段匹磾，弟末波纳石勒厚赂，潜欲段匹磾，以琨为内应，事觉为匹磾所囚。王敦密劝匹磾害琨，缢杀之。书曰王敦段匹磾杀刘琨，言二凶同恶，杀贤人也。帝亲雩，旱也。春秋凡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蒸。襄五年秋大雩，二十八年八月大雩，皆传云旱也。今帝亲雩，善得礼也[按西晋四主，凡五十二年，大旱多矣，未尝亲雩以祈农事。今元帝中兴，能修雩祀，诚得礼矣。虽非龙见，于时无]。皇子晞第四子，封武陵王，正也[事迹在武帝太元六年]。初置諫鼓谤木者，书贤君能复古道，有意于治矣。诏州牧举善察恶，戊申诏云：州牧刺史相检察，不得阿私。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当受閤塞之责。此明东晋之治，先乎旌别矣。新野王弼者，汝南王之子，书薨，得礼也。十一月诏曰：灾异屡兴，咎征仍见，壬子乙卯，雷震暴雨，天灾谴戒，彰朕不德。公卿各上封事，具陈得失，朕将亲览焉。听讼观者，外朝别馆也，帝始精国政，虑民讼壅隔，特作此观。古之道也[尧开衢室听于民，其是之谓乎]。琅邪王涣，帝子也，既践祚，以子哀奉琅邪恭王祀。哀早世，更以皇

子涣为琅邪王。王薨，复立皇子昱为琅邪王。经言琅邪，中兴之国，祀不可絶，故书曰复立昱，重继也。癸巳诏曰：汉高经大梁，美无忌之贤；齐师入鲁，修柳下惠之墓。其有高德名贤，或未旌録者，具条例以闻。书元帝，得古义也。舜绍尧，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天下归心焉；周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间，斯皆圣王初兴，必頼贤献，共格于治。元帝渡江，首下此诏，宜也。

经：太兴二年春帝正月，迎梓宫于平阳，不克。二月徐龕讨平贼周抚。夏四月陈川以浚仪叛，徐龕以太山叛，陈安以秦州叛。五月将军祖逖讨石勒，战于浚仪。甲子刺史周访讨平贼杜曾。七月太常贺循卒。冬十月十一月石勒僭号赵，南阳王保称晋王于祁山。

传曰：愍怀二帝，皆播迁于平阳，崩于刘聪，皆不书葬，言不得其礼终也。至是正月丁卯，崇阳陵毁。五月癸丑又大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乃遣将军梁堪修复山陵，迎梓柩于平阳。书曰不克，存孝思也[按崇阳陵，晋文帝陵也；大阳陵，惠帝陵也。二陵在西都，为刘曜所发掘。书曰毁，言陵自毁，不忍书发也]。贼周抚者[一名周坚]，为彭城内史[杀沛国内史]，至是太山太守徐龕讨平之，斩抚，传首京师。书告功也[时以建邺为京师]。四月陈川徐龕陈安三者同书叛，言中原未能平也。平北将军祖逖与石季龙战于浚仪，王师败绩。书皆阵曰战不书败者，嘉祖逖之忠，有志为晋平中原，君子不欲其败也，故讳其败绩。甲子安南将军周访讨杜曾之贼，战于武当，斩之，书功也。贺循者，其先庆氏，避汉宣讳，改贺氏。始为琅邪王司马，为参佐随帝南渡，加开府仪同三司，既卒，旌中兴之臣也。石勒据襄国，刘曜遣使持节署勒，进爵赵王，封二郡，如曹公辅汉故事。书僭号者，连刘曜皆贬之也[案石勒载记：张宾等上疏请即皇帝位，合二十四郡为赵国，内复冀州之境，南至孟津，西达龙门，东至河北，至阙大单于以抚百蛮，勒刃许之]。南阳王保者，南阳王模之子也，愍帝初立，以保为右丞相，至是自称晋王，全有秦州之地，凉州张寔立之也[按晋史保传曰：保降刘曜而死，秦州刺史陈安迎保丧天子礼，葬于上邽，亦谥曰元帝]。

经：太兴三年帝正月二月[阙]季龙寇厌次，刺史邵续战没。三月慕容廆来献玉玺。夏四月枉矢流于翼軫。五月太子诠遇害于平[阙]，徐龕率众来降。六月盗杀凉州张寔，弟茂立。将军祖逖破石勒军[阙]。八月辛酉迁神王于太庙，将军周访卒。皇太子释奠于太学。九月徐龕复叛于赵。

传曰：邵续者孰谓？曰散骑乘之子也，王浚假[阙]乐陵太守屯厌次，石勒既破，王浚获续子，又遣人[阙]续，续泣曰：我出身为国，岂得顾子为叛臣。遂与段匹磾共攻勒，多胜捷，帝以续为冀州刺史，为石季龙所袭，被执，续呼其兄子竺曰：吾志在雪国难，以报所受，不幸至此，汝輩自勉，奉匹磾为主，勿有二心。季龙送续于勒，勒讓之曰：夷狄不足为君耶？何无上之甚也。续对曰

：晋末饥乱，奔控无所，故囚保，合乡宗庶全老幼，言归于晋，仍荷宠授，期尽忠节，实无二心。恐不容于明朝矣。昔周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帝王之兴当何常耶？囚去真即伪，不得早扣天门者，大王负囚，囚不负大王也。勒曰：忠于其君者，吾所求也。竟遇害。书官以歿，嘉其忠也。燕慕容廆，时平州刺史崔毖阴结高丽，及宇文段国伐廆，欲分燕地。廆与战，入宇文之营，获皇帝玉玺玉纽，遣长吏裴嶷送于建邺。书来献，嘉廆不忘晋旧也。枉矢者何？流星类也，本志谓：凡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外曰飞，大者奔虵行者好事也。枉矢类流星而色苍黑，虵行，望之如有毛，目长数尺，主反萌，亦为以乱伐乱[按翼二十三星，天之乐府，又主夷狄。軫四星主冢宰辅臣，又主车骑。今枉矢流于其间，象羣胡乱中华，又有南侵之应]。太子没于刘聪，至是遇害，帝三日哭之，礼也。徐龛先以太山叛于赵，至是偕石勒率众来降[阙]。官贬龛反复，虽降不为可信。失盗杀张寔者何？曰京兆人刘引挟左道，客居凉州，燃灯悬镜于山穴为光，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引，引乡人阎沙牙门赵仰引谓曰：天与我神玺，当王凉州。沙仰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引为主。寔潜知其谋，乃收引，先杀之，而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书曰盗，微者无名氏也。寔子骏年幼，故众立其弟茂，茂但受凉州牧，而以兄子骏为西平公。书茂继立者，贤之也[按茂太宁三年卒，临终执骏手曰：先人以孝友见称，世执忠顺。今虽华夏大乱，汝当谨守臣节，上不负晋主，下保百姓。吾气绝之日，白衾入棺，无以朝服，以彰吾志。故书曰贤]。祖逖字士雅，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性放荡不修仪检，元帝南渡，逖避乱淮泗，帝用为徐州刺史。逖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屯于淮阴，铸兵器而后进。石勒遣将陶豹来战，逖使韩潜追击于汴水，豹宵遁。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不言破陶豹而书破勒军，大其功也。迁神主于太庙，时初建宗庙，旧仪多阙，或以惠怀二帝应各为世，则颍川世数过七，宜在迭毁。事下，太常贺循议曰：商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不继成帝，怀帝上继太祖，不继惠帝[弟不继兄]。惠帝尚在太庙，而怀帝复入，数则盈八[八世其名一也]，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迁也。书迁神主，言迁毁议定，犹八室也[天子七庙，古之道也。其间有兄弟继立，则于义非二世。按晋元帝太庙七世，即自豫章太守量，量生颍川太守隽，隽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懿，懿生景帝师，师传文帝昭，昭生武帝炎，炎生忠帝哀，哀生怀帝炽，武帝孙邺是为愍，凡九神主。除景帝虽为文帝兄弟，义着祖宗，百世不毁，则是上自颍川，次京兆，及宣景文武惠怀愍，凡八室神主。昭穆始伦也]。访者字士达，家浚阳，与陶侃结友，前后征讨多战功，智勇过人，与中兴名将李矩郭默相结，慨然有平河洛之志。王敦虽怀逆谋，然终访之世，不能为非。年六十一，卒赠征西将军。书官而



终，贵之也。太子释奠之礼久废，江南文物始修于兹，有以见人君先齿胄之礼，由大学而兴乎。徐龕复叛于石勒，不书石勒而书赵者，言中原分裂，犹敌国也，故书国，且言晋衰矣。

经：太兴四年春帝正月。二月徐龕来降，鲜卑末波献信玺。癸亥日鬪。三月置诸经博士。夏四月段匹磾没于赵。七月戴若思刘隗王导都督司空。八月常山崩。九月将军祖逖卒。十二月慕容廆为都督幽平诸军事。

传曰：徐龕复来降，其去也可贬，其来也可恕，故君子亦书之，以怀后至者也。鲜卑末波者，段匹磾从弟也，袭匹磾而附石勒，及中兴，末波奉送皇帝信玺于我。鲜卑国也，末波是其名也。若春秋书长狄侨如之类，别无官族褒贬之例。癸亥日鬪者何？曰：本志谓太兴元年乙卯日夜出高三丈有赤青珥，四年二月癸亥日鬪。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皆帝宠幸刘隗而擅威福，王敦囚之举兵犯京师，祸及忠贤之兆也。置诸博士，博士秦官也，汉因之，九经皆有博士，魏晋学校不絶，元帝中兴，置周易仪礼公羊三经博士。书曰诸经，皆当备置也[逸按：本史经任博士者，毛诗即有文立，周礼即有陈郡，春秋三传有刘兆，二礼有范隆，尚书有董景道，周易有续咸，五经音训有徐邈，此皆晋儒之着闻者也]。段匹磾者，鲜卑人，王浚表为辽西公，后迁幽州刺史。至是与石季龙战败，被擒于襄国，尝着朝服，持晋节，乃遇害。书没于赵，赵晋敌国也，匹磾不书官，贬也。曷谓贬？曰匹磾始与刘琨结盟事晋，琨穷来归之，而匹磾害琨，故旋踵亦被祸。大计一亏，小忠无益也[按刘琨传：王敦使匹磾杀琨，又恐琨众反己，遂矫诏收琨。琨闻敦使至，谓其子曰：处仲有使来而不告我，是杀我也。因歔歔。为匹磾缢死]。戴若思刘隗王导同书者何？曰：皆佐命功臣也。若思屈于王敦，刘隗奔于石勒，各不保其终。王导者诛王敦，有大勲于东晋，然同书者，举其始所以待其终，同其恩所以异其效尔。若春秋书齐侯宋公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但书其同盟，无复以爵先后为义也[逸按：戴刘王三贤并佐命者，王敦传云：帝用刘隗戴若思，外以讨胡为名，其实御敦是也]。常山崩，书异也。若春秋书梁山崩，杜云繫其所灾，不系其国。梁山不书晋者，名山不以封也。今经所书者，记灾异也[言山有朽坏而崩，非灾焉。记异者，盖言一时之异，无系灾咎也]。祖逖[字士雅，范阳人]，元帝中兴，逖有振复之志，誓以期清中原。迁豫章刺史，累破石勒，进逖为镇西将军。石勒不敢窥兵河南。逖据武牢，恐南无坚壁，乃率众筑垒，未成而疾，俄而卒于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丧考妣。书官，以卒嘉其忠也。慕容廆为都督幽平诸军事。初廆元康中居大棘城[大棘城，颍项之墟也]，为鲜卑都督，累有战功，至是受都督幽州军事平州牧。书于经，怀外夷也。

经：永昌元年帝正月改元。王敦反。三月帝大阅于郊外。夏四月王敦自为丞相

，杀戴若思周顛。五月周虑反，杀将军甘卓。六月旱。秋七月太山陷于赵。冬十一月太尉荀组薨。闰月乙丑帝崩于内殿。

传曰：王敦反者何？司徒王导从父兄也，潘滔尝曰：处仲[敦字也]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尔。若不噬人，亦为人所噬。东海王越以敦为扬州刺史，元帝兴，以敦为帅。时刘隗用事，颇踈间王氏。帝恶敦而畏之，遂引刘隗刁协为心腹，敦益不平。至是举兵内向，以诛刘隗为名，帝下诏曰：王敦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三月帝大阅者，帝亲被甲，徇六师于郊外，将伐王敦，此先阅兵也。春秋桓六年八月壬申大阅，传云简车马也。周礼大司马之法，仲冬教大阅，戒众庶，修战法，菜所田之野陈车徒，斩牲以誓，曰不用命者斩之。鼓戒三阙车三发徒三刺，若大师则掌戒令，及战则巡陈视事而赏罚之。大师谓王亲征伐也。书曰帝大阅，言得礼也。王敦自为丞相，非帝命也，敦既克石头，乃收周顛戴若思。曷谓与逆臣同贬？曰：顛与若思，帝委重兵，不能善谋讨贼，而自取夷戮，亦犹一贼耳，故皆贬，宜矣[春秋书赵盾不能讨贼也，况周顛戴若思各领兵奉王命讨敦，而不克，虽不书官，亦可贬其无功]。甘卓字季思，西晋之乱，避难弃官东归，遇陈敏。后讨陈敏有功，累迁梁州刺史镇襄阳，王敦向阙也，卓露檄遽近，陈敦肆逆，率所统讨之。虽怀义正，而性不果毅，军次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惧，遣使求和，谢卓曰：君旋军襄阳，当更结好。卓即还军。会襄阳太守周虑承敦意，诈言湖口捕鱼，乃杀害卓。书曰周虑反者，言虑受晋官，阴附王敦，杀害忠党，故先书其反而后杀卓，疾恶甚也。卓书官，贵之也。七月石季龙攻太山，执其守徐龕，不书守，守贱不足书焉。惜太山琅邪之国，陷于贼不复归矣。荀组者，荀藩之弟也[字大章]，惠帝西幸，以组为河南尹，兄弟贵盛，惧不容于世，虽居大官，但讽议而已。洛阳陷，组藩皆出奔。愍帝时，组藩共保荣阳之开封。元帝与组移檄劝进，大兴初逼于石勒，乃渡江。录尚书事，迁太尉。书官以薨，贵旧德也。乙丑帝崩于内殿，终以正也。帝为王敦所逼，下凌上辱，忧愤而殒，故葬速，礼有阙如也[按本史云：晋室纷乱，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谋叶赞。经路区区，仅全吴楚。终以下凌上辱，忧愤告谢。盖恭俭之德虽充，而雄武之畧不足也]。

经：明帝太宁元年春正月，帝即位。癸未黄雾四塞，蜀李骧破譙登，越嵩汉嘉降于蜀。二月葬元皇帝。壬申陨霜杀穀[无传。按春秋霜杀草犹书，况麦穀乎]。三月饶安东光安陵县灾。王敦求征。五月京师大水。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将军陶侃平交州梁硕。秋七月刘曜灭陈安。八月石季龙杀青州刺史曹窳。

传曰：明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建兴初立为皇太子，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庚寅即皇帝位。经书太宁元年正月帝即位者，端其本始也[按穀梁春秋，正

始所以端本也]。癸未黄雾，本志曰：是时王敦擅权，谋逆之兆也。李骧者，李特之弟也，特子雄僭号，以骧领兵征涪，执梓潼太守譙登。又越嵩汉嘉等郡皆下之。书曰降于蜀，蜀王雄盛，开拓渐广也。饶安诸县灾，春秋言内灾系宗庙社稷则书，外灾来告亦书之。元经天下之书也，无分内外，凡天火谴戒则书焉。饶安东光安陵灾，烧七千余家，死者万五千人，此灾尤大者也。本志谓：信道不笃或燿，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虽兴师不能救，是谓火不炎上。盖王敦威侮朝廷，多行无礼，极阴生阳之祸。王敦自为丞相，专朝政，将谋篡位，讽朝廷征己。帝不得已，以手诏之。敦遂起兵下芜湖，窥衅而动也。五月大水，春秋之例，曰平原出水为大水[按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今夏大水亦伤禾稼，故元经因旧史书灾异]。皇后庾氏者，庾琛之女也，明帝即位立为皇后，册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嫔东宫，履信思顺，以成肃雍之德。正位闺房，以着协恭之美。崇嫡明统，载在典谟，宜建长秋，以奉宗庙。使使持节兼太尉授皇后玺绶，母仪天下。潜畅后教。其敬之哉。经书，正也[按琛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兄亮管诏命，官至中书令]。交州贼梁硕者，攻陷交州，杀刺史王谅。平南将军陶侃遣将高竇讨硕，斩之，传首京师，告功也。陈安者何？曰初为刘曜将也，遣安击张春，灭之。安于是叛曜。至是曜讨安于陇城，杀之。书曰刘曜灭陈安，两名，犹春秋诸侯相灭，非王命而灭之者，皆为不道也，故两书名，俱贬也[按春秋小国相灭，齐威公不能救，则威公耻之。故狄灭邢灭卫，而齐威以邢迁夷仪，迁卫楚丘，所以兴灭继绝，湏伯者行之]。且言晋不王时无伯政，使乱臣贼子互相屠灭，有足伤焉[司马九伐之法，其最重者，内外乱，鸟兽行，则灭之。无是之罪名，不可灭也。刘曜灭陈安，陈安杀张春，张春弑晋王，此三者皆非法，互相贼害，元经伤之矣]。曹嶷者，建武初为青州刺史，与并州刘琨/幽州段匹磾/冀州邵续/兖州邵续/兖州刘演皆附元帝劝进，为晋藩屏，至是赵将石季龙攻陷青州，嶷遇害。称官见杀，闵忠臣也。

经：太宁二年春帝正月，帝临朝，悬而不乐。石季龙寇兖州。三月刘曜寇魏兴南阳。夏五月王敦矫诏，以含应为将军。七月壬申帝躬率六军讨王敦，敦战败愤卒。丁酉帝还宫，大赦，赏功臣有差。冬十月王导为太保，西阳王綦为太尉。豫州祖约保寿阳。十二月帝谒建平陵。

传曰：帝谅阴始临朝，行元会飨宴，礼具。宫悬不考，声言天子丧制行告礼，故悬而不乐，权宜也。赵将石季龙攻我，兖州刺史刘遐退保泗口。三月刘曜遣其将康平攻我魏兴及南阳，言二赵日侵晋也。敦矫诏以其子应为武卫将军，兄含为骠骑大将军，自树其族，将谋篡也。丁卯王导为大都督，温峤为中垒将军，卞敦守石头城，应詹为护军，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庾亮领左卫，卞壺行中军将军，王邃祖约刘遐苏峻陶詹等环卫京师。七月壬申，帝躬率六军出

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阙]壮士卒千人渡水，掩其不备，大破之，斩敦前锋何康。于是敦愤惋而卒。乙未敦众济水至宣阳门，刘遐苏峻自南塘横击，大破之。贼党悉平。丁酉帝还宫，大赦，惟敦党不原。封王导为始兴郡公，温峤建宁县公，卞壺建兴县公，庾亮永昌县公，刘遐泉陵县公，苏峻郡陵县公，郗鉴高平县侯，应詹观阳县侯，赵胤湘南县侯，卞敦益阳县侯，其余封爵各有差，赏平贼之功也。王导西阳王羲书并命，得贤辅也。祖约为豫州刺史，是时石勒将石生屯洛阳，谋攻我豫州，约退保寿阳，晋日削也。十二月帝谒建平陵，行大祥之礼。古者不封墓，至汉而下，帝王陵皆立庙，大祥谒庙，以明孝思行之可也。

经：太宁三年春帝正月。二月戊辰复三族刑。三月壬辰立皇子衍为皇太子。癸巳征任旭虞喜为博士[阙]。四月诏议政道论直言。五月陶侃都督荆湘雍。梁州大旱，自正月至于月。秋七月郗鉴都督青徐二州。诏兴灭继绝及五郊祀。秋八月戊子帝崩于东堂。九月癸卯太后临朝。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冬十月癸巳朔日有蚀之。

传曰：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本志谓：谋反大逆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恶类也。又云女子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若父母有罪而刑已出之女，或夫党坐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刑，令女既嫁则为异姓之妻，如或产育，则为他族之母婴戮[阙]，非所以哀矜柔弱，故三族刑。因王敦大恶之后行[阙]以戒其恶也。不及妇人，矜无辜也。皇子衍，长嫡也，为皇太子，正也。处士任旭，字次龙，临海人。元[阙]书召才出[事具隐逸传]虞喜字仲宁[阙]。贺循为司空，先达贵显，每诣喜，自云不能测也[阙]。王导建学校。下诏曰：夫兴化致治，莫尚乎崇道教[阙]。明退素也。任旭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典坟，前虽不至，今更以博士征之[事具儒林传]。四月诏曰：大事初定，其命维新，宜令太宰司徒以下诣都堂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又诏曰：苟有一言亮正予违，汝弼望共勗之。史言明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宏远，观二诏可知矣。陶侃都督荆襄等四州，本史谓：明帝分上流之势，强本弱枝，国之善谋也。郗鉴自明帝时假节镇合肥，帝仗鉴为外援。既平王敦，又委鉴东北以御赵寇也。诏曰：三恪二王世代所重，兴灭继绝，政道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勋于大晋，佐命功臣开国昭王，誓同山河，苟废绝禋祀，甚用伤怀。主者详议，应立后者以闻。又诏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中兴以来，惟南郊未尝北郊，故四时五郊之祀都不复设，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依旧详处。二诏皆古之道也。书于经，足以为万世法矣。八月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阳王羲/司徒王导/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受遗诏，辅太子。丁亥诏曰：昔周公匡辅成王，霍氏扶育汉昭，义存前典，功冠

二代，岂非忠臣之道乎。敬听顾命，受任托付，虽有内外，其致一也。不有行者，谁扞牧圉。譬若唇齿表里相资，百辟卿士，其总己以听冢宰，保幼冲人。戊子帝崩于东堂，正其终。九月太后庾氏临朝称制。帝幼故也[按明穆传曰：羣臣奏天子冲幼，宜依汉和熹皇后故事，辞让四，乃临朝。后兄亮诏命公卿奏事，称皇太后。阙陛下]。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礼也。十一月日蚀。本志谓：癸巳朔日蚀在卯至斗。斗，吴分也。苏峻作乱之兆也[按苏峻平王敦有大功，及受顾命峻不预，以此怨望。而庾亮倚后威欲害峻，于是谋逆。故日蚀者，后不明也]。

元经卷四隋王通撰唐薛收传宋阮逸注

经：晋成帝咸和元年春帝正月，帝即位。二月丁亥赦改元。夏四月汝南人执内史祖济叛。甲子仆射攸卒。六月徐州刺史刘遐卒。秋七月江州刺史应詹薨。九月蜀人寇涪陵。冬十月汝南王佑薨。封魏后勳。南顿马氏伏诛。十一月壬子大阅于南郊。赵将聪寇寿阳不克。十二月刘闾叛于赵。梁王翹薨。

传曰：成帝讳衍，字世根，明帝长子也。去年闰八月即皇帝位，今年正月始书即位者，春秋所谓正始也。大赦，改元咸和，循常制也[按元帝即位，大赦改元建武，自此以至明帝即位，大赦改元，永为典制矣]四月汝南人执内史祖济，小之也，言且与众同叛尔[按春秋僖五年：晋人执虞公。书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十九年邾人执郈子用之，杜预云：凡诸侯称人以执者，如民为辞也。经书晋侯执曹伯者，不及其民也。则是汝南人执祖济叛于赵者，人众叛也]。邓攸字伯道，襄阳人，永嘉时为河东太守，陷于石勒，逃归。元帝时为吴郡太守，入拜侍中。久之迁尚书右仆射，卒书官，嘉良吏也[按邓攸事，具良吏传十二人]。刘遐字正长，广平易阳人，冀方比之张飞关羽，间道归元帝，授以节度，讨周抚有功，徙临怀太守。王敦之乱，遐自彭城赴京师，平王含，封泉陵公，迁徐州刺史。至日卒，志功臣也。应詹字思远，南顿人也，魏侍中璩之孙也。以学艺文章称。王澄为荆州时，詹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事，闻洛阳倾覆，詹攘袂流涕，劝澄赴援，乃为檄词义壮烈，见者慷慨，澄不能从[阙]。上元帝假节，以詹为建武将军，上疏陈便宜曰：先王设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分。下至亡秦罢侯置守，纲纪废弛，汉兴犹杂建侯守，后参古迹今，大荒之后，朝廷改创，宜因斯先举元功，以为封首。又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为夷达，以儒术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授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如此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平王敦，詹为前锋，以功封观阳县侯，都督江州。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赏；子玉军败，子文受蔦贾之责。汉宣帝时，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入为公卿，其不称职，免官

还为平人。惩劝必行，歷世长久，中间迁不足劝，免不足惧，以此责成，未见其可。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抚而怀之，莫不欢心。疾笃，与陶侃书曰：神州未夷，四方多难，足下宜务建洪范，虽休勿休。书薨者，詹赠仪同三司，且褒名臣也。九月蜀李雄张龙寇涪陵，执太守谢俊。书蜀者，贼众也。汝南王佑，文成王亮之子，佑字永猷，元帝渡江，袭封汝南王，谥曰威。书薨，得其终也。曹励者，魏武帝之孙也，去年诏三恪二王应立其后者以闻，至是封励陈留王，以继魏后。书得礼也。[按晋武受魏禅，免封陈留王，故今曹励袭免之旧封]南顿王宗有罪，宗，西阳王羨之弟也，与兄羨俱过江。明帝践祚，宗与虞胤皆为帝所亲昵，委以禁旅，连结轻侠，恃宗盛。至是怨望形于辞色，御史中丞锺推劾宗谋反，庾亮使收宗。宗以兵距战，为亮兵所杀，诏贬为马氏。书曰南顿不称王，贬也。称伏诛，国讨之文也。壬子大阅，王导策不废武备也。春秋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简车马，皆于农隙讲事，不轨不物则为乱政，故有国家者不可废阅礼也。石勒使其将石聪攻寿阳，不克，言祖约保寿阳，足以拒聪也[谓明年苏峻反，頼王导有武备张本。前年石生屯洛阳，祖约为有备也，故豫州刺史退保寿阳，言赵不克]。刘闾为济岷太守，杀内史夏侯嘉，叛归石勒。不书杀内史以叛，罪大也[叛逆罪大，不书杀也]。梁王彤无子，以武陵王澹子禧为嗣，是为怀王，没于石勒。怀王子翹，自石氏归国得立，是为声王。经书薨，贵宗室也。

经：咸和二年春帝正月，秀才龐贵起义兵攻李雄。三月益州地震。五月甲申朔日有蚀之。秋七月。冬十月刘曜掠河南地。十一月祖约苏峻反，司马流帅师与峻战死之。广陵郗鉴帅师赴京师。

传曰：宁州秀才龐贵起义兵，攻雄将任回不克，不称将书秀才，嘉之也。益州地震，本志谓：苏峻作乱之兆[按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豫州地震。江陵即应峻之乱，益州即应蜀主李雄废太子立弟班，召乱之萌也]。甲申日蚀。本志：日在井，井主酒食，中馈女主之象。明年皇太后忧崩之应也。刘胤者何？曜之子也，初曜伐凉州张茂，称藩于曜，为石勒所败，茂复攻曜，掠春州，使枹罕护军辛宴等与曜子胤相持七十余日，胤济师逼枹罕[阙]败之，遂畧河南地。言刘石相攻，将亡之渐也[按刘曜既克张茂后，议废长子熙而立少子胤。胤泣曰：慈父之于子也，当存鸣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臣请死阙，以明赤心。乃止。后与石勒战败被擒，国乃灭矣]。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约/厯阳太守[阙]西平将军不预，明帝顾命，遂怀怨望。苏[阙]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推峻为安集将军[阙]封邵陵公，自有銳卒万人，潜有异志[阙]，征峻为大司农。峻疑亮害己，乃潜结祖约以讨亮为名，书反以祖约为首，贬世卿也[祖约以逃功受阙，与苏峻不同，而为乱，实首恶，故先书而贬之]。十二月峻兵入姑熟

，诏左将军司马流战，贼于慈湖，流败死之，罪在庾亮也[庾亮阙遣用战，是亮失策也]。郗鉴镇广陵，闻苏峻反鉴司马刘[阙]人宿卫京都，又设坛刑白马，大誓曰：贼臣祖约[阙]不恭天命，不畏王诛，制胁幽王，拔木塞源，率[阙]兆庶泣，血咸[阙]奉辞伐罪，以除元恶。昔戎[阙]桓糾明，董卓凌汉，群后致讨，义存君亲。古今[阙]我同盟，戮力一心，以救社稷。书广陵，重其外[阙]。鉴本传曰：明帝初即位，王敦专制，内外危阙，鉴为外援，由是拜安西将军都督扬州诸军]。

经：咸和三年春帝正月，将军温峤帅师救京[阙]浔阳。二月庚戌六军与峻战于西陵，王师败绩[阙]，庾亮出奔浔阳。丁巳峻峤诏以祖约为中书令[阙]，皇太后庾氏忧崩。夏四月赵人攻宛王国叛[阙]。壬申葬明穆皇后。五月乙未帝迁石头，太守虞潭[阙]庾冰王舒起义兵于三吴。丙午将军陶侃温峤[阙]魏该率舟师于蔡州。六月贼攻宣城，杀内史桓彝[阙]。壬辰庐江太守毛宝攻贼合肥，拔之。八月刘曜石季龙战于高埃。九月司徒王导奔白石[阙]白[阙]。月蜀将张龙寇[阙]石[阙]之。

传曰：[阙]过信为次此周之[阙]速[阙]速，师老费财，兵未有[阙]次所以[阙]次浔阳者，王愆期，陶侃[阙]合势讨峻[阙]，温峤遣王愆期邓岳纪穆三帅为前锋[阙]，锺雅赵胤三帅次之。丁未峻自横江，济[阙]壺督六军与峻战于西陵，王师败绩。峻攻[阙]师又败，卞壺羊曼周导陶瞻皆死之。壺不[阙]其死也[按卞壺字望之，济阴人，有名誉。阙司阙爵元帝召为从事，累迁尚书令。峻反阙军将军与峻战败，发背疮，未合力疾而战，遂阙子胗肝见父没，相随赴贼，同时见害。妻裴氏阙尸哭曰：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何恨乎！数将惟壺为着]，庾亮为稣峻败[阙]门外，亮走乘小船而奔，携三弟恠修翼投江[阙]，与共推陶侃为盟主，侃尤相称劝。不书官，贬[阙]贬曰，亮以舅氏专朝政，作遗诏，褒大臣，而陶侃不在其列，是以苏峻与约举兵诛亮，失于先见[阙]按亮本传云：南顿王宗谋废亮，执政杀宗，又废羨，盛使元者。又先帝保传天下，以亮剪削宗室者，宗之党也，与宗俱诛。咸和间亡奔苏峻，峻道微，举朝皆谓不可，亮不听，宜峻与祖约反。称亮，故经贬之，以戒专政失业也]祖约自平王敦，以进镇西将[阙]，阳为北境藩扞，苏峻举兵遂推约为太尉[阙]。亮。峻败，约奔石勒[按祖约本传云：奔石勒，勒人约之祸反，大饮醉，逆杀百余，皆灭尽]书矫诏为中书令，讥亮召乱也。皇太后宣阳门兵败，贼挥戈接于帝坐突入，侍人皆见掠夺，庾氏以此忧辱而终。书曰忧崩，言不得令终也。南阳太守五国叛降石勒，言赵强也。葬明穆皇后，即庾氏，书葬得礼也。帝迁于石头，为苏峻所逼也。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石头城在建邺西北江湾之内]。虞潭者，翻之孙也，讨张昌，平陈敏，皆有功，累迁至吴兴太守。庾冰者，亮之弟也

，时为吴国内史。王舒者，导从弟也，时为会稽内史。以三吴之兵拒峻将管韩商晃等。书起义，嘉之也[按：虞潭貌和柔而内坚明，有胆决，虽数统军旅，鲜有倾败，官至侍郎。年七十九。庾冰称素风为世所重，攻贼于石头，冰勲为多，后入为中书监，众所归咸称贤相。王舒潜心学植，为吴中都督。陶侃百京师，上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陶侃初不预明帝顾命，深以为恨，温峤推侃为盟主[侃子为峻所杀，丧至，侃不临]，乃会平北将军魏该，以师四万次于蔡州，攻石头。书次者，过信宿也。三日已上必告，必告其次，谨师律有渐也。桓彝字茂伦，汉桓荣之九世孙也，补宣城内史，闻苏峻作逆，彝慷慨流涕，屯泾阳。是时州郡多遣使降峻，咸劝彝伪与通和，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当致死，安能与逆丑通问。峻遣将韩晃攻彝，固守经年，势孤力屈，城陷为所害，故书贼攻宣城杀内史，犹齐豹书盗，谓逆党不湏名也[春秋同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传曰：齐豹作不义，其书为盗。今韩晃不名而书贼，同也]。毛宝者孰谓？曰温峤参军也，苏峻之乱，峤以宝为前锋，时峻以万斛馈祖约也，宝设策力战，夺其米，约用大乏。峤嘉之，上为庐江太守。攻祖约东关，破合肥，书拔之，旌功且徃逆党也[传云：贼遣韩晃攻宝南城，宝登射杀数十人。晃问曰：君是毛庐江耶？宝曰：是。晃曰：君名勇，何不出关？宝曰：君健将，何不入关？而退。又讨郭默及贼将石遇，有功，庾亮上为豫州刺史]。刘曜及石季龙战于高埃，季龙败绩，曜遂[阙]于洛阳[谓石勒擒刘曜张本]。司徒王导奔白石，初导侍帝，峻加害，峻逼帝幸石头，导争之不得，峻日肆丑言，导随路永及二子奔于白石。白石即温峤庾亮屯所也。庚午陶侃使督护杨谦攻峻于石头，阵于白石，峻轻骑出战，坠马，遂斩之。书贼众大溃，言余党不能复聚矣。十月蜀李雄遣将张龙寇涪陵，太守赵弼没于贼。经书蜀不称李雄，言蜀久与晋相抗，犹敌国焉。曷谓称寇？曰僭乱抗正，侵我不已，故书寇以贬其大过也[按雄载记云：雄，特第三子也，雄即位，南攻汉中，克涪陵，远人继至，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益州遂定]。十二月石勒自率众向洛，刘曜常乘赤马，无故局顿，乘小马出，复饮酒斗余，至西阳门搃阵，勒兵乘之，大溃。曜昏醉奔退，坠于渠，为石堪所执，送于勒。书获之，执之也，春秋之例：凡诸侯身犯不义而恶不及民，则不称人以执。若晋侯执曹伯是也[僖二十八年春三月丙午，晋侯执曹伯。又成十三年二月，执曹伯归于京师。传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传例云：凡君不道于民，而诸侯讨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今勒与曜皆僭，敌国，而经两名之，无曲直之辞也。称获之，因旧史文耳[按曜在位十年而败，自元海起怀帝永嘉四年僭号，至曜五世，凡二十七年而灭]。

经：咸和四年春帝正月，帝在石头。二月建威长史滕含奉乘舆还宫，弋阳王羨薨。夏四月乙未始安公温峤薨。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九月石勒尽灭刘氏。冬



十月庐山崩。十二月太尉陶侃讨贼郭默。

传曰：帝三年五月为苏峻迁于石头，是时虽峻已诛，峻弟逸犹强盛，故犹在石头，未反正也。二月丙戌，诸军攻石头，建威长史滕含以锐卒击苏逸，大败之，含奉帝幸温峤舟中。书乘舆还宫，正也[按温峤传云：滕含抱天子弃入峤舟中，群臣顿首]。弋阳王蒧者，汝南王亮之第三子也[亮宣帝第四子，母伏太后]，元帝渡江，累迁至太保。明帝寝疾，蒧与王导同受顾命，依安平献王孚故事，设床帐于殿上，咸和初坐弟南顿王宗免官，降为弋阳王。至是苏峻作乱，蒧述其勋，峻既平，赐死。不书伏诛，讳也。曷讳尔？曰：蒧伪辞卑逊苟免一死之祸，其实非附峻也。若王莽之世，杨雄[阙]其情固焉伏诛国除刑太过矣，君子哀之。故旧书曰死，犹言自死，不称诛，不与其诛也。温峤字太真，博学能属文，初为刘琨参军。元帝立，峤累迁至太子庶子，明帝朝拜侍中，参综机密，转中书令。王敦入辅，峤知敦不轨，谬为设敬总其府事，干说密谋以附其欲，补丹阳尹。敦构逆，峤请为备，及平敦，有功，代应詹为江州刺史，镇武昌。闻苏峻有变，峤屯浔阳，率舟师赴难，推陶侃同盟，戎卒六万，旌旗百里，直至石头。峤创建行庙，设坛场，书天地祖宗，亲读祝文，声气激扬，流涕被面，三军莫能仰视。贼平，封始安郡公，还武昌未旬日，以齿疾中风而卒，年四十二。书薨，贵之也[帝母书追赠侍中，谥曰忠武。初葬豫章。朝廷追其勋德，作大墓于元明二陵之北]。有星孛于西北，本志谓：犯斗二十三日，占曰有兵乱。九月石勒尽灭刘氏，石勒与刘曜之子胤战，执其伪太子熙及胤等三千余人，皆杀之[阙]，族九千余人来襄国。刘氏自永嘉四年僭立，至曜三世，凡二十七年而灭。春秋胜国通以灭为文，若楚[阙]夔晋师，秋齐师灭莱之类，是称名者，即卫侯毁灭邢是也。经书石勒名之刘曜氏之何也？[阙]贬勒以强灭人之国，不以义也。古之灭国，犹存其嗣，以嗣其先。周灭纣，封微子于宋是也。今勒杀刘熙胤及王公三千余人，故书曰尽灭刘氏，贬其酷甚也。庐山崩，本志云：柴桑西地崖崩，九江刺史灾也。陶侃讨郭默，默为右将军，杀江州刺史刘胤，不书官，贬贼也。

经：咸和五年春帝正月诏除诸将任子。夏五月太尉陶侃擒郭默斩之。六月初税田亩三升。秋八月石勒僭皇帝位。九月造新宫缮苑城。

传曰：自苏峻反后，诸将多以子为质，谓之保任。至是王导虑郭默之不可制，乃诏除任子之法。郭默河内怀人也，永嘉之乱，默率众自为坞主，累迁至颍川太守，诛苏峻，迁为右将军，被征过浔阳，浔阳刘胤馈默酒二器脍一头，默投之水中，矫诏袭胤杀之。太尉陶侃闻之曰：此必诈也。围之数重，斩之，传首京师[按郭默传：陶侃惜默骁勇，欲活得之，而默将宋侯等恐为侃见杀，故不时出降，而缚默求功，即斩于军门。同党死者四十人焉]初税田亩三升，亦什一

也。案本志云：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而畝税米三升焉[按元帝诏：阙。千石长史人多少为殿最，非宿卫皆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稟。至成帝时，将军应詹上表曰：古人言饥寒，阙至尧不能使野无寇盗也。贫富兼并，虽皋陶不能使阙也。宜简流人，兴复农官，依魏故事，阙年二阙，公东济仓庾可计矣]石勒之僭久矣，至是季龙及张宾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畧曰：物望去刘氏，威懷于明公者十九焉。请以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大单于镇抚百蛮。勒乃即皇帝位。九月造新宫，自苏峻后始复宫室也。缮治苑城，增固旧制。春秋：凡兴造有书不时，国有非常则不然。安王室设国备，虽不时，亦无讥尔[按春秋书新作延廡新作庙门，皆书不时，例曰启塞从时云耳。元经则不然，以安帝室，广城固制也]

经：咸和六年春帝正月，赵将刘征复寇娄县，司空郗鉴都督吴国。二月诏段辽为骠骑将军。五月壬戌朔日有蚀之，诏举贤良直言之士。夏四月旱。秋七月蜀将李寿复侵阴平。

传曰：去年赵石勒遣刘征来寇南沙，进入海虞，至是刘征又寇娄县，故书复寇，言勒恃强不已也。郗鉴先出为会稽内史，至是加都督浙东五郡军事，备贼刘征也。段辽者何？单于匹殫之后，陆眷之孙也。自晋衰，数据辽西之地，其地西尽幽州，东界辽水，遥命为骠骑，通我好也。三月壬戌日有蚀之，本志谓帝年已长，每幸司徒第，见王导夫人，如子弟之礼。以人君而敬人臣之妻，有亏君德之象也。李寿蜀主之族子也，伪汉王梁州刺史，征伐屡胜，开地千里，侵我阴平[阙]强也。

经：咸和七年春帝正月。夏四月石勒将郭[阙]。秋七月太尉陶侃收复襄阳。冬十[阙]新宫。

传曰：先是西中郎将赵弘及司徒中郎匡术[阙]，勒之马头坞，勒将韩雍寇我南沙及海虞，至是郭[阙]陷襄阳，侃遣其子斌及南中郎将桓宣攻敬，破之[阙]樊城。竟陵太守李阳拔新野襄阳。经独书侃勤王之师，为治[阙]，帝居新宫，诣行在所[阙]。

经：咸和八年春帝正月，诏举力士[一千五百斤]，丙寅蜀将李寿陷宁州。癸酉张公庭为镇西大将军，丙子诏焚石勒之赂。夏四月以束帛征处士。五月乙未辽东公卒。六月将军王舒卒。秋七月赵石勒死，子弘嗣，其将石聪来降。冬十月石季龙灭石明石生[无传]。十二月将郭权来降[无传]石生。

传曰：诏举力士，不忘武备古之道也。李寿攻我宁州，围之百余日，遂陷。凡师被围无救曰陷，且言蜀寇强也。张公庭者何？凉州张轨之子骏也，建兴中敦煌计吏耿访到长安，遇贼，因渡江。太兴二年至建业，上书以州未知中兴，遣使愿为乡导，属连有国难未果，至是以访为治书御史，拜骏镇西大将军，骏受

上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九年。书字不名[阙]之也。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责其与我抗礼也。翟汤字道深，浚阳人，廉洁不屑世事，庾亮荐之，征为博士，不起。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征不就，至是年太常华恒举喜为贤良，下[阙]。翟汤虞喜并守道，清正不营世务，虽征命而不屈，岂素丝难染而索引之礼简乎！政道湏贤，宜纳诸廊庙，并以散骑常侍征之，不起。书曰处士，以道自处也。慕容廆，鲜卑大单于，咸和五年加廆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廆与陶侃笺曰：旧都不守，奄为虏庭，深惟文武之士过荷朝荣，不能灭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阳，发曜荆甸，仗叶公之权，有包胥之忠，而白公伍员殆得极其暴，窃为丘明耻之。今吴士英贤比肩，而不辅翼圣王，讨逆暴之羯，檄命旧都之士，招怀存本之人，岂不若因风振槁顿坂走轮哉。楚汉轻重，惟在君侯，若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都，则羯寇必灭。廆在一方，无由自发，故逖陈笺言，不宜。侃等议请封廆为燕王，朝议未定而廆卒，其第三子皝嗣位，为平州刺史，督摄部内。书辽东公卒，嘉其欲附也。王舒孰谓？曰导从弟也，随元帝渡江，累迁至抚军，讨苏峻逆党韩晃有功，封彭泽侯，谥曰穆，经书官，褒功也。石勒自太兴二年伪称赵王，至咸和五年僭号赵帝，至是卒，书曰死者，不与其君崩也，为臣薨也，书死以其国位不正之称乎。石聪者，勒之族子，与石季龙有隙，遂来奔。其实奔而书降何也？曰晋中国，赵非列国之敌也，故书来降。

经咸和九年春帝正月陨石于梁州二。三月会稽地震。夏四月石季龙攻郭权陷之。六月蜀李雄死，侄班嗣。乙卯太尉陶侃薨。江陵公陆晔卒。蜀李期弑其主班。十二月石虎弑其主弘，赵人朱纵来降。

传曰：陨石陨星也，春秋僖公十六年书陨石于宋五，今凉州张骏分野。仲尼笔法，志其灾异以应人君，奉天戒修新政也，不为凉州言吉凶也。左氏所谓阴阳之事非吉凶所主是也。地震会稽者，灾异及于大臣乎，是时陶侃薨之应也。赵生镇关中，起兵讨石季龙，为季龙所败，而生将郭权以上邽来降，诏以权为秦州刺史。上邽豪族害权，降季龙，攻权于郿，陷之。书陷者，言中国之地陷于贼故也。蜀李雄字仲隼，特之子也，立兄荡之子班为太子，其相李骧王达皆諫曰：吴王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专诸之祸。宋宣不立与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变。雄不听，竟立班焉。雄生瘍于头而卒，书曰死者，国位不正，非可言崩也。陶侃字士衡，鄱阳人，举孝廉至洛阳，迁至江夏太守，讨张昌陈敏有功，中兴归元帝，元帝加侃奋威将军，又击杜弢破之，为荆州刺史，又讨杜曾平之，转广州刺史。及王敦反，诏侃领江州，敦平，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入讨苏峻之乱，有功拜大将军，上表逊[阙]曰：臣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良图未遂，于此长乖，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愨期舆车就船，明日薨于

樊溪，年七十六，谥曰桓。书太尉薨，正也。陆晔字士光，吴郡人，元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乃以晔清正为侍中。成帝践祚，拜开府仪同三司，平苏峻，封江陵公[阙]，年七十四卒，谥曰穆。书公，贵之也。蜀李期，雄第四子也，雄既不立己子乃立兄子班，于是李越不平，因雄死奔丧，与期密图之，因班夜哭，而越杀班于殡宫，遂立期为主。经书期弑其主班，而不书越罪，何也？昔赵盾弑其君，贬其不讨贼，今期及越共谋杀班，期实首，故书期弑其主，贬其骨肉相残，自期始也。石虎字季龙，勒养子也，勒既立其子弘，而季龙不平，乃废弘，群臣劝季龙即位。书曰石虎弑其君弘，两名之，皆僭伪也。然国位不正，亦人主耳，故书弑，贬贼子也。朱纵者何？石季龙徐州从事也，杀刺史郭祥来降，季龙击奔淮南。书曰赵人，微也。曰来降，抑伪以尊。

经：咸康元年春帝正月[帝始元服乃改元]。二月帝亲释奠。夏四月赵虎寇历阳，命大司马王导御之。秋八月长沙武陵大水。冬十月乙未朔日有蚀之。

传曰：帝亲释奠书始也始元服乃亲行礼重祀典也[逸按帝讲诗释奠于太学本志祀孔子颜回配]石季龙自率众南伐至历阳临江而旋又遣石遇围襄阳我师屯章山救襄阳大司马王导总其事分遣刘峻救历阳赵胤屯慈湖路永戍牛渚王允之屯芜湖郗鉴使陈光卫京师王国保襄阳经书王导御之包诸将以畧其文也[春秋元经有详畧无褒贬也]长沙武陵大水二郡连灾沴也乙未日蚀是岁大旱米斗钱五百书灾异甚也[公羊记异以异阙灾也元经不然异同书之]经咸康二年春帝正月辛巳彗星见于奎丁[阙]立皇后杜氏庚申高丽来贡夏四月皇后见大庙[阙]扬州会稽大饥冬十月广州邓岳击夜郎新[阙]与古并克之[兴口汾阳之地]是月诏封周汉后[犹周封二王后也]十一月

将军司马勳为蜀李寿所败传曰：彗扫星也史臣按彗体无光傅日为光故夕见者则东指朝见者则西指在日南北者则随日光而指光芒所及则为灾今彗见于奎十六星天之武库也是时石虎兵强江东武备不能振之象也皇后杜氏预之曾孙也父义奕世名德故立为皇后正也[按本传云后长犹无齿有求婚者以此中止及帝纳后而齿尽生有此异相]高丽入方物东夷航海而至也是时慕容廆称单于于辽东与东夷校尉崔毖有隙毖与高丽伐廆为廆败奔高丽来贡者惧慕容而欲以附中国也皇后见于太庙案嘉礼皆告于庙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皆有祝文今皇后见于庙所以明奉祭祀之本也扬州会稽二郡大饥诏开仓赈给礼也夜郎兴古不奉贡既克之言归顺也诏封周汉之后其诏曰歴观前代宾礼三恪故祀宋光于周典宋姬垂于汉策周汉之后絶而莫继其详求卫公山

阳公近属有履行修明可以继承其祀者依旧典施行十一月遣建威将军勳安集汉中为寿所败案春秋败或曰某师为某师所败其败绩一也但文有异尔[公羊传分为二义非也]经咸康三年春帝正月辛卯立太学夏六月旱[阙]慕容皝立为燕王传曰：礼始

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阙]立学斯礼无闻魏正始二年使太常释奠祠孔[阙]雍元帝[阙]兴皇子讲论[阙]于太学今书立太学者以明[阙]但祠孔子于中[阙]至是始别立太学也夏六月旱伤稼则书不书大雩讥废礼也慕容皝者廆第三子也尽辽左之地击段辽破石虎乃遣使刘祥献捷于我自称燕王从其好也且言皝才兼文武不贬其为假王也[逸按载记皝雄毅多权畧通经学知天文凡行兵阵无不胜捷皝自立为燕王乃上表于成帝曰歴观前代昏明之主若亲党后族必有倾祸周之申伯号称贤舅以身藩于外不握朝权降及秦昭委信二舅几至乱国汉武重田蚡蚡死后切齿追恨成帝暗弱外资王舅令王莽坐取帝位设贤若穰侯殿王不闻有二主若其不才则窦宪梁冀成败然矣陛下舅庾亮执政轻侮邊将故苏峻祖约不胜其愤臣与亮冰名位殊班出处悬邈臣独抗言者为陛下为冰计也昔徐福陈霍氏之戒宣帝不从致令忠臣更为逆族昔王章刘向上章未尝不斥王氏谷永张禹依违不对取讥后世臣被法殊俗位为上将臣若不言谁当言者又与庾冰书曰若功就事举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将有梁竇之逆方今四海有悬倒之急阙夏有僭逆之寇吾虽寡薄早蒙元帝列将之授一时务农三时用武况乃王者之威岂同年而语哉冰见书甚惧遂与何充等奏皝称燕王因其封裕上谏辞乃下令曰百姓无田者与花圃耕之贫无资者赐牛一头依魏晋旧法中州未平官不可减待克平凶魏徐更议之封生深得蹇蹇王臣之体赐钱三万立东庠于旧宫行乡射之礼皝自造大上章以代急就章着典诫十五篇伐高丽扶余皆克之其文武才如此]经咸康四年春帝正月二月石虎败段辽夏四月蜀李寿弑其主期篡其位石虎为慕容皝所败六月王导为丞相秋七月冬十月传曰：石季龙因慕容皝称藩请讨段辽数为邊患季龙至辽败未季龙怒皝不会军乃伐皝皝击败之降段辽以归先书石虎败段辽后书虎为皝所败者[阙]石虎成文也春秋列国相伐据所赴告而书之[阙]内相伐无所讥贬李寿者驤之子也矫诏废李期为公期缢死寿即篡位改元称汉兴元年轻书弑不书缢贬寿篡逆也[按李雄之子皆为寿所杀]六月改司徒之官为丞相以太傅王导为之[按本志丞相秦官自赵王伦以后非人臣之称职太宰太傅太保周三公名官各屡易非正名也]经咸康五年春帝正月三月广州刺史邓岳伐蜀执霍彪夏五月征西庾亮击巴郡获李闳黄植秋七月丞相文献公王导薨辛酉何充録尚书事八月复丞相为司徒辛酉太尉郗鉴薨九月石虎寇沔南郟城江夏围石城略汉东民[阙]幽冀冬十二月琅琊王岳为司徒传曰：邓岳字伯山王导命为从事讨苏峻及郭默皆有功迁交广二州刺史[阙]都督宁州建宁人孟彦者执李寿将霍彪以降归邓岳故书伐蜀大中国也[按本志分益州置宁州统八县]巴郡为石虎李寿交侵为患数矣亮代陶侃都督江荆豫益雍凉六州于是遣赵松击巴陵江阳获石虎将李闳黄植春秋之法得君曰灭得臣曰获僖元年十月壬午公子友率师败莒师于郟获莒挈传云嘉其获也今书亮获虎将亦嘉之义也王导字茂弘览之孙也元帝为琅琊王导奉帝渡江谓从兄敦曰宜有以康济者呉人纪瞻顾荣乃相率拜于道左导乃进计以结人心躬造贺循顾

荣宾礼之及洛京倾覆导收贤人君子荆扬晏安朝野倾心矣歷事三朝累迁至太傅薨年六十四举哀[阙]依汉博陆侯故事葬之谥曰文献薨而书谥[阙]元老中兴大功非群臣所比故书谥异常典也何充字次道王导庾亮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万夫之望由是拜命为副时望故书复丞相为司徒[阙]导薨故复旧郗鉴字道微高平人躬耕陇亩以[阙]著名与千余家避难于峯山元帝假鉴龙骧将军[阙]帝立王敦专政仗鉴为外援及平苏峻诏进为司空至太尉上疏逊位举蔡谟薨年七十一丧事如温峤故事书薨礼也石虎遣其将夔安寇沔南张貉寇邾

城皆陷之又寇江夏义[阙]我太守毛寶樊俊郑进为王师讳也且伤寶俊进以志死也迁民于幽冀讥时主不能主也春秋之义有讳有讥有归于惩恶劝善元经亦然耳琅琊王岳即康帝之母弟也为司徒言歷试也琅琊元帝始兴之国故先经始事文见此焉[谓建元元年康帝为嗣张本]经咸康六年春正月庚子庾亮薨二月庚辰有星孛于太微夏四月秋七月听政于东堂传曰：庾亮字符规明穆皇后之兄也风格峻整明帝即位以亮为中书监成帝立进中书令太后临朝政事一决于亮先朝遣诏不及陶侃祖约以此失人心及平苏峻王敦皆有功迁司空薨年五十二谥曰文康书薨礼也[经不书谥]星孛太微本志甘氏云孛所当之国受其殃春秋有星孛于东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今加于太微者天子之庭五帝之座也[阙]日[阙]微为衡衡主平言天庭理法平也有妖孛于太微天

庭各各应之故明年杜皇后崩次年帝崩之兆听政东堂依中兴故事也元帝朔望坐东堂经咸康七年春帝正月甲午朔日有蚀之[无传]三月[阙]戌杜皇后崩夏四月葬恭皇后秋八月东海王冲薨冬十二月司空陆玩薨传曰：杜后讳陵阳崩年二十一无子谥曰恭书葬礼全于终也东海王冲字道让元帝之子也帝以东海王越无子乃以冲嗣薨年三十一陆玩字士瑶吴人也初王敦逼以军期温峤上表申理之得不坐累迁至尚书令司空玩既拜命有人诣之索杯酒写梁柱间祝曰当今乏材以尔为柱石莫倾人梁栋耶玩笑曰感卿良箴既而谓宾佐曰我为三公是天下无人谈者以谓知言玩诱纳后进谦若布衣缙绅莫不荫其德宇薨年六十四谥曰康经咸康八年春帝正月己未日有蚀之夏六月癸巳帝崩于西堂年二十二葬兴平陵

传曰：正月日蚀六月帝崩之应也帝少为庾氏舅族所制及长颇留心万几虽无雄武之度而有恭俭之德

## 元经卷五

经东晋康帝建元元年春帝正月即位夏四月遣将伐蜀秋七月丁巳诏桓温北伐图中原冬十二月石虎侵张骏战于河西虎兵败绩传曰：康帝讳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初封琅琊王庾冰谋立长君遂诏帝为嗣及即位欲定制度年号再兴中朝故改元曰建元焉四月遣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伐蜀李寿败之于江阳七月石虎将戴开率众降诏曰慕容皝摧殄羯寇是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举宜加筹量戴开归顺宜遣使诣安西

谘谋军事[安西张骏也]以辅国将军桓温入临淮庾亮为都督以图伐石虎冬十二月石虎恐凉州为后患张骏每遣使渡江多为虎所获于是伐骏为骏所败春秋之例敌未阵曰某败师若庄十一年败宋师于濬是也皆阵曰战大崩曰败绩若庄二十八年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是也或书地若僖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又宣十二年六月荀林父及楚人战于泌楚师败绩是也经建元二年春帝正月张骏讨于阗破之二月慕容皝及宇文归战于昌黎归兵大败奔漠北夏四月张骏败虎于三交城秋八月平北将军桓宣卒卫将军褚裒镇金城[阙]九月巴东杨谦击李势战获其将乐高丙申立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干殿葬于崇平陵传曰：张骏西界置沙州东界置河州于姑臧筑城越流沙伐龟兹鄯善焉耆前部皆臣于骏南羌于阗不服骏遣和麟谢艾大破之鲜卑宇文归遣其国相莫浅浑攻慕容皝皝不与战浑不设备皝率骑兵击之浑大败乘胜斩其将涉奕于尽俘其众徒五万余部落于昌黎改涉奕于城曰威德城行饮至之礼宇文归

遁于漠北张骏遣将张瓘败石虎将王擢于三交城不书名微也桓宣谯国人累有战功次于祖逖周访都督沔北前锋军事镇襄阳石虎攻襄阳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杀退之庾翼北讨以宣为司雍凉三州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后为石虎将李罟所败发愤卒蜀李势骄吝荒淫不恤国事巴西太守杨谦击其将申阳走之获其将乐高经言势亡国自此始也立皇子蚡正嗣也戊戌帝崩至十月乙丑葬于崇平陵崩葬并书从旧史文也经穆帝永和元年春帝正月即位司空庾冰薨尚书令诸葛恢卒六月癸亥地震冬十月都亭肃侯庾翼卒司马朱寿讨于瓚戴羲平之八月豫州路永出奔赵张骏伐焉耆传曰：穆帝讳蚡字彭子康帝子也即位时二岁皇太后褚氏临朝摄政正月甲戌后设白纱帷于太极殿抱帝临轩改元庾冰字季康累以战功迁会稽内史

初王导初丧人情汹汹众望归冰咸曰贤相康献皇后临朝征辅政冰辞以疾寻卒年四十九赠司空谥忠书薨进而贤之也曷谓贤曰冰以兄亮[阙]雄杰而天性清慎勤于政理家无私积世以此称之书三公足劝来者诸葛恢字道明琅琊人祖縱父靚仕吴弱冠知名过江名亚王导庾亮元帝初以恢为主簿太兴初为会稽太守政绩第一累迁尚书令卒年六十二六月地震主约阳弱盛夏阴蔽阳之象也庾翼字稚恭少有大畧见杜乂殷浩辈语人曰此辈束之高阁俟太平然后议其任耳谓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勿以常人遇之累迁南郡太守保石城得全翼之功多亮卒授翼都督六州军事代亮镇武昌时称才干由是河南皆怀归附遣使东至辽东[慕容皝]西到凉州[张骏]要结二方欲谋大举以灭赵平蜀为己任言论慷慨形于词色康帝即位翼上表北伐曰贼虎年己六十丑类怨叛又欲决死辽东若北无掣手

之虏即江南不异辽左矣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然东西形援未必齐举且北进安陆入沔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谢尚浔阳守袁真西阳守曹据精锐三万并平北桓宣摇荡秦雍御以长轡用逸待劳数年兴复可冀臣临许洛窃谓桓温可渡何充据淮

泗路永进屯合淝于是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骡马向襄阳有众四万大会僚佐陈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俄疽背而卒年四十一书曰都亭肃侯嘉其武也于瓚戴羲者何庾翼部将也翼卒乃作乱翼司马朱焘及将军袁真讨平之永为豫州刺史庾翼既卒乃叛归石虎书曰出奔内[阙]张骏伐焉耆北接乌孙地方四百里葱岭以东皆服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疆理西域降之得众四万焉经永和二年春帝正月録尚书事何充卒夏四月己酉朔日有蚀之五月凉州牧张骏薨六月赵将王擢执凉

州护军胡宣又伐金城降张冲凉将谢艾拒之赵师败绩秋七月褚裒为仪同三司冬十一月桓温伐蜀十二月枉矢流于西北长半天传曰：何充孰谓曰充字次道潜人也少与王导善早歴显官王导庾亮并荐充方槩有万夫之望由是加吏部尚书侍中庾冰兄弟以外戚权重为外物所攻说帝宜立长君成帝从之充建议曰武王不授圣弟汉景欲传祚梁王朝臣以为不可今琅琊即位如孺子何康帝疾笃冰翼意在简文充建议立太子是谓穆帝冰翼既卒充辅幼主以褚裒者皇太后父宜综朝政荐裒录尚书事凡选以忠臣为先不以私恩树亲戚谈者重之性好释氏供沙门费巨亿不吝亲友则无所施遗以此获讥阮裕尝戏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充曰何故裕曰我圖数千戸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卒年五十五谥曰文穆赠司空不书赠讥无大功而忝大位也四月己酉日蚀五月

凉州牧张骏薨骏以通好于我称臣曰陛下天挺岐嶷堂构晋室遭家不造播幸吴楚宗庙有黍离之哀园寝有殄废之痛臣遐域僻陋势极秦陇石勒李雄既死人懷反正谓虎期之命曾不崇朝雍容江表坐观祸败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驰檄布告徒设空文臣所以霄吟荒漠痛心长路者也少康中兴起于一旅光武嗣汉众不盈百况以荆扬慄悍臣州突骑吞噬遗孽在于掌握哉在位二十二年卒四月日蚀五月骏薨主有应天之象也是岁世子重华继立赵石虎遣将王擢麻秋伐金城金城太守张冲降于秋凉州重华任谢艾为中坚将军配步骑五千击秋大破之初有梟鸣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胜今梟鸣牙中克敌之兆也世称一代名将也褚裒字季野献后父也桓彝谓季野有皮里春秋谢安亦重之曰裒四时之气备矣以后父求出江州刺史在官清约而裒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曰非人臣卦及太

后临朝有司奏议欲加不臣之礼裒上疏固让归藩进仪同三司书官讥不称也十一月桓温帅将军周抚袁乔等伐蜀拜表輒行见诸葛亮八阵圖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八行相去三丈温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为明帝温克成都张本也]枉矢流西北本志枉矢以乱伐乱之应也经永和三年春帝正月三月桓温攻成都李势降夏四月秋九月地震冬十二月萧敬文陷涪州取巴西通汉中传曰：桓温与李势战于窄桥温参军龚护没众惧而鼓吏误鸣进鼓于是进攻之势众大溃温乘胜直进焚其小城势遂夜遁至晋寿葭萌城势面縛舁檣温解縛焚檣送于京师九月地震者桓温阴盛臣强之兆



也振威护军萧敬文害征虏将军杨谦攻涪城陷之遂取巴西通汉中书蜀乱未已也经永和四年帝正月夏五月大水秋九月燕慕容皝死

子隼嗣位冬十月石虎将苻健寇竟陵传曰：慕容皝死在位十五年子隼僭号追谥文明皇帝隼既立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穆帝遣册隼大单于燕王苻健者苻坚之伯也在石虎[阙]竟陵书苻氏兴张本也经永和五年春帝正月石虎僭号于邺夏四月周抚击范贲获之益州平石虎死子世嗣伪立五月石遵自立秋七月褚裒次彭城遣将与石遵战于代陂王师败绩八月凉州人攻赵人长城戍败之冬十月赵人攻宛执南阳太守郭启十一月石鉴杀石遵自立十二月将军褚裒卒传曰：石虎字季龙勒之从子勒授与其子弘虎私曰上自都襄国以来吾躬当矢石二十余年克定十有三州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实在我而授黄吻小儿上晏驾之后不足留种也后果废弘自立至是僭称皇帝建元曰太宁居邺大修宫观凡在位十五年死其子世嗣位为石遵所废石遵自立伪称王也在位凡三十三日褚裒次彭城遣将王龁李迈及石遵将李农合战执王龁杀李迈书大崩也凉人司马攻长城戍凉仇池公杨初攻西城皆败之凉[阙]也十月赵人石遇攻宛陷之执南阳太守郭启而石遇亦遵族子书人微之也石鉴者遇之从弟也初篡立石冲镇蓟闻之曰世受先帝之命而遵辄杀罪逆莫大乃大举兵亲讨之石鉴与石闵谋废遵率甲士执之于如意观初遵与宫人弹碁见甲士至问曰反者谁也对曰义阳王鉴当立乃杀遵于琨华殿鉴即位以石闵为武德王褚裒自彭城为石遵所败忧慨发疾而卒年四十七谥曰元穆追赠太傅不书讥常材也经永和六年春帝正月悬而不乐閏月冉闵弑赵石鉴自立僭号魏丁丑彗星见于亢己丑氏帅苻洪来降以为氏王三月赵故将麻秋鸩杀苻洪六月石祗及其弟琨

攻冉闵为闵将王泰所败秋八月谯王无忌薨十二月免蔡谟为庶人传曰：正月元会悬而不乐以褚裒之丧也冉闵者谓石闵也本姓冉石虎养为孙父瞻季龙子之闵力绝人胡夏宿将皆惮之既杀石鉴羣臣上尊号僭位于南郊改元永兴国号大魏居襄国遣使临告我曰逆胡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朝廷不答责其无礼也彗星见于亢占曰为兵大疫冉闵杀胡十余万人中原大乱之应也氏帅者坚之祖也洪弟健始入关其先氏羗故号氏虎既死麻秋嫉洪故鸩杀之石祗僭号于襄国使弟琨率众十万代邺为闵将王泰所败死者万余也谯王无忌者刚王逊之孙也无忌字公寿随桓温伐蜀有功薨谥曰烈称功也[按无忌传无忌父承前为王敦所害及敦平无忌见王廙子拔刀以刃之中丞车灌奏无忌专杀付廷尉帝曰原情可贵听以赎论]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也累迁侍中司徒谟谓所亲曰我为司徒为后代所哂上司

徒印绶章表十余不受帝年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不至太后诏若不来宜罢朝中军将军殷浩奏免谟为庶人[讥殷浩之专政而晋室衰矣]经永和七年春帝正月丁酉日有蚀之苻健僭号秦王夏四月刺史司马勳与苻健战五丈原王师败绩五月刘显杀石祗刘启来奔秋八月赵人冉遇来降九月峻阳太阳二陵崩[无传]十一月赵姚

弋仲魏统皆来降十二月赵人周成高昌乐弘李历相次来降传曰：苻健洪之子也既败王师乃僭号皇帝位不书帝不与其僭帝也然则苻健僭王何以书曰诸侯王人臣皆称焉帝则天下真主称之僭不乱真春秋之大例也刘显者石祗之将也祗使显攻冉闵为闵所败乃密降闵请杀祗以自效于是杀祗闵悬祗首于通衢刘启者显之从弟也赵兖州刺史恶显所为乃来奔自是赵国分裂故冉遇姚弋仲魏统周成高昌乐弘李历皆边戍之臣避乱来降

经永和八年春帝正月辛卯日有蚀之[无传]二月峻平崇阳二陵崩夏四月冉闵为慕容儁所灭将军谢尚讨反贼张遇王师败绩秋七月赵故将王擢请降冬十月将军周抚讨传曰：峻平崇阳二陵崩遣王惠如洛阳卫五陵山陵不能固皆崩有盗穴之故也去年峻阳太阳二陵崩不书盗者告不以盗故不书盗冉闵既杀石祗尽诛诸胡遣使常炜者聘于慕容儁儁使封裕诘之曰闵息养常材负恩篡逆有何祥应僭称大号炜封曰狼乌纪于三王麟龙表于汉魏寡君应天御历能无祥乎又问曰闵铸金为七象壤而不成奈何有天命乎炜曰铸形之事所未闻也左右欲杀炜儁曰兵交使在其间赦之乃遣慕容恪伐闵固守不下恪连击皆胜闵奔常山追及于弧水擒闵斩之于龙城闵国亡周制九伐之法其极曰灭言冉闵灭赵以非辜故亦为慕容儁非辜灭也张遇以许昌反诏安西将军谢尚

讨之战于许昌王师败绩苻健使其弟雄袭遇虜之不书虜耻王师之不若[按张遇者苻健之将也初降尚尚不能绥怀之遇怒复反而尚讨之为遇所败坐兵败付廷尉书王师败绩实讥尚云]王擢者石虎故将也遣使来请拜秦州刺史未几擢为苻健所逼奔于凉州书曰请降实未降耳萧敬文者蜀故将也永和三年反据涪城至是周抚始斩平之冉智者孰谓闵之子也闵既国亡智以邺降送传国玺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百僚称贺未几为其将马硕执之降慕容恪书请降言未降于我也经永和九年春帝正月凉张重华遣王擢与苻雄战擢师败绩三月交州刺史阮敷破林邑五月张重华取秦州八月遣河间王钦修五陵冬十月姚襄叛丁未凉张重华薨子耀灵立是月张祚弑耀灵自立传曰：张重华使王擢伐苻健擢既败单骑而还重华素服为战亡者举哀复授擢兵遂袭取秦州林邑国者汉象林县也即马援铸铜柱之处也其国主范文

永和三年攻陷日南杀太守至是交州刺史阮敷发兵击破之河间王钦者彭城元王植之子也河间王颙无后以钦为嗣使修五陵礼也姚襄者何羗人弋仲之子也随来降襄叛击殷浩败之掠淮南有众七万称大单于走入關为苻坚所杀张重华死年二十七立子耀灵年十岁张祚弑之自立僭号称帝改和平元年凉自此乱矣经永和十年春帝正月帝临朝周成反袭洛阳二月桓温伐关中废殷浩为庶人夏四月桓温苻萇战于蓝田五月郭敞叛六月桓温与苻雄战于白鹿原王师败绩传曰：周成者冉闵降将也自宛陵袭洛阳桓温伐苻健书曰关中言姚襄亦入关不止诸苻而已殷浩字深源善玄言好老易累迁至都督徐兖扬豫青州诸军事桓温素忌浩上浩罪曰案中军殷浩侵官离局

高下在心受专征之重无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风尘姚襄弟入质浩不能抚用阴圖杀害生长乱阶

自浩始也乃废为庶人苻萇者何萇健之子也桓温率众四万趋长安健使萇率众五万拒温转战次于灊上萇败退温众饥乃还不书败之者讥温无功也[按苻健载记云健闻温来伐收麦清野以待之故温粮尽大饥引还]经永和十一年春帝正月甲辰汝南王統薨夏四月壬申陨霜姚襄寇外黄六月秦苻健死秋七月宋混弑张祚立玄靓冬十二月慕容恪寇广固壬戌上党人请降传曰：四月陨霜也春秋传云天反时为灾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正阳用事而陨霜者阴反阳也臣戾君也本志谓庶征常寒之罚刘向云诛罚不由君出在下之象盖此时桓温专政之应姚襄者弋仲之子既叛晋自称大单于攻外黄为邊将高季所败而退六月苻健死子生嗣伪位书秦者别秦自为国也言非晋所统矣宋混者敦煌人也与祚宗人张瓘起兵声言张祚无道遂杀之梟首宣示内外国人怨祚暴咸称万岁众共立耀灵弟玄靓慕容恪者皝之子暉

兄儁之子暉既僭帝位以恪叔父大功总摄朝政将圖洛阳故兵临广固秦中大震苻坚亲将以备潼关恪不利而还是时桓温初收洛邑故书寇言复晋也广固洛东虎牢之地上党人冯鸯自称太守背苻生遣使来降非归命也姑结援耳经永和十二年春帝正月悬而不乐将军段龕败慕容二月太尉桓温讨姚襄夏四月秋七月桓温[阙]冬十月修洛阳陵[无传]经升平元年春帝正月加元服始亲政丁丑陨石于槐里一将军段龕与慕容恪战死之三月帝释奠于中堂夏五月将军谢尚卒苻坚败姚襄斩之六月苻坚杀苻生自立苻坚将张平以并州请降[无传逸按张平本石季龙将也石虎死平归慕容儁至是称藩臣晋]传曰：帝即位时年二岁至是年十六矣加元服告于太庙始亲万机故改元陨石陨星也春秋陨石于宋五叔服曰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按本志曰星坠者当其下有战场慕容恪字玄恭皝第四子也及暉之世恪专总朝政秦州刺史段龕败慕容恪至是为恪所陷见害书死之闵忠也释奠中堂者权为太学也本志谓古礼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汉元帝始祠孔子至魏使太常释奠孔子于辟雍晋帝亲释奠于中堂权也[晋未立太学故权以中堂祭]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永和中累迁至仆射桓温平洛阳表尚为镇会疾不行征拜卫将军卒姚襄者弋仲子也弋仲相石祗于襄国[祗季龙嗣也]常戒诸子曰吾以晋乱而石氏待我厚今石氏已亡中原无主自古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即归晋乃降至是襄入关讨苻生为生所败苻坚命斩之坚襄皆名者戎夷直书其事无所褒贬也苻坚字永固雄之子也其先戎人也祖曰洪事石季龙居邺雄生坚及苻生嗣健伪位残虐无度于是坚杀之自立为大秦天王书曰自立非正也皇后何氏父準散骑侍郎以名家应选礼也赐脯大赦[阙]不书非古也[言脯设老人阙赐则可矣赦宥罪阙]冬十一月雷灾也经升平二年春帝正月慕容儁陷冀州五月有星孛天船秋八月将军谢奕卒十二月郎将荀羨及慕容儁战于山茌王师败绩传曰：慕容儁字宣英皝之子也永和八年僭号燕帝至是儁尽有冀州诸郡有星孛天船本

志谓彗星出天船有谓占曰兵丧王除旧布新天船主大水外夷交侵之象谢奕字无奕安兄也累迁至都督豫司冀并四州诸军事书卒得常也荀羨字令则侍中崧之子也尚公主累迁徐兖监军事救青州段兰为慕容儁所败书王师败绩讥羨致其败也经升平三年春帝正月三月甲辰诏王公户助粮运秋七月将军高昌奔荥阳冬十月郎将谢万郗昙皆为慕容儁所败交州刺史温放之讨林邑降之[无传]传曰：比年出军粮运不继诏王公以下十三户借一人

以助运讥国蹙也高昌者孰谓本石季龙将也石亡称藩于我至是为慕容所逼奔荥阳儁时中国无主亡人奔败书荥阳不书晋讥晋不能庇也谢万将兵次下蔡郗昙次高平皆败绩言慕容方强晋日削也经升平四年春帝正月慕容儁死暉嗣位夏四月秋八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冬十一月桓温封南郡公传曰：燕儁将死[阙]若行[阙]蚀在角几既[阙]浅者[阙]浅蚀深者[阙]门人主恶之明年帝崩之兆桓温自平姚襄后以[阙]功至是封南郡公经升平五年春帝正月北中郎将郗昙卒广州刺史滕含卒[无传]夏五月帝崩于显阳殿立琅琊王为帝七月葬穆帝传曰：郗昙字重熙司空郗鉴之后也累迁至北中郎将都督徐兖刺史镇下邳书官卒无讥也帝年十九

无嗣崩于显阳殿以寿终也[以显阳殿为正寝崩于寝无他故也]琅琊王丕字千龄成帝长子也穆帝崩太后诏以丕即帝位七月葬穆帝讥速也[天子七月而葬]经哀帝隆和元年春帝正月帝即位二月庾希镇下邳袁真镇汝南立母周氏为皇太妃三月甲寅朔日有蚀之丁丑浩亶山崩叛臣吕护寇洛阳戴施奔宛五月丁巳诏庾希邓遐救洛阳七月庾希与慕容暉战擅丘破之冬十月赐贫民米人五斛传曰：哀帝于升平五年五月即位至今隆和书即位者从正始也庾希袁真并假节出二镇防慕容暉也周氏初以选入成帝宫生哀帝帝诏有司崇为皇太妃仪服与太后同春秋之义母以子贵礼也丁丑凉州地震浩亶山崩本志曰张天锡亡之兆也[天锡明年弑玄靓]吕护者冀州刺史先为慕容恪所攻退保荥阳至是叛归慕容暉反寇逼洛阳河南太守戴施奔宛桓温大众在宛也书寇盛晋襄也且言洛阳将不救也

庾希邓遐以舟师救洛阳并书者邊政在一臣[阙]而已慕容暉将刘则及庾希将何谦战则败书曰破之喜贼退也赐贫民米书亢旱也经兴宁元年春二月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薨癸卯帝幸琅琊夏五月桓温录尚书事癸卯慕容暉陷密城秋七月凉州张天锡弑西平公玄靓自立丁酉葬章太妃九月大司马北伐冬十一月盗杀江州赵毗传曰：改元大赦大赦不书讥非古也凡赦国之大权有不得已则赦之今改元无大故而赦故不书太妃周氏先以帝封琅琊及帝立而尊穆帝太后故周氏犹居琅琊及薨帝奔丧于琅琊非古也曷谓非古曰天子之母当居天子之宫周氏虽避嫌太后不当犹处琅琊诸王之第也故经书幸琅琊言巡幸可也天子无外安有奔丧之文故不书奔丧礼也桓温录尚书事臣强自此始乎燕慕容暉攻密城陷之荥阳太守刘逵逃归江陵逵不书微也[微不足书也]张天锡骏少子玄靓之叔也玄靓冲幼性弱天锡专政大臣张钦欲讨

天锡事泄伏诛天锡率众入禁门潜害玄靓乃自立书弑言玄靓亦国君也世受晋封爵天锡专政篡立故书弑以贬其大恶也周太妃谥曰章丁酉书葬礼也大司马北伐不书名而书官者尊天子之官抑权臣之盛也不言伐某而曰北伐者示天子之大不以中原外之讳晋之衰故特抑司马之官以明邦政大四方焉故曰北伐云耳盗杀者姚襄故将张骏焚武昌掠府藏而杀刺史也骏不书名微也赵毗书名者举江州为言也毗不才而为盗所杀者春秋襄十年盗杀郑公子騑传曰：书盗言无大夫也又昭二十年盗杀卫公孟縶齐豹齐豹以戈击公孟杀之齐豹卫司寇不书官不书名称盗贬不义也张骏本寇党也故书盗云经兴宁二年春帝正月二月慕容评袭许昌癸卯帝耕籍田三月庚戌大阅秋七月征桓温入朝苻坚侵河南

传曰：慕容评者暉将也潜来袭许昌太守李福死之侵汝南汝南太守朱斌遁于寿阳又围陈郡太守朱辅固守皆不书者为晋讳尔哀帝无帝王才识逼于桓温之手慕容氏侵中原君子不忍彰晋之衰也故特讳不书意其欲真主挺生以兴复中原乎帝耕籍田礼也哀虽衰弱犹能务农之本是谓礼典焉[农为邦本典礼所先]庚戌大阅礼也先王之制居安虑危况晋室陵夷兵不可废而不讲焉征桓温者何温既复洛阳上疏陈便宜七事诏温叅朝政至赭圻固让乃镇扬州书曰征桓温入朝讯也[温虽擅权于外然显大故讯而不贬]苻秦既僭号惧慕容暉先据洛故侵河南春秋之义无钟鼓曰侵经兴宁三年春帝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二月桓温冲监六郡事丙辰帝崩于西堂琅琊王奕嗣帝位三月壬申葬哀帝丙午慕容恪陷洛阳经废帝太和元年帝正月即位二月己丑凉张天锡封

西平公三月新蔡王邈薨夏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将军朱序平梁州勲冬十二月慕容暉陷鲁郡传曰：废帝讳奕字延龄哀帝母弟也哀帝二月崩丁酉嗣皇帝位今正月始书即位者改元建正然后即位春秋旧制也张天锡以凉州称藩故晋命之以公爵称凉者自为一国也新蔡王邈者武哀王腾之后也腾子确确子滔滔子弼弼子邈邈薨而子晃嗣封为桓温所废司马勲晋宗室济南王遂之曾孙也咸和中自列乃受凉州刺史及周抚卒勲反桓温遣朱序讨勲勲暴虐民心不附自溃序执送于温温斩之书曰梁州勲不书姓削其属籍也十二月慕容暉遣将慕容厉陷鲁郡高平经太和二年春帝正月夏四月罗崇破慕容暉于竟陵将军桓豁获赵盘秋九月郗愔镇徐州传曰：慕容暉遣其将尘寇竟陵太守罗崇击破之桓豁为右将军慕容暉将赵盘戍宛诏豁击获之于鲁阳送京师郗愔字方回鉴子也自会稽内史迁镇徐兗简文所荐用也[简文辅政荐愔受此命]经太和三年春帝正月三月丁巳日有蚀之[无传]夏四月大风折木秋八月尚书王述卒传曰：大风者洪范狂常风若思之不睿是谓不圣其极凶短折也王述王湛孙也少袭父爵累官至尚书令书卒无足称也经太和四年春帝正月夏四月大司马[阙]九月桓温至枋头而归辛丑慕容[阙]于[阙]袁真叛十二月桓温及[阙]于涂中传曰：大司马孰谓曰桓温也曷谓不书桓温周礼司马掌九伐之法天子任以邦政使专征

不庭晋室虽衰司马之官天子所任也不止桓温独当此职[阙]之意欲天子征伐静中原服四夷故不书温重[阙]也桓温至枋头何以书曰温粮运不继焚舟而归先已失策拜政之辱故不书官特书名以示贬也温至

枋头既归后军为慕容垂所追败于襄邑亦不书官皆贬也袁真为豫州刺史镇寿阳叛者怒桓温也温败于襄邑归过于真真怒乃以寿阳降慕容暉会稽王昱即简文也桓温自山阳会于涂中再谋北伐也经太和五年春帝正月二月袁真死其子瑾嗣事四月部将竺瑶破袁瑾秋九月益州贼李金根反梓潼太守周虓讨平之冬十月秦将王猛灭燕以慕容暉归传曰：袁真死其党朱辅立其子瑾号建威将军夏四月桓温遣部将竺瑶破瑾于武邱九月广汉贼李引与益州贼李金根反自称圣王诏周虓[字孟威]讨平之苻坚将王猛攻壶关慕容暉遣慕容评率兵四十万拒王猛于潞州川评大败縛暉归长安书秦燕二国[阙]也夷狄灭夷狄或不名非例也鲁僖公二十六年楚人灭夔以夔子归楚夔皆称国略之也故不书名元经之旨以秦燕犹列国耳且明晋不能[阙]经太和六年春帝正月将军桓伊破秦将王鉴丁亥桓

温平袁瑾三月将军周楚卒夏四月秦苻坚灭仇池以杨纂归十一月桓温屯白石丁未废帝为东海王崩于吴县传曰：桓伊字叔夏侍中景之子朝廷以苻坚强盛选能捍疆场者用伊为淮南太守坚使王鉴张蚝来援袁瑾伊击王鉴败之书曰秦将苻坚犹敌国也丁亥平袁瑾寿阳平也周楚字符孙征西访之孙也随父抚入蜀拜将军捷为太守抚卒朝廷以楚袭爵建成公监凉益二州军事世在蜀得物情司马勲反楚讨平之又李金根贼反楚平之皆有功书官以卒世阙也[周访与陶侃齐名时王敦终访之世不敢谋逆抚随桓温平蜀有功楚孙虓陷于苻坚属元会坚因谓虓曰晋家元会何如此虓厉声曰何敢比天子]仇池杨氏其先氏人也数世袭封仇池公至杨世者初降秦既而称藩于晋世死其子纂嗣位立而絶于秦世弟杨统起兵武都与纂分争苻坚遣将苻雅率师七万取仇池进攻围宁益战于陕中纂降雅雅送长安书归者降归也封纂潞川侯桓温屯兵于白石诣阙讽太后集百官于朝宣太后令曰琅琊王奕以母弟入纂大位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子欲树储藩诬罔祖宗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废为东海王羣臣拜辞莫不歔歔帝居吴县安于屈辱沉湎终日至孝武太元十一年崩于吴县今年书崩者帝无过失伤其废也故以帝礼终之而言崩于吴县明失所也[左传昭公薨于干侯明失所也]

## 元经卷六

经简文帝咸安元年帝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一月桓温分兵屯卫乙卯温废武陵王晞十二月初荐渌酒于太庙传曰：简文帝讳昱字道万元帝第六子也桓温既废帝以太后诏迎帝于会稽邸变服巾帻受玺绶不书即位讥之尔曰简文自太和元年位为丞相录尚书事不能制桓温之跋扈以辅幼主虽践阼体元亦讥其未尽善也故不书即位冬十一月帝既即位桓温虑有变故分兵屯卫桓温不称官贬其专也武陵王晞者元帝

第四子出继武嘉王诘后迁太宰无学术而有机干温素忌之温既立简文乃表晞谋逆收付廷尉请诛之简文手诏报温曰若晋祚犹长公宜行

前诏如其大运去矣则请避贤路温乃止奏徙新安郡荐鄱淶于太庙者自此始故曰初荐经咸安二年帝正月二月秦苻坚执慕容桓夏拜百济为乐浪太守秋七月内史周少孙讨庾希平之乙未立皇太子昌明是日帝崩于东堂传曰：慕容桓暉之族子也暉既灭桓收合余众攻辽东太守韩稠坚遣将军朱疑击桓执之百济国王余句入贡遂拜镇东将军乐浪太守[乐浪玄菟之地]庾希者哀帝降和初镇下邳与袁真分守至太和二年有罪走入于海陵入京口逐晋陵太守卞眈秋七月遣东海内史周少孙讨擒之贼平昌明孝武帝字从旧史文也经孝武帝宁康元年春正月帝即位二月桓温来朝三月癸丑除四桁税[桁音航]夏五月旱七月己亥桓温卒八月壬子崇德太后犹摄政冬十月西平公张天锡来贡十一月秦人陷梁益我师南遁

传曰：武皇帝讳曜字昌明简文帝第四子也咸安二年立为皇太子简文崩帝即位至明年正月改元宁康书即位以谨始也桓温既立简文也望禅位于己不副所望武帝即位诏温入赴山陵书曰来朝外之也初温依诸葛亮故事威势翕赫乘輿入朝求归姑孰窥伺神器至是诏来京师故曰来朝四桁税者丹阳竹格等税也除之嘉惠及民也己亥桓温卒不书官贬之也温自咸康而来威倾中外废东海立简文有志篡夺此乱之大者卒幸免诛也去其官不书薨为晋诛恶也崇德太后者何康帝后褚氏也父哀后自穆帝嗣位蔡谟等奏曰汉和熹顺烈并临朝近以明穆故事以垂先制于是居崇德宫谓之崇德太后及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后复临朝称制君子曰后妃所以治内也亲外事非礼也然权宜避嫌必假母仪之尊所以制弱命之君尔伊尹周公不挟后势终归于道霍光白太后礼当尊亲其实光专之可也汉

魏而下后族临朝罕不兆乱故元经书犹有可止之辞也然则孝武帝冲幼妃后摄政柰何曰时诸桓方强王坦之之輩执政庸懦不能举左袒之师讨废君之贼虽崇德临朝何益晋祚哉张天锡来贡方物言中原旧統无来者惟天锡而已书公贵之也秦苻坚遣将杨安陷梓潼梁益我师周仲孙以骑三千南遁仲孙为宁州刺史监益州贪暴人不堪命秦扬安帅师陷之书曰我师不言仲孙罪在晋也不任贤也致陷全蜀不书仲孙不足称也经宁康二年春帝正月二月兖州刺史刁彝卒三月丙戌彗星见于氏夏五月蜀贼张育僭号蜀王为秦所灭秋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天门蚤[音但]攻郡太守王匪死之癸酉将军桓石虔破秦姚萇于垫江[无传]传曰：刁彝字大伦少遭家难彝斩讎人祭父墓由是知名官至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广陵卒彗星见于氏有星孛于天市皆占曰有兵丧张育以蜀来称藩

蜀贼言自僭非懷晋也天门蚤者蛮属也太守死之以死守天门义之也经宁康三年春帝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献公王坦之薨桓冲镇丹徒谢安领扬州秋八月立皇后王氏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无传]十二月神兽门灾[无传]诏赐民米[无传]癸巳帝释

奠于东堂传曰：大赦者以去年冬钱步射作乱朱序平之故赦其余党也王坦之字文度父述兴宁太和中称为名臣坦之袭父爵累迁至大中正简文临终诏坦之与谢安辅幼主迁中书令终于都督徐兖青诸军事临终与谢安桓冲书不及私惟忧国家之事朝野惜之称谥书薨褒贤也丹徒控南吴扬州扼淮北故安冲分主之重外御也立皇后王氏者王蕴女也讳法惠初帝将纳后访诸公卿仆射谢安曰昔毛嘉耻于魏朝杨骏几倾晋室帝若纳后如有父如王蕴则可[按王蕴者蒙之子也为吏部性平和不抑寒素为吴兴太守有德望及后立蕴辞恩泽求外郡素嗜酒少醒自然和简为百姓所悦终于会稽内史仪同三司子恭别有传]

访蕴女容德乃应选释奠之礼自魏齐王正始五年使太常释奠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享至晋成帝穆帝并以堂为太学故曰释奠于东堂礼也经太元元年春帝正月加元服见太庙改元始临朝[案孝武冠仪依武帝故事金石宿设百僚陪位殿上铺大床御府奉冕帻簪太尉加帻太保加冕侍中加袞服毕羣臣上寿三呼万岁古礼冠皆在庙晋自武帝以来加元服以车驾出拜于太庙以告成拟在庙之仪]夏五月癸丑地震秋九月秦陷梁州张天锡亡冬十二月秦攻代执其主涉翼犍传曰：自汉以来加元服皆以正月见于太庙明冠礼也书始临朝者言太后归政也癸丑地震阴盛极也秦陷凉州之应乎张天锡晋旧属也秦之陷凉于是中原扫地矣天锡张骏少子也荒于声色不恤政事人情恐惧秦苻坚遣将苟苌攻凉天锡降于秦因遂亡矣自张轨为凉州至天锡凡九世共七十六年而亡书亡以晋藩郡为辞也涉翼犍匈奴猗卢之后也

苻坚遣将苻洛率幽州兵十万讨代战于弱水道阴山其子翼犍缚父降秦坚尝入太学召翼犍问曰漠北人好学否翼犍对曰若不好学陛下教臣何为坚善待之终身经太元二年春正月二月朱序镇襄阳夏四月秋七月老人星见八月桓冲来朝丙辰都督六州桓豁卒壬寅尚书简公王彪之薨传曰：朱序世为名将使镇襄阳备秦也老人星见于衰世不足为祥也桓冲者温弟也代温为都督江扬诸军事镇姑孰修臣节也都督桓豁卒豁字朗子父彝豁累有战功迁征西开府坚陷仇池豁以梁州扬亮及益州周仲孙败溃豁威略不振辞开府寻卒谥曰敬不书谥无功也王彪之字叔武累迁尚书仆射时豫州谢奕卒简文问彪之欲以桓云代之彪之曰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若其弟处西藩权在一门人事不可豫量简文曰君言是也简文崩羣臣未敢立

嗣或云大司马处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立何容得异乃定谢安欲以太后临朝彪之曰先代主襁褓子母一体故可临朝太后亦不能决终问仆与君等今上年十岁反令从嫂临朝岂翼戴之谓乎谢安每言事不能决者谕王公无不得判以疾卒谥曰简书薨贵之也经太元三年帝正月二月作新宫三月暴风发屋夏五月陈留王曹恢薨[无传]秋七月冬十月传曰：作新宫讥也谢安欲营宫室王彪之曰中兴初帝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成帝居兰台是以更营修筑始合丰约之中可修补而已强寇未殄宜休兵养士何劳扰百姓以修屋宇为能耶终彪之世至是始作新宫故讥其困民力



也暴风发屋不思之咎厥罚常风管辂曰思心不睿常风之罚经太元四年春帝正月二月秦苻丕陷襄阳执朱序夏四月秦陷魏兴吉挹死之五月秦陷盱眙秋九月盗杀建安守傅湛冬十一月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蚀之传曰：朱序字次伦守襄阳苻丕攻陷于坚南伐遣序说谢石反谓石曰坚众百万悉到莫可与当乃及其未会可击之坚大败序得归吉挹字祖中桓豁表为魏兴太守秦将韦锺围魏兴挹力不能抗城陷为贼所执挹闭口不言不食而死追赠益州刺史秦陷盱眙执毛璪璪者毛寔之孙也不书璪微其不才盗杀傅湛春秋齐豹书盗传例谓不义则书盗经太元五年春帝正月乙巳谒高平陵夏四月大旱五月大水秋九月皇后王氏崩[无传]冬十月李逊据交州反传曰：汉故事陵上立祭殿至魏制以谓古不墓祭自有庙设于是园邑寝殿遂废至晋武帝每谒崇阳陵一谒高原陵逮江左元帝崩后诸公有谒陵辞告之事非洛邑之旧也褚岑后临朝拜陵以帝幼故也高平陵简文陵也帝自即位自此始行谒陵之礼大旱大水按春秋书灾异大旱则书雩大雨则书大水李

逊九真太守也据交州反交州统七郡所以互相制也经太元六年春帝正月沙门居殿内夏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秋七月甲午交趾杜瑗平李逊冬十有二月秦将寇竟陵冠军石虔击擒之传曰：帝溺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南朝佛弊自兹始也且言政不由帝矣庚子日蚀阳德衰而夷盛之象杜瑗交趾太守也斩李逊以平交州来告秦苻坚遣将阎震攻竟陵初诏曰石虔文武器干御戎有方古今绝伦金革弗避进为冠军将军阎震以襄阳之众来攻石虔拒之贼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设计夜渡水贼始觉力战大破之进克管城擒阎震书冠军嘉之也经太元七年春帝正月林邑来贡夏四月秋八月癸卯大赦[无传]九月东夷五国来贡秦将掠沔北民去冬十月丙子雷

传曰：林邑其先汉象林县马援铸铜柱之地去南海三十里汉末有区功曹者自立称王厥后外甥范熊氏代立其俗开北户以向日人性凶悍果于战鬪便山水不闲平地四时无雪霜人裸跣黑色其王服天冠被纓络听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武帝太康中曾来贡至是遣使献方物经书来贡尊中国之旧也东夷五国者扶余三韩肃慎倭人裨离也在玄菟东北并武帝太康曾献方物东晋置东夷校尉以统之秦坚遣其将都贵焚烧沔北田穀掠襄阳百姓而去书曰掠沔北民去不言焚田穀所重民而已民亡穀将安保乎冬雷愆阳也经太元八年春帝正月二月黄雾四塞夏五月将军杨亮伐蜀擒秦将魏光秋七月将军郭铨及秦将张崇战于武当败之八月秦苻坚来寇渡淮冬十月秦将苻融陷寿春乙亥将军谢石谢玄谢琰桓伊及苻坚战于淝水坚为慕容垂所败十一月立曹恢子灵诞为陈留王

句町王翟辽及慕容垂合兵攻洛阳仇池公杨世奔还陇右传曰：黄雾四塞中原复乱之象也杨亮拔蜀五城苻坚将魏光为亮所擒王师复振也苻坚大举伐江南是时桓冲率十万人分诸将攻襄阳桓石虔攻沔北杨亮伐蜀进攻涪城郭铨攻武当坚将张崇救武当姚萇救涪城亮与崇战败之自是坚大怒亟自帅师南伐众谏止不听慕容垂潜贰

于坚言于坚曰司马昌明以余烬之资敢拒王命况大秦膺符陛下神武不宜以贼虏遗子孙坚大喜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长安戍卒六十万骑居其后坚至项城而诸州军始至咸阳幽冀兵始至彭城蜀汉兵顺流而下东西万里水陆齐进八月坚舍大军于项城以轻骑渡淮至寿春见王师部阵齐整又望八公山草木皆人形曰何谓少乎恍然有惧色及遣降人朱序往说谢石欲胁而降之序矫私谓石曰秦百万至则莫可敌也乘其未集在速战挫其前锋可以得志从序言列阵逼淝水遣使谓秦苻融曰君悬军深入逼水为持久之计岂欲战乎若少退使将士周旋秦军麾退奔不可止融马倒被杀因兹溃败王师乘胜追击之坚中流矢单骑遁还淮北坚叹曰朕若听朝臣之言岂有今日之事于是张天锡朱序徐元喜等皆归晋焉慕容垂伪请抚燕岱反攻邺慕容泓奔关东收鲜卑众数千坚自此弱而晋粗安焉经书苻坚来寇言无远略但速寇而已初坚为慕容垂所劝令亟进诸军皆败独垂全军而反果中垂计故书曰坚为慕容垂所败且言晋之福幸也曹灵诞者魏陈留奂之裔也明帝永宁三年诏兴灭继绝于是曹奂之后勅者魏武之孙也封陈留王至是卒以灵诞为后礼也句町王翟辽者丁零杂类也叛坚反与慕容垂兵共攻秦洛阳杨世者氐人也世为仇池称藩于晋世死其子纂立为苻坚所擒送长安至是复奔归陇右欲复兴仇池也经太元九年春帝正月封竇为临川王遵为新宁王将军刘牢之克譙城将军桓冲降新城魏兴上庸三郡二月辛巳宣城公桓冲薨夏四月己卯增大学生百人姚萇僭称秦王六月癸丑崇德皇太后崩秋七月高密王纯之修洛阳陵己酉苻坚及慕容冲战于郑西坚败绩八月司空郗愔薨九月都督谢玄克鄆城冬十月河间王昱之薨[无传]庚午苻朗来降十二月秦将吕光窃据河右传曰：简文帝淑仪顾氏生临川王郁郁卒以武陵王孙竇为临川王嗣焉遵字茂逵元帝孙武陵王晞幼子也袭封新宁王刘牢之为将军以苻坚余寇屯结在譙牢之击平譙城复淮北地也桓冲遣上庸太守郭竇伐秦魏兴上庸段方并降之新城曲常遁走三郡皆平不书郭竇者桓冲之功也初姚萇降苻坚为坚将委以山南之事及坚败归长安萇奔渭北自称大单于秦王背苻坚不书以僭王罪大故书之崇德太后褚氏崩谥康献礼也高密王纯之者献王泰之后也苻坚既归秦洛阳复属晋使纯之修谒祖陵礼也丁酉慕容冲去长安二百余里坚使苻方戍骊山苻晖苻琳将兵五万冲以妇人乘牛揭竿摇尘率众攻晖于郑西晖出战败走书曰苻坚败绩自是冲逼长安郗愔字方回司空鉴之子也袭封南昌公官至江东五郡都督征拜司空愔固辞不就薨谥曰文穆不书谥者略之也谢玄及桓石虔高茂赵迁诸军北伐玄遣刘牢之攻兖州克鄆城秦刺史张崇奔于慕容垂于是牢之据鄆城书谢玄都督指踪之功也苻朗字符达坚从兄子也为青州刺史遣使诣谢玄来降授散骑侍郎[着苻子老庄之流也]吕光字世明氐人也事苻坚讨西域平龟兹高昌还至凉州因居姑臧闻苻坚死哀号三军缟素大临于是自称大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

经太元十年春帝正月二月蜀将任权平益州三月荊阳郑燮来降夏四月苻宏来奔秋

八月太保文靖公谢安薨姚萇杀苻坚九月苻丕僭位于晋阳冬十月乞伏国仁称大单于秦河二州牧传曰：任权为蜀郡太守斩秦刺史李平故书平益州郑燮来降称人无官也苻宏者坚太子也坚为慕容冲所逼出奔五将山宏来降晋晋处之于江州苻宏不书官亡国穷寇也谢安字安石年四十始为桓温司马迁吴兴太守入迁侍中简文崩桓温入赴山陵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坦之汗流倒执手版安从容谓温曰明公何须壁后置人耶温笑语移时桓温死安总关中事孝武朝为中书坚之次淮淝安遣其弟石兄子玄等破坚以总统功拜太保上疏求北征都督十五州假黄钺性好音乐及登台辅替丧不废乐出镇广陵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薨年六十六谥曰文靖苻坚奔五将山姚萇围执之求国玺于坚坚

曰小羗敢逼天子五运次序无汝羗名骂以求死萇缢坚于新平佛寺书姚萇杀苻坚羗氏相杀两同常人耳苻丕者坚长子也镇襄邺闻坚死据晋阳以张蚝为侍中王永为尚书令苻冲为仆射改元曰太安僭尊号乞伏国仁鲜卑人也居勇士川寿春之役为苻坚前锋及坚败也国仁集诸部十余万自称单于秦河二州牧以乙旃音涅为左相以屋引出支为右相置天水洛阳等十二郡筑勇士城居之号西秦经太元十一年春帝正月慕容垂僭位于中山许木末杀慕容冲[无传]夏四月封百济余晖为王代玉拓跋珪始称魏秋八月封孔靖之为奉圣侯将军朱序击翟辽走之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于河东[无传]十一月苻登僭位于陇东传曰：慕容垂字道明皝子也及僞僭号封垂为吴王镇信都败桓温于枋头名始振慕容评忌之垂奔苻坚坚大喜郊迎意欲圖慕容暉及坚擒暉以垂南伐

垂军独全其子寶言于垂曰今天厌乱德凶众土崩可因而取之垂曰且纵令北还更待其隙后据邺都即位于中山百济国高句骊属也世持节为镇东将军其子余晖嗣立为王禀晋命代王自太康中郝散猛猗卢而后世居代北至是拓跋珪始居中华故称魏戎始变华也孔靖之鲁圣之后也汉故以孔霸封褒成君至魏文帝诏孔羨为崇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至是以靖之袭封礼也丁零翟辽反朱序遣将军秦膺击之辽走凡敌败曰败之降曰降之敌遁曰走之以死从事曰死之此旧史文也苻登字文高坚之族孙也苻丕为晋将冯该所斩而登自狄道起兵众立为主陇东秦州地登于军立坚神主载以輜輶羽葆青盖建黄旗引军乃告神主曰维曾孙皇帝臣登今以大皇帝之灵恭践寶位昔五将之难贼羗肆害于圣躬登之罪也今合义师造虏庭奋不顾命为期因歔歔流涕将士感恻皆刻牟铠为死休字示以战死登以长稍勾刃为方圓大阵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人自为战所向无敌攻鸯泉堡姚萇救之密遣诈为内应以招登许开门纳之登以为然有雷恶地驰谏登曰姚萇多计必为奸变宜思之登乃止萇闻恶地诣登谓诸将曰此羗多奸智今诣登矣吾事必不成登闻萇悬门待之惊曰几为竖子所误经太元十二年帝正月翟辽遣其子钊寇陈颍夏四月盗执高平太守徐含遠六月束帛聘戴逵龚玄之秋八月立皇子德宗为太子冬十一月王遐之讨翟辽败之传曰：翟辽者丁零翟斌

之后也父真与苻丕内外相应为鲜于乞所杀辽奔黎阳遣子钊南寇至陈颖朱序击走之高平翟畅者执其太守徐含逵以郡降翟辽书盗微之也戴逵字安道谯人也博学好谈论能鼓琴攻书画少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自镌之武陵王晞召逵鼓琴逵不从曰不为王门伶人也后居会稽剡县尝着论曰儒家尚誉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以容貌相欺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则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苟乖其本圣贤所无奈何其高论大率如此龚玄之字道玄武陵人也好学安于陋巷帝下诏曰哲王御世必搜扬幽隐故空谷流絃维之咏丘园旅束帛之观谯武戴龚并高其操学弘儒业并以散骑常侍备礼发遣皆不就君子谓江左固多高雅之士虽世勤干戈国步艰蹙而道风常在王遐之松滋太守也讨翟辽于洛口败之经太元十三年春帝正月夏四月谯敬王恬镇青兖六月乞伏干归僭号河南王秋九月翟辽寇洛阳冬十二月尚书令谢石卒传曰：谯敬王恬刚王逊孙也忠正有干局宗臣之勲望也都督假节重新任也乞伏干归者国仁之弟也太元十年窃据秦河是年卒众立其弟干归迁居金城僭号翟辽寇洛阳河南太守郭给拒破之谢石字石奴安之弟也无他才特以破苻坚功遂居清显聚饮无厌取讥当世不书薨贬其非公辅之任也经太元十四年春帝正月将军刘牢之平妖贼刘黎二月吕光僭号三河王翟辽寇荥阳夏六月都督桓石虔卒秋七月宣阳门灾冬十一月乙巳雨木冰传曰：彭城贼刘黎僭称皇帝于皇丘刘牢之讨平之吕光字世明氐人也太元九年据河右至是僭号改元太安翟辽攻荥阳执我太守张卓桓石虔小字镇恶从桓冲入关冲为苻健所围石虔跃马拔冲于万众之中而还三军叹服威震敌人时有患疟者言桓石虔来以怖之病愈人畏如此与苻坚将阎震战俘万人获马千匹装铠三百进据樊城移镇马头至历阳而卒宣阳门四柱灾宣阳朝门天火曰灾也雨木冰刘歆说阳不下通阴不上达故雨而木为之冰

雾气寒木不曲直也刘向以为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之象也此时有害则阴气胁阳大木先寒故雨木冰经太元十五年帝正月谯敬王恬薨刘牢之及翟钊战于太山走之将军朱序破慕容永于太行三月乙酉朔地震秋八月将军朱序破翟钊于懷县传曰：谯敬王恬字符愉尝为中丞简文初立未解严而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劾奏温大不敬温闻奏叹曰此儿敢弹我真可畏也在朝皆惮之授镇北将军薨谥曰敬刘牢之以骁猛应选初为谢玄叅军镇北府兵敌人畏之慕容垂叛将翟钊救苻坚将张遇于太山击走之慕容永向洛阳朱序自河阴北济与永将王次相遇战于沁水次败走斩其将勿支首追永破之于太行乙酉地震羣小弄权天下侧目也朱序既追慕容永至上党白水相持三旬乃还攻翟钊于石门遣别将击翟辽于懷县走之

经太元十六年春帝正月慕容永寇洛阳夏四月秋七月改筑新庙成冬十一月姚萇击苻登于安定传曰：杨佺期为河南太守城洛阳慕容永来寇佺期击走之改作太庙正室十四间东西储各一间合十六间栋高八丈四尺备法驾迎神主于行庙设脯醢之奠

姚萇退还安定苻登围之四面大哭哀声动人萇恶之乃命三军亦哭应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频战輒胜以谓坚神有灵亦于军中立坚神主请之曰新平之祸非萇之罪也臣兄襄假路求西暂见乡里陛下使人要路拒击之不遂而没使臣行杀非臣之罪也今苻登末族尚欲复讎臣为兄报怨情理何负陛下虽过世为神岂假手于苻登而圖臣耶陛下勿计臣过登升楼遥谓萇曰安有弑君而反立神象萇不应乃斩神象首以送登连战而萇屡败经太元十七年春帝正月大赦除逋租宿债夏四月齐内史蒋喆反秋八月新作东宫冬十月丁酉太白昼见辛亥都督王忱卒庚寅封琅邪王道子为会稽王封皇子德文为琅邪王大旱传曰：大赦除逋租救弊之权也齐蒋喆杀乐安太守辟闾浚据青州反平原太守辟闾浑讨平之太白昼见按星经云与日争明强国必弱小国必强女主昌王忱字符达父祜之尚浚阳公主忱是其幼子也恃才放酒效王澄之为人镇州威风肃然深得物情末年嗜酒连月不醒卒于官谥曰穆会稽王道子琅邪孝王之后也累迁至丞相皇子德文封琅邪重祖藩也道子徙封会稽杜僭乱也大旱不书月日者自秋至冬不雨其旱可知矣经太元十八年春帝正月癸卯地震夏六月始兴三郡大水秋七月旱冬十月姚萇死子兴立传曰：癸卯地震乙未又地震是会稽王道子与帝荒怠政事信用小人之应也始兴南康庐陵三郡水深五丈漂害民甚也秋七月旱者境内诸郡不雨伤

稼也姚萇死于长安召太尉姚旻仆射尹纬尚书狄伯支受遗辅政谓其子兴曰有毁此人者慎勿听之汝当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民以恩乃死兴嗣位秘不发丧乃以叔父绪镇安定硕德镇阴密弟崇守长安以尹纬为长史狄伯支为司马兴自称大将军率众伐苻登苻登大败兴乃发丧行服僭即位于槐里经太元十九年春帝正月夏六月壬子追尊郑妃为皇太后秋七月荆徐大水八月尊太妃李氏为皇太后慕容垂寇廩丘姚兴杀苻登传曰：郑太后讳阿春父恺为安丰太守后少孤元帝为琅邪王时纳为夫人生简文帝浚阳公主至是下诏曰会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载诞圣明光延于晋先帝追尊圣后朝议不行朕今依阳秋及二汉故事上太妃尊号简文宣太后于是立庙于太庙西礼也荆州大水伤秋稼遣使赈恤之太妃李氏者简

文为会稽王时使卜人筮之织坊中得李氏形长黑色宫人目为昆崙帝召侍寝生孝武帝及会稽王德文至是会稽王道子启曰母以子贵皇太妃启嘉祚于圣明嗣徽音于上列宜详案旧典崇正名号八月辛巳帝临轩遣太保刘耽尊为太皇后祔神主于宣太后宜也慕容垂曰吾不以逆贼累子孙乃发步骑七万攻永弟友于晋阳垂别将慕容农入自壶关永杜大行轶关垂进师天井关至壶壁永精骑五万阻河西以自固垂阵于壶壁南遣别将分为二翼又设伏于深涧大战垂引军伪退永追奔数里伏兵断后二翼夹击之永大败奔长子围之永奔北门擒获斩之既平晋阳乘胜遣其子恶奴寇廩丘东平太守韦简及垂将尹国战死之姚萇死苻登闻之喜曰姚兴小儿吾将折杖以笞之于是尽众而东为兴所败登奔平凉兴追而杀之经太元二十年春帝正月尚书令陆纳卒三月

庚辰朔

日有蚀之夏四月秋七月冬十一月魏王拓跋珪伐慕容寶于黍谷败之传曰：陆纳字祖言玩之子也少有清操尝为吴兴太守至姑孰辞桓温因问温饮酒曰饮三升便醉卿饮如何纳曰可二升于是邀温一醉王坦之刁彝在坐惟酒一斗鹿肉一样坐客愕然纳曰明公之饮三升纳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备杯酌余沥耳纳至郡不受俸禄久之征拜左民尚书临发惟有被幘而已余并还官迁吏部尚书谢安诣纳设茶果而已俄转尚书令贞固不渝寻卒庚辰日蚀帝昏淫之应也慕容寶者垂子也既平晋阳乘胜讨魏魏徙河西以避之寶次参合[参合陂也]是夜魏师潜至寶军奔溃寶与慕容农复举兵走天门踰青山袭魏平城陷之寶至云中魏来攻寶大败之经太元二十一年春帝正月夏四月慕容垂死子寶嗣位六月吕光僭王秋九月庚申帝醉自崩

传曰：慕容寶伐魏至云中闻父垂死遗令谓寶曰强寇伺隙秘勿发丧至京然后行服寶乃即位吕光既平西域至高昌乃称天王改元飞龙帝崩年三十五溺于酒色多为长夜之饮长星见帝于华林园以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岂有万岁天子耶连年水旱灾变帝无醒日旁无正人竟不能自改所幸张贵人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怒是夕帝醉暴崩时会稽王道子亦昏惑竟不推其罪书曰帝醉自崩言非天年乃自殒尔

元经卷七

经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即位加元服魏道武帝皇始元年二月吕光将秃髮乌孤自称大单于甲寅尊李氏为皇太后戊午立王氏为皇后三月光将段业自称凉州牧夏四月王恭庾楷杀王国寶王绪秋八月慕容麟杀慕容祥[无传]冬十月传曰：安帝讳德宗孝武长子也即位之岁当魏道武帝之皇始元年也然则一岁而书二帝何也文中子曰元经抗帝而尊中国其天命之所归乎皇始之帝也征天命以授魏也晋宋之主近于正体于是未忘中国[晋本中国之旧也未尝有树晋之功圖中国之志]或问皇始授魏而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假立以岁时不欲遽弃]齐梁陈之君则斥之四夷以明中国有代矣[元经至魏大和乃尊中国纪年也]

秃髮乌孤鲜卑人其先与后魏同出西晋时树机能侵有凉州之地武帝遣马隆破之其后思复鞬受吕光假节河西都统乌孤嗣位至是称大单于西平王李太后讳陵容尊为崇训太后王皇后讳神爱父献之母新安主太元二十一年纳为太子妃至是立为皇后礼也段业为建康太守有沮渠男成者说业曰吕氏政衰权臣擅命府君以盖世之才岂可附垂亡之主男成今唱大义欲屈府君抚临鄙州乃推业为凉州牧甲戌王恭兖州刺史庾楷豫州刺史共举兵以讨仆射王国寶王绪为名朝廷乃杀国寶及绪以解兵书曰王恭庾楷杀王国寶王绪言政在诸侯矣初国寶为会稽王道子妃由是与道子游处又因尼妙音与太子母陈淑媛游帝悦其諂媚与从弟王绪皆见知于道子倚以心腹为时所嫉俄掌朝政于是王恭檄庾楷举兵讨之道子力不能拒诸侯乃収国寶赐死并斩绪

以谢恭楷政由诸侯而天子弱矣且明道子执政之罪也经隆安二年春帝正月三日龙舟灾夏五月兰汗杀慕容寶秋七月慕容盛诛兰汗王恭庾楷殷仲堪桓玄杨佺期举兵反八月桓玄败王师于白石九月诏会稽王道子率将军谢琰王珣讨桓玄冬十二月魏道武帝改元天兴都平城襄阳流人叛牡炯反京口传曰：龙舟灾沴大也桓玄篡之象也天戒若曰王者流迁龙舟失水故灾之耳慕容寶既败于魏师南奔兰汗兰汗者垂之舅盛之妻父也必谓无貳至龙城为汗所杀慕容盛闻寶死即驰赴哀汗妻乙氏亦哀盛遣其子兰穆迎盛舍之亲敬如旧盛夜因如厕袒而踰垣入于东宫与旧昵人李旱等斩汗及其二子王恭者蘊子也欲谋诛国寶与殷仲堪桓玄相结乃抗表京师曰后将军王国寶猥以姻戚骤登显列先帝登遐夜乃犯合欲矫遗诏頼皇太后聪明逆谋不果与其从弟绪同党凶狡昔赵鞅兴甲除君侧之恶

臣虽弩劣敢忘斯义表至戒严道子割庾楷四郡隶江州楷怒使人谓恭曰贬削方镇宜早圖之恭乃告殷仲堪桓玄众推恭为盟主故书曰反以恭为首桓玄者温孽子也闻王恭有忧国之言而桓玄潜意于功业乃说荆州刺史殷仲堪曰国寶并绪互相表里若用殷觐为荆州则君何处以处仲堪曰计将安出玄曰说王恭兴晋阳之师我当率荆楚之众此桓文之举也俄移都督交广玄不行乃与庾楷讨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率南蛮校尉杨佺期攻江州王师击之为玄所败诏道子加黄钺遣其子元显等讨之玄等走浔阳魏道武帝改元天兴者平慕容寶始有燕赵之地于邺置行台建号为魏也[古魏地也]襄阳流人常礼叛降姚兴也牡炯新安太守反于京口诏会稽王世子元显讨平之经隆安三年春正月二月林邑陷日南九真遂寇交趾交趾太守杜瑗讨破之段业自称凉王仇池公称藩三月尊陈夫人为皇后夏六月慕容德陷青州杀辟闾浑秋八月秃髮乌孤死弟利鹿孤立冬十月秦姚兴陷洛阳十一月妖贼孙恩陷会稽十二月桓玄袭江陵杀殷仲堪杨佺期梁吕纂杀吕绍自立传曰：林邑国汉象林县马援铸铜柱之地也其先范逸奴文文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干鲁扶单等七国并有其众四五万人永和中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览杀数千人余奔九真以览尸祭天铲平其城遣使告交州求日南之北横山为界林邑少田故贪日南之地四年文又袭九真害人十八九文死其子佛立宁康中佛常入贡至是复来寇日南九真于是交州虚弱而林邑亦弊矣[按徼外诸国尝以寶物自海路入贡以资贸货而交州刺史及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由是愤怒反为其攻破]杜瑗讨破之书告功也段业前年自称牧至是僭王仇池公称藩以言杨氏稟晋命也陈夫人讳归女松滋浔阳人也初入宫为淑媛生安恭二帝至是尊为皇太后礼也慕

容德称南燕趋广固寇青州杀我龙骧将军辟闾浑自此北鄙无主而人懷于魏矣[按慕容德先檄青州诸郡曰逆贼辟闾浑父蔚昔同段龕阻乱淄川我太宰东征剿絶凶命浑于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盗据束秦遣附吴越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斩浑者赏同佐命浑出奔追获之斩于莒城]秃髮乌孤将终谓羣下曰方难未静宜立长君故众立其弟利

鹿孤徙居西平遣使梁明聘凉段业问曰有子何以不立明对曰有子羌奴然先王所命也业曰昔成王幼周召作宰汉昭八岁而金霍夹辅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国让春秋羨之孙伯符委事仲谋终开有吴之业兄终弟及殷汤之制也何必胤己为是绍兄为非业曰美哉若使乎姚兴攻洛阳执我太守辛恭靖自是二京之旧皆陷后秦矣孙恩者孙秀之族子也父泰事钱塘杜子恭学妖术诳百姓愚者敬之后有罪伏诛恩逃于海聚党百余人因元显暴政百姓骚动恩袭会稽杀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凡八郡贼皆应恩起兵害太守民死者十七八焉仲堪者骠骑殷师之子也能清言善属文与韩康伯齐名累迁至荆益都督随桓玄所诱而反闻恭楷已死乃奔还玄大失援以仲堪与杨佺期交质追至江州及之其后仲堪佺期共击玄为玄所败佺期走襄阳仲堪走鄞城皆为玄所杀书曰桓玄袭江陵言桓氏强非仲堪能击之也凉吕纂字永绪先苻坚时入太学以此交结公侯坚败纂奔至姑臧及光死于绍秘不发丧纂入哭之甚哀绍惧让位于纂纂不许既而吕超言于绍宜早图之绍不从曰兄弟至亲也岂有此乎每念袁尚兄弟未尝不痛心也临机不断大事去矣吕弘不乐绍立乃告纂废昌邑之义请兄为中宗纂于是率壮士夜踰禁城守卫以剑斩纂中额壮士执守卫者纂曰勿杀义士也纂外结绍登阁自杀吕超出奔广武纂僭即天王位谥绍为隐王书曰吕纂弑绍不言兄弟言兄不兄弟不弟故两书若凡人相杀之文也经隆安四年春帝正月二月星孛于奎娄夏四月孙恩寇浹口五月东亭侯王珣卒己卯孙恩寇临海谢琰自死六月庚辰司马

刘裕讨孙恩于南山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无传]丁卯秦姚兴纳乞伏干归降丁卯仆射王雅卒元显杀车胤冬十一月元显封其子彦璋为东海王十二月河右李暠称凉公传曰己卯星孛于奎长三丈上至紫微入北斗奎至三台三月遂经于太微帝坐端门占曰彗扫天子廷阁道易主象也孙恩寇浹口据会稽自号经东将军闻刘牢之来讨曰我不失作勾践也王珣字符琳导孙也初为桓温掾与谢玄齐名温称珣曰谢掾四十必拥旄仗钺王掾当作黑头三公累迁左仆射封东亭侯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并以文辞见名于帝珣尝梦人遗以大笔如椽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草以疾解职岁余卒书侯重王导世封也谢琰字瑗度安之次子也破苻坚有功封望蔡公又平王恭迁卫将军孙恩作乱诏琰与刘牢之俱进讨既而不为武备恩自海岛潜窥伺忽寇浹口入余姚逼山阴琰遣参军刘宣之拒恩咸以谓宜持重分兵设伏以待之琰不聽贼掩至塘路窄琰军鱼贯而进在舰中旁射之至千秋亭琰败绩为帐下都督张猛斫琰马坠地被害谥曰忠肃书曰自死讥不能兵又不恤其帐下宜乎自败死焉孙恩浮海向京口刘裕缘海拒之及战大败之恩狼狈赴船走姚兴患勃勃干归乱于西北僭檀蒙逊擅兵河右咨谋将帅镇抚二方于是乞伏干归先遣使送所掠守宰谢罪请降许之复其子炽盘官爵经不书伐言兴实患勃勃而权纳干归也元显者会稽王道子子也骄侈聚敛専总百揆故封其子彦璋为东海王书曰元显封其子言政不由帝也凉武昭王李暠字玄盛初事段业



业听谗于索嗣而疑嵩于是晋昌太守唐瑶檄六郡推嵩为凉公建年曰庚子屯玉门阳關广田积粟为东伐之资矣王雅字茂达魏卫将军肃之曾孙也性接下敬慎任过其才时人以佞幸目之道子为太子太傅而雅为少傅时王珣有时望其男婚而宾客车马甚盛俄闻雅拜少傅辄回诣雅雅应接倾心礼之孝武将擢王恭殷仲堪等雅曰殷仲堪虽谨于细行干略不长四海无事必能守职若道不常隆必为乱阶矣帝不聽有识称其知人末年慎默而已无复辩正迁仆射卒君子谓茂达潜知

季世非己能救故隐以保全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茂达之谓矣车胤字武子辟为桓温从事与吴隐之齐名皆以寒素闻于世善于赏会当时皆云坐无车公不乐谢安游集輒开筵待之孝武帝尝讲孝经陆纳侍讲卞耽谢石袁宏执经胤与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太元中增置太学生胤领博士进爵临湘侯以疾去职后为吴兴太守不赴迁吏部尚书元显有过胤密言于道子将奏之事泄元显逼令自裁胤乃卒书曰元显杀车胤讥无君也经隆安五年正月二月吕超杀吕纂立其兄吕隆夏五月沮渠蒙逊杀段业六月孙恩至丹徒秋七月段兴杀慕容盛九月吕隆降姚兴传曰吕纂荒耽酒色又尝责怒吕超超顿首称不敢纂乃引超燕内殿吕隆屡劝纂酒昏醉超以剑刺纂洞胷斩纂首以狗曰纂杀害太子昵近小人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亲惧社稷颠隕今已除之矣乃立隆沮渠蒙逊临松胡人也博涉书史颇晓天文滑稽善

权变吕光杀其二父蒙逊于是起兵据金山依段业封之为临池侯蒙逊尝谓兄男成曰业信谗爱佞无鉴断之明今除业以奉公何如男成不许蒙逊告男成叛业收男成杀之蒙逊泣告众人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见害诸君能为报仇乎众皆泣从之羌胡起兵响应遂杀业业京兆人儒素长者无权略故为奸佞所误而死孙恩至丹徒乙亥内外戒严命高素张崇之守石头刘袭栅断淮口司马恢之戍南岸桓谦司马允之毛邃备白石王嘏孔安国屯中堂譙王尚之卫京城震恐设备也慕容盛寶之子也在位馭下骄暴多所猜忌其臣段兴因众心摇动夜鼓噪大呼盛闻变率左右出战俄一贼从闇中击伤盛召叔父熙属以后事而死熙立乃诛段玠等夷三族吕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超既杀纂让位于隆隆有难色超曰今犹乘龙上天岂可中下隆在位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魏安人焦朗者说姚硕德曰吕氏因秦之乱制命此州诸子竞寻干戈民死者大半明公救生灵之沉溺布徽政于王门硕德从之率众至姑臧吕超出战败还超谓隆曰应龙以屈伸为灵大人以知机为美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乃降硕德硕德表隆为凉州刺史经元兴元年春正月庚午大赦改元诏将军元显刘牢之司马尚之讨桓玄三月刘牢之叛降桓玄辛未桓玄败王师于新亭杀元显及其六子壬辰迁道子于安成酖杀之南凉秃髮利鹿孤死弟儁檀嗣立孙恩死卢循为主秋七月乙亥奴杀新蔡王崇[无传]冬十月冀州刘轨叛归慕容德传曰：大赦改元政出元显也道子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故妄行政令赦出无名焉桓玄兵至京师匱乏惟给桴橡而食刘牢之以元显信任张法顺故叛归桓玄玄至新亭元显弃船屯国子学堂列阵于宣阳门玄出大桁牢之

率众逐元显执之送于

新亭缚于舫前而数之元显荅曰为张法顺所误遂杀之玄奏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诏迁之于安成郡寻亦鸩杀秃髮鹿孤死遗令以弟儁檀嗣儁檀少机警鹿孤在位军国事皆委儁檀及立自号凉王迁居乐都归款于姚兴冀州慕容德旧牧之地也德既僭号于滑台而东接齐鲁于是刘轨背晋归德惧有辟闾之诛也孙恩败投水死妖党犹曰为水仙众推卢循复为寇经元兴二年春二月刘裕破徐道覆于东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蚀之秋八月桓玄自号相国楚王冬十一月壬午移太庙神主于琅邪十二月玄篡位帝蒙尘于浚阳传曰：徐道覆者卢循党也癸巳日蚀帝将蒙尘之兆也桓玄加九锡自称楚王起荆州为国号也冬十一月壬午迁帝于永安宫癸未移晋神主于琅邪降诸侯旧封也桓玄于姑孰僭帝位大赦改元建始[与赵王伦同号]

又号永始[执权年同]其符僭逆如此于是刘裕等斩桓修于京口斩桓弘于广陵玄震骇出南门南奔逼乘輿西上帝蒙尘于浚阳玄所逼也经元兴三年春正月帝在浚阳三月庚申刘裕置留台具百官夏四月刘裕讨桓玄武陵王遵称制摄万几五月壬午督护冯迁斩桓玄乘輿反正奉神主入太庙闰月桓振陷江陵帝蒙尘于贼营六月毛璩讨桓希斩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冬十月卢循寇广州南燕慕容德死兄子超立传曰：帝在浚阳桓玄军中也刘裕置行台司徒王谧推裕录尚书事四月丙戌诏以幽逼于玄万机虚旷乃立武陵王遵遵元帝孙也字茂远初封年十二受拜流涕感动左右桓伊尝诣遵遵曰吾门何为通桓氏左右曰桓温疎宗相见无嫌遵曰我闻人姓木邊便欲杀之况诸桓乎由是以聪慧称桓玄降遵为彭泽侯遣之国行次石头夜涛水入淮船破不得出会义旗兴复诏摄万机内外敬之五月桓玄义军战于峥嵘洲玄败走将投梁州桓希益州都督冯迁抽刀而前玄曰何人敢杀天子迁曰杀天子之贼耳遂斩玄首送京师梟于大桁乘輿反正复奉神主归太庙礼也桓振复据江陵以拒义师拥帝居贼营六月毛璩自领梁州遣将攻汉中杀桓希桓氏始衰也皇后何氏讳法倪父準后无子称穆皇后居永安宫与安帝蒙尘至巴陵刘裕奉后还都至是崩卢循谡曾孙也娶孙恩妹恩亡众推循为主泛海至番禺寇广州逐刺史吴隱之自摄州事遣使贡献朝廷多虞权假循广州刺史慕容德迎其兄之子超于长安德梦其父曰汝既无子何不立超寤而告其妻吾将死矣乃下书以超为太子经义熙元年春帝正月帝在江陵南阳守鲁宗之破桓谦桓振于柞溪刘道规击桓谦走之乘輿反正戊戌诏大赦改元二月譙纵杀刺史毛璩以蜀叛三月将军刘懷肃斩桓振帝至自江陵四月刘裕还京口秋八月冬十一月乞伏干归破仇池杨盛传曰：鲁宗之起义袭破襄阳进军击桓振与桓谦北走帝得反正乃改元义熙以义兵致重熙也譙纵巴西人也始为安西府叅军蜀人爱之刺史遣纵东下纵有贰志因民不乐东行道次涪城毛璩闻之自涪城步还成都率兵讨纵璩战死焉刘懷肃自云杜伐桓振广武将军唐兴斩振奉帝至京师书曰至自江陵告于庙也刘裕还京口言自还也非诏命能制矣乞伏干归既附姚兴姚兴加干归为左贤王率众攻仇池

杨盛于西阳堡大破之经义熙二年春帝正月刺史司马荣期击谯子明于白帝夏五月封法莲为高阳王秋七月冬十月封刘裕豫章公刘毅南平公何无忌安戎公传曰：谯子明者谯纵将也司马荣期为益州刺史击子明于白帝以破贼来告也南阳王法莲高密王之子也十月论匡复功刘裕为首刘毅何无忌次之其余封赏有差不书略也经义熙三年春正月二月车骑将军刘裕来朝刘裕杀殷仲文及其弟叔文道叔并骆球夏五月大水[无传]六月赫连勃勃僭位于朔方八月刘敬宣监征蜀冬十一月赫连勃勃败秃髮傉檀慕容熙自立传曰：刘裕来朝者用刘穆之之谋自丹徒领扬州入辅政且疑殷仲文等异己也殷仲文虽娶桓玄妹而素不交密作玄九锡辞纳货贿家累千金玄败乞解职待罪诏不许迁为东阳太守意不平刘毅深相礼接之不过何无忌无忌疑其薄己中伤之言于刘裕曰桓胤殷仲文腹心之疾[初赦文云除桓胤外余桓氏不赦]至是以仲文与骆球谋反及其弟并诛之书裕杀者以其听何无忌中伤之也然仲文畜贿贪禄不为无过不称官者惩之也赫连勃勃字屈丐刘渊族也长八尺五寸腰十围美风仪性辩慧高平没奕于以女妻之事姚兴使镇朔方时有河西鲜卑献马八千与姚兴勃勃袭杀没奕于并其众僭称天王国号夏以谓夏禹苗裔也刘敬宣者牢之之子也牢之平孙恩威名甚振初与王恭同起兵背恭自降诏讨桓玄輒降玄寻又背玄归晋有刘袭者谓牢之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恭也]近日反司马郎君[安帝也]会复反桓公[玄也]一人三反岂可得乎敬宣先还京口失期不到牢之疑为刘袭所杀矣乃自缢俄敬宣至与高雅之同奔慕容超玄败复还京至是使平卢循迁征虜将军监征蜀勃勃僭号求婚于傉檀傉檀弗许勃勃怒伐之杀万余人掠羊马数十万去傉檀追之其将焦朗谏曰不如从温围北渡趋万斛堆阻水结营制其咽喉百胜之术也其一将贺连曰彼牛羊塞路财货若山不能抗我宜在速追傉檀追之勃勃闻而喜乃于阳武下峡凿凌埋车以塞路逆击大败傉檀慕容熙者垂少子也为妻符后起承华殿土与

毅同价典军杜静载棺上书谏熙怒斩之符后死熙如丧考妣使有司案检临哭者有泪以为忠孝无泪则罪之羣臣莫不含辛为泪将军冯跋观熙政暴虐推慕容超为主发上方徒五千闭门拒熙熙葬符氏收髮贯甲身驰赴难攻北门不克走微服隐于林中索而杀之云葬于符氏之墓国人皆笑之[传夷礼所以言召祸也]经义熙四年春帝正月琅邪王德文领司徒刘裕录尚书事夏四月仆射孔安国卒秋七月冬十一月大风拔树十二月陈留王曹灵诞薨传曰：德文即恭帝也刘裕意先尊德文而后己图进位也孔安国仆射愉之子也安国儒素清正尝为东海王师诏曰卿导达津梁依仁游艺亦至左仆射卒大风拔木卢循兵至之兆也曹灵诞魏陈留王奂之后也书薨重国宾也经义熙五年春帝正月二月慕容超寇宿豫执刘千载

赵元二太守而去三月将军刘裕伐慕容超夏六月丙辰震于太庙秋七月九月盗杀高云冯跋篡位冬十月魏绍杀其君道武帝传曰：慕容超字祖明长八尺精彩秀发德甚

爱之名之曰超立为太子及嗣位遣斛毅提公孙归等率骑寇宿豫执南阳太守赵元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而去震于太庙者何春秋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庙罪人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今震太庙天戒若曰庙社不灵人主昏弱权臣震荡隱慝之咎发于此乎高云即慕容云也本姓高氏自以谓无功德而豪杰所推常畏惧畜养壮士以为腹心有离班桃仁者专典警卫赏赐月至数千不测杀云而众推冯跋为主跋字文起信都人也慕容寶召署为将军至是僭称天王魏道武帝拓跋氏讳珪献明皇帝之子也其子清河王绍作乱弑崩长子嗣诛元凶绍而立称明元皇帝

经义熙六年春帝正月三月将军刘裕克慕容超齐地悉平贼循来寇将军何无忌拒循于豫章死之夏五月戊子将军刘毅及循战于桑洛洲王师败绩仆射孟昶自杀秋七月卢循去寇荆州复走浔阳八月秦将桓谦寇江陵冬十一月蜀将譙纵陷巴东传曰：慕容超任公孙五楼故人为之语曰欲得侯事五楼至是刘裕伐超慕容镇言曰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终屈于韩信诸葛瞻不据东马之险卒擒于邓艾臣谓阻守大岷上策也超不从俄而公孙五楼段晖皆败而超守广固乞救于秦会秦为赫连所破救兵不至超叹曰吾宁奋剑决死不能銜璧求生裕用降人张纲以冲车版屋及飞楼悬梯临其城超支解纲毋城破执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语送建康市斩之何无忌东海剡人其舅刘牢之无忌始事东海王彥璋密与刘裕圖桓玄玄甚惧言曰刘裕勇冠三军当今无敌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樗蒲一掷百万何无

忌酷似其舅举大事何虑不成及破桓玄迁都督八郡事卢循别帅徐道覆顺流大舰重楼无忌率众拒之长史邓潜之谏曰舟舰居上流蜂虿有毒宜决南塘守二城以待之贼必不敢舍我遠下俟其疲老击之无忌不从战败无忌厉声曰取我苏武节来躬亲督战握节死之刘毅为卫将军朝廷以卢循自江陵与徐道覆合势来寇江宁诏毅拒战于桑落洲为循所败孟昶闻贼至京师大惧乃自杀循攻石头栅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乃进攻京口掠无所得回据浔阳将取荆州刘裕统大众继进战大败之循单舸收散卒走桓谦以玄既亡乃奔蜀进谦署为荆州刺史率众而下至枝江刺史刘道规击而斩之譙纵遣其弟子明为镇东将军攻巴州克之遂屯于白帝自称成都王经义熙七年春帝正月二月将军刘藩斩徐道覆于始兴夏四月交州刺史杜慧度斩卢循于水中秋七月冬十月凉李暠败沮渠蒙逊传曰：刘裕先遣孙处从海道据番禺卢循归不能入徐道覆保始兴至是皆为刺史所斩传首京师贼悉平也凉李暠初西时留女名敬爱养于外祖尹文文既东迁从姑梁褒母养之其后秃髮儁檀假道北山遣褒送敬爱于酒泉与暠通好暠率骑二万畧地至建东沮渠蒙逊闻之来侵建康暠大怒率兵追及战于弥安大败之经义熙八年春帝正月二月甲寅山阴地陷夏五月乞伏公府杀乞伏干归秋八月皇后王氏崩庚辰刘裕矫诏杀刘毅及刘藩谢混大赦天下冬十二月将军朱龄石伐蜀传曰：山阴地陷方四丈有声如雷占曰地陷裂者臣下分离坤道丧也乞伏干归于义熙三年僭称秦王至是略于五溪有梟集其手干归恶之俄为兄子公府所杀及其诸子十余

人公府奔大夏干归长子炽

盘举兵讨之公府走智逵等追擒于崦嵫山并其四子輶之炽盘自立王皇后讳神爱献之女也无子崩年二十九葬休平陵号安僖皇后刘毅字希乐沛人也讨桓玄功最多尝与何无忌不平毅能引咎不校时论黷之又讨卢循有功累加都督荆扬交广请刘藩为副刘裕觉其贰于己乃奏帝曰刘毅傲狠凶戾履霜日久长恶不悛志在奸妄从弟藩逵相影响招聚剽狡左仆射谢混凭借世资轻佻躁脱扇动内外连谋百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收刘藩谢混诛之裕自率众讨毅命王镇恶等至豫章燔舟而进攻陷外城毅与战至日暮焚诸门力攻之毅自北门单骑走去江陵而縊先书杀毅者言刘裕志在除毅而逮及藩混也且贬裕专杀故不书官朱龄石伐蜀纵出奔尚书令马耽者封府库以待王师纵自縊而死经义熙九年春帝正月三月刘裕杀诸葛长民夏四月弛湖池之禁秋九月封刘义真桂阳公冬十二月高句丽倭国来贡

传曰：诸葛长民琅邪人有文武干才不持行检始为桓玄叅军有罪免及刘裕建义长民预谋以讨玄功拜辅国将军又平卢循都督六郡监太尉留府事贪侈残虐百姓苦之刘毅诛死且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杀韩信祸其至乎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今欲为丹徒布衣岂可得也裕闻而疑之伏壮士幙中引长民与语壮士自后拉而杀之收其弟黎民黎民骁勇与捕者苦战而死小弟幼民逃于山中进擒戮之[传曰：裕酷及其弟也]四月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诏赐贫民因而弛湖池之禁古之道也昔文王灵台灵沼与民共之汉诏以苑囿给赐贫民晋祚下衰刘裕擅此所以取民心也虽然但能法古利民民之主也刘义真者何裕次子也无功而封公将自爱其家也高丽扶余种也倭国大海山岛百余小国相接魏时有三十国户十万余黥面文身自言太伯之后其道当会稽东重译入贡

经义熙十年春帝正月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炽盘灭秃髮傉檀秋九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冬十月城东府传曰：戊寅地震刘裕之权盛矣乞伏炽盘与沮渠蒙逊合势攻傉檀傉檀败而叹曰蒙逊炽盘委质于吾而我归之不亦痛哉四海之广匹夫无所容身与其聚而同毙不若分而获全以兄之子樊尼使之西遂降炽盘炽盘遣使郊迎诸城从而皆下惟浩豐尉贤政不下炽盘呼之曰乐都已溃卿独守何为贤政对曰受凉王恩厚为国藩屏虽知乐都已溃妻子被擒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归命昔罗宪待命晋文亮之文聘后来魏武不责委付之重窃用耻焉大王将安用哉炽盘遣傉檀子手书谕之贤政谕武台曰汝为国储不能尽节弃父背君亏万世之业我义士也岂若汝乎既而傉檀至乃降书灭者伤灭其国也丁巳日蚀革命之征也城东府者何尚书府也自道子元显分东府西府掌其事至刘裕因之居东府今城之防不虞也[传言裕录尚书事而城其府以防他变也]经义熙十一年春帝正月荆州司马休之雍州鲁宗之举兵讨刘裕二月秦姚兴死子泓立三月辛巳刘裕及司马休之战于江津王师败绩[休之义兵故书王师无传]夏五月司马休之鲁宗之出奔姚泓刘义真封彭城公朱龄石丰城公己酉霍山崩秋八

月丁未仆射谢裕卒[无传]冬十月传曰：司马休之字季预谯敬王恬第三子也讨王恭庾楷有功后为桓玄所败奔慕容超及玄败复归京师迁平西将军都督荆雍六州子文思作乱休之上疏请解荆州归罪阙庭不许遂与鲁宗之共诛执政者时休之次子文宝兄子文祖在都下皆为裕先赐死自率兵征之遗休之治中韩延之书曰文思事远近所知送与司马君使自训厉至公之极也而了无愧心久絶表疏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侨旧一无所问吾虚懷期物自有由来韩延之报曰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士庶惶骇莫知师出之名也辱疏始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平西乃体国忠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复之功家国蒙頼谯王徃以微事见劾犹自表逊位况以大过当默然便及于戎自义旗以来方伯谁不先咨畴而径表天子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刘裕欲诳国士天地不容在彼不在此矣刘藩死于闾阖之门诸葛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诡语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良可耻也吾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裕得书而叹曰事人当如此鲁宗之自襄阳会休之共屯江陵拒裕战于江津大败俱奔姚兴兴死裕平姚泓又奔魏义隆裕之子与朱龄石论平蜀之功故皆封公己酉霍山崩出铜钟六枚记异也[古祠神名山多以钟磬藏其地故陵迁而出]

经义熙十二年春帝正月姚泓遣鲁轨寇襄阳夏赫连勃勃取秦州秋八月琅邪王德文伐秦姚泓冬十月秦将姚洸以洛阳降己丑高密王恢之修五陵传曰：鲁轨者宗之子也宗之既奔秦遣其子轨欲取襄阳为晋将赵伦所击败走夏赫连勃勃攻秦上邽克之杀秦州刺史姚平又攻阴密姚恢弃安定奔长安书曰取秦州言易也[经书取秦州传言克上邽按地理志秦武公伐邽戎有上邽有下邽上邽隶秦州下邽隶临晋至勃勃秦州刺史镇上邽城]八月刘裕同琅邪王德文伐姚泓经书德文不称裕者先宗王而抑权臣也裕心欲挟帝弟之势遠伐中原本防他变尔经特不书裕嫌征伐自诸侯出抑其太盛也十月裕将檀道济至洛阳姚洸惧出降高密王恢之敬王恬之子也姚洸既以洛阳降诏恢之修宣景文武惠帝陵礼也经义熙十三年春帝正月甲戌日有蚀之[无传]二月凉李暝死子歆立三月将军王镇恶破姚绍于潼關夏四月刘裕败魏师于河曲秋七月刘裕克长安灭姚泓冬十二月仆射刘穆之卒传曰：李暝寢疾顾命宋繇曰吾丧乱之际遂为此方所推不能一同河右今气力憊然不复起矣死者人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吾终之后世子歆犹卿子也无使专骄自任薨年六十七谥曰武昭王歆字士业府寮奉为凉公姚泓遣胡翼度据潼關遣姚鸾步骑五万拒晋师于潼關裕使王镇恶自秋社西渡渭逼姚难引师而西是时大霖雨渭水涨不得北渡镇恶水陆俱进追及姚难姚难阵泾上拒镇恶镇恶败之遁还长安姚绍总其事闻晋师过關呕血而死书曰破姚绍绍总师也魏遣将娥青救姚泓至河曲为刘裕所败斩其裨将阿薄子七月刘裕进攻长安泓将妻子诣垒门而降宗室百余人亦降裕尽杀之送泓建康市斩之[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立至泓三世而灭共三十二年]经义熙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沈田子杀王镇

恶于

长安刘裕封宋公秋七月冬十一月赫连勃勃败王师于青泥复陷长安十二月戊寅刘裕弑帝崩传曰：夏赫连勃勃闻刘裕破姚泓谓羣臣曰裕克长安利在速返必留子弟守關中待裕发軫吾取之易于拾芥耳于是据安定尽有岭北之地裕遗勃勃书请连和勃勃命皇甫徽为文阴诵之乃召裕使口授令人书荅裕裕览文竒之既而留子义真守长安而还勃勃之臣王买德进计曰刘裕以乱攻乱未有德政济苍生使弱才小儿守之非经遠之计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耳无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顺伐逆义贯幽冥青泥上洛南师之冲要宜断其去来之路然后杜潼關塞峻险絕水陆之道义真独坐空城逃窜无所可谓兵不血刃而自定矣勃勃从之使买德南断青泥勃勃率大军继至义真使沈田子逆战不利田子与王镇恶出城遂杀之义真又讨沈田子于是闭门自守赫连夜袭长安裕闻之大惧召义真镇洛阳使朱龄石守长安义真东归百姓逐龄石而迎勃勃入长安勃勃谓王买德曰卿往日之言可谓筭无遗策也复陷长安贬裕之罪也言速篡位无意于中原也戊寅帝崩于东堂年三十七帝不慧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无所辨凡动作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获全初有讖云昌明之后有二帝故裕密使王韶之缢帝而立恭帝以应二帝然后禅代也故经书刘裕弑帝崩春秋之制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又例曰凡自虐其君曰弑也君子谓刘裕杀姚泓之已降及宗室从而遇害其后萧齐篡宋汝阴见杀刘无少长尽幽死易所谓积不善有余殃其刘裕之谓乎经晋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帝即位立皇后褚氏甲午刘裕还朝夏四月秋七月刘裕移镇寿阳冬十月乙酉刘裕以义真镇扬州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蚀之十二月黑龙四见东方传曰：恭帝讳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义熙十四年十二月刘裕矫安帝遗诏曰大司马琅邪王体自先皇明德光懋属推储贰众望攸集其君临晋邦奉系宗祀允执厥中燮和天下阐扬来诰无废我高祖之景命遂即位刘裕自伐秦回是月始朝焉移镇寿阳以其子义真镇扬州据外势以窥内也丁巳日蚀晋祚尽此焉黑龙四见者何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狂厥罚常阴厥咎弱时则有龙蛇之孽有下人伐上黑阴色也见东方刘氏出东海之应也经元熙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刘裕至京师讽帝禅位于宋传曰：六月刘裕至京师傅亮承裕旨讽帝禅位草诏而请帝书之帝谓左右曰晋氏久失之矣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甲子帝逊于琅邪旧第裕以帝为零陵王居秣陵行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旧法然有其文而不备其礼焉明年裕使兵人踰垣弑帝于内房谥曰恭帝年三十六经不书弑谓前年已弑安帝今逼以禅则弑之义欲盖而彰焉

元经卷八

经宋高祖武帝永初元年后魏明元帝五年夏六月宋受晋禅秋七月陈留王曹虔嗣薨八月癸酉立义符为皇太子九月北凉灭西凉传曰：不书正月二月系晋朔也不言即位晋元熙二年夏已书晋禅于宋也曷谓今六月复书宋受晋禅曰晋史异辞宋史异辞

元经包晋宋之史异辞其事则一也事一辞异犹春秋之法也陈留王曹虔嗣魏后也书姓以别非宗室王也义符长子也立为皇太子正也北凉沮渠蒙逊玄始九年伐西凉李士业灭之不书名氏志其地以告也曷谓举地以告曰东晋凉州牧自张轨世稟晋命至是李暠据焯煌[沙州]沮渠蒙逊据张掖[甘州]各僭号建元其实晋一牧而已故举凉地相灭为文不书姓氏如春秋赤狄白狄之类皆狄而已无所褒也经永初二年春帝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二月己丑策举秀才孝廉夏四月禁淫祀房庙秋九月晋恭帝为宋所灭[书灭司马氏]冬十一月葬晋恭帝传曰：郊祀就南本阳位也郊周祭天名也祀天以远祖配自三代以来尊此礼惟周公因摄政率天下诸侯朝于明堂由是尊文王祭于明堂以配上帝鲁用天子礼乐因周公以尊祖也故鲁之郊卜郊卜牲过则书以示训也今宋之革晋相沿汉魏旧典凡郊祀告天肆赦所以易民耳目尔其于尊祖因心则与古制异焉策试州郡所举秀才孝廉于延贤堂行汉故事也禁淫祀房庙者何自秦汉而下方士妖术非鬼而祭妄求私福谓之淫祀正寝之旁设以房室无稽而祭谓之房庙宋初知其弊故诏禁止之礼也晋恭帝既禅位封零陵王宋使兵人杀之书为宋所害此宋史与晋史异辞也[晋史曰刘裕弑帝崩宋史曰晋帝为宋所害]元经因晋宋二史成文在晋安帝时刘裕人臣也故书弑所以贬乱臣之逆也在宋祖之世晋恭降为王宋为君主故书为宋所害以哀前代非义而死元经实伤之耳虽伤之亦必变文所以明宋为君主犹害人臣也[案本史曰零陵王殂宋志也言宋志在于杀者若春秋郑伯克段传云是谓郑志也]尽灭司马氏之族不书于经何也曰义熙十四年贬裕弑君已重故其灭尤酷之也葬晋恭帝如魏明帝葬汉山阳公故事权也经永初三年春帝正月诏刑无轻重悉原之徐羨之录尚书事二月星孛虚危夏四月封杨盛为武都郡王癸亥帝崩于西殿秋七月冬十一月魏师克滑台传曰：正月甲辰诏刑罪无轻重皆原之非礼也曷谓非礼夫国之刑制原情轻重故虞书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尧舜之为也周礼刑平国用中典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盖轻重中典临事适宜无幸免无滥入民是以信不犯有司古之道也今刑无轻重悉原之出于一人之私妄求于一人之福天安信佑哉[传言五月帝果崩赦罪无足验也]徐羨之录尚书事帝顾托也帝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济虽有干畧而无远志非如兄韶徐羨之傅亮当无异图故书徐羨之举顾托之首也星孛虚危占曰虚二星主死丧哭泣危三星主坟墓有孛焉此帝将崩之兆也杨盛仇池公杨世之后也世长子纂居仇池其弟统起兵武都与纂为苻秦所灭而统独存至是宋初有天下务怀远方故封其子孙以盛为王宋权也癸亥帝崩于西殿帝汉楚元王之后讳裕字德舆小字寄奴世居丹徒京口以平孙恩桓玄有大功累迁至录尚书事讨慕容超以车四千两为二翼方轨徐行攻灭之回讨卢循以万钧神弩摧陷之又北伐加位相国策封宋公讨姚泓平长安进爵宋王晋恭帝元熙二年禅位于宋帝不许太史令骆达奏天文符应案晋义熙之元年太白昼经天九七占曰人更主异姓兴又五虹见镇岁太白荧惑聚东井入太微黑龙四登天汉世建武至建安一百六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



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太始至今一百五十六年揖让咸躬于六废帝即天子位在位三年崩年六十七魏明元帝遣将攻滑台克之书曰滑台不守也经少帝景平元年春帝正月帝即位夏四月魏师陷虎牢执毛德祖太皇太后崩秋七月立张夫人为皇太后冬十月星孛于氐魏明元皇帝崩传曰：少帝讳义符高祖长子也魏师既克滑台乘胜攻虎牢陷之执宋刺史毛德祖德祖毛宝宗子也执而不杀言魏强也知为力屈非降故不书降太皇太后萧氏崩高祖初为宋公宋王加太妃太后之号武帝践阼尊之曰太皇太后至是崩于显阳殿年八十一张夫人生少帝有司上尊号为皇太后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也星孛于氐者占云氐四星上者宿宫后

妃之府有星孛焉宫闈有变之兆也魏明元皇帝拓跋氏讳嗣道武帝长子也崩时年二十二谥曰明元书崩抗帝以尊中国也经景平二年春帝正月己卯朔日有蚀之二月徐羨之杀庐陵王夏五月众废帝为荥阳王六月癸丑徐羨之弑荥阳王崩传曰：己卯日蚀帝将废之应也徐羨之杀庐陵王义真义真武帝第二子也昔从帝收中原留义真镇长安为赫连勃勃所逐武帝崩徐羨之等因义真与少帝不协遂废为庶人遣吏杀于徙所书羨之杀者贬其专杀也众废帝者何徐羨之傅亮王弘檀道济谢晦中外众臣共议帝过恶乖失羨之使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然则废帝称众者天下之公也弑帝书羨之者乱臣之首也曷谓天下之公曰天之生民树之以君言众树之也失道则为独夫故废昏举明以安天下此所谓公也既废矣又从而杀之此乱臣

之恶羨之为首乎故特书徐羨之弑帝别未立君亟行弑逆以明一日不可以无君也经文帝元嘉元年魏大武皇帝始光元年春正月帝即位夏四月秋八月大赦改元九月丙子立皇后袁氏传曰：文帝讳义隆武帝第三子也少帝既废百官迎帝立之八月丁酉即位于中堂书正月即位者正五始也大赦改元以元嘉为首也魏大武讳焘明元长子即位之岁改元始光适与元嘉并[并谓相也]皇后袁氏名齐妫父湛左光禄大夫后初适帝为王妃至是立为皇后正也经元嘉二年春帝正月辛未祀南郊夏四月秋八月乙酉彭城王义康为司空冬十一月杨玄为武都王传曰：秦汉而下郊祀志记有甘泉后土五峙神祇事多不经魏晋之君亲祀郊祭以祖配天损益不定元帝过江立郊祀仪依汉献帝都许故事乃设南郊于己地依汉光武故事正月建郊之礼按周礼云三王

之郊一用夏正故宋礼亦沿晋制而日惟用辛从古礼也彭城王义康者武帝第四子也少聪察司徒王弘表王宜入辅政乃拜司空称也杨玄者仇池公杨盛之子封爵也袭也经元嘉三年春帝正月丙寅诛徐羨之傅亮诏将军到彦之执谢晦[不言诛]二月己卯谢晦伏诛夏五月乙巳凉州牧沮渠蒙逊改大将军冬十二月吴郡徐佩之反传曰：徐羨之字宗文初为参军与武帝同府深相亲结以佐命功进录尚书事无学术而局度详整傅亮字季友咸玄孙也博涉经史至中书令有佐命功与徐羨之同受顾命及少帝废义真死迎立文帝密有诛羨之亮意羨之走出自缢载尸付廷尉亮亦奔追收之临刑曰亮受先帝遗命黜昏立明社稷之计欲加之罪其无词乎遂伏诛谢晦字宣明晋太常哀

之玄孙也美风仪时人方之杨德祖从武帝征關洛内外要任悉委晦及闻咸阳沦没武帝欲北伐晦以王

粲诗諫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武帝流涕乃止与徐傅及檀道济共辅政同废少帝授荆州为外援及文帝诛徐傅晦奉表曰不有所废将何以兴率众二万移檄建康为到彦之所执诛之沮渠蒙逊自晋义熙八年僭号河西王其后朱龄石遣使聘之蒙逊遣使报聘因表曰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诣臣始其朝廷休问承将军刘裕秣马挥戈以中原为事可谓天赞大晋笃生英辅也陛下据全楚之地拥荆扬之饶安可垂拱晏然弃二京之功以资戎虏乎若六军北轡克复有期臣请率河西诸戎为晋右翼前驱自是宋依晋故事并遥加蒙逊官号羈縻之也吴郡太守徐佩之闻羨之既诛乃谋反事泄亦伏诛经元嘉四年春帝正月乙亥曲赦建业二月乙卯幸丹徒谒京陵夏六月癸卯朔日有蚀之秋七月冬十月传曰：曲赦建业虑都下徐傅亲党或不安也故赦之辛巳南郊不书略也[元嘉二年已书传解详矣]幸丹徒京口也高祖之考墓在候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有天子气宋国以高祖陵曰初宁陵皇考陵曰京陵谒京陵因京口地为名礼也六月日蚀皇子劭立之应也[逆子立天不与也故先见谪于上]经元嘉五年春魏太武皇帝神嘉元年帝正月甲申大阅[无传]夏六月诏遣使賑贍秋七月冬十二月魏太武帝伐夏以赫连昌归传曰：自去年五月疾疫至今年正月阴阳愆序故六月戊子都下大水大灾异不絕乙卯遣使巡行賑贫民礼也后魏太武皇帝因炎州献兽河内献白麀改元神嘉夏五月魏伐赫连昌至拔邻山舍輜重以轻骑三万先行至黑水祈天告祖宗乃誓众六月大破昌昌奔上邽虏昌及其家人万数车旗珍寶不可胜计遂班师书以十二月者从赴告也[六月破赫连昌十二月魏始告捷于宋也]春秋列国赴告册书交相纪南北朝则通使问亦以克捷相告古史遗法也经元嘉六年春帝正月辛丑祀南郊三月丁巳劭为太子夏五月日有蚀之秋七月百济国遣使来贡十一月己丑星昼见十二月西河河南国并遣使来贡传曰：劭者孰是曰文帝子也立为太子不书皇言劭立不足为皇嗣也百济者其先东夷三韩国中诸小国之一也后渐强大晋义熙中百济王余映朝贡授以镇东将军百济王宋自元嘉以来每岁遣使贡方物此即余映也星昼见者日无光也曰日无光君德不明故星侵日昼见象臣下侵君权也西河者鲜卑朮嶮之后也河南者其先亦鲜卑慕容奕洛于之后也二国皆东北通秦陇古流沙之地焉子孙以吐谷浑为姓自号河南王至是遣使来贡案此国二路邻益州常通商贾其来非懷中国之旧也实以贸商货耳经元嘉七年春帝正月二月壬戌雪且雷三月遣将军到彦之侵魏夏六月封杨难当武都王秋七月冬十月立钱署戊寅魏克金墉城又克虎牢壬辰遣将军檀道济拒魏师到彦之至滑台奔退传曰：雪且雷纪异也到彦之督诸将王仲德竺灵秀尹冲段宏赵百符庾俊之宋修之等北侵魏自淮入泗水竭日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东平以朱修之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墉十月魏军至虎牢杜骥奔走尹冲众溃而死魏师进滑台彦之焚舟步奔彭城乃免彦之书官

后经不书官贬其奔也杨难当者何仇池公之后也国号武兴难当自称武兴王至是通使于宋宋封之曰武都王始置钱署以铸四铢钱济一时之急非经久之利也圜法自太公作轻重九府子母相权使贫富各得利用后世失其权泥于执一故钱轻则富者增价钱重则贫者不给于是有盗铸犯上之乱作焉晋宋以来四铢钱非古也经书始置讥失政也檀道济以到彦之侵魏河南复

为魏所克于是诏遣都督诸军北略地书曰拒魏师言苟自固守非制胜之词也经元嘉八年春帝正月二月癸酉檀道济遁归魏定河南三月大雩六月乙丑大赦又大雩秋七月冬十月传曰：檀道济至济上与魏师三十余战多捷军至歷城资运竭夜唱筹量沙以为米魏人谓资粮有余缓之乃遁归不书官讥小智失大谋也[南史云道济全军而返雄名大振北史讳其遁也]书曰魏定河南言江左不能与争也自是中原定于魏矣大雩旱也又大雩犹未雨也旱而救惧民有变也然政令一失阴阳失序救之何益乎故书大赦又雩讥非礼也经元嘉九年魏大武延和元年春帝正月二月诏佐命功臣配享庙庭夏五月太保王弘薨秋七月以殷景仁为仆射冬十月以皇子绍为庐陵王魏灭夏赫连氏及乞伏氏传曰：二月诏曰故太傅长沙景王[刘道怜]故大司马烈武王[刘道规]故司徒文宣公[刘穆之]华容公弘[王弘]永修公道济[檀道济]故龙阳侯[镇恶]咸有文德以弘帝载有武功以隆景业而太常未铭从祀阙享宜配祭庙庭勒功天府礼也太保王弘字休元导之曾孙也弘以佐命功封华容县公武帝因宴集言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是时傅亮等并撰词以称功德独弘对曰此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时人称其简当文帝立又以定策功累迁录尚书事进太保薨谥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庙庭弘不营财物不事威仪将加荣爵于人必先呵责而后施行若接语欣欢者必无所谐或问其故答曰王爵既加于人若抚劳之是兴人主分功此奸以事君者也闻者皆悦服书官以薨贤之也书殷景仁为仆射喜其得人也同时刘湛代景仁为领军不书贬湛恶也曷谓景仁善而刘湛恶曰湛与景仁素相善皆遇于武帝湛常居外任而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朝政而湛阴结彭城王义康以倾景仁故一

书一不书善恶分矣皇子绍为庐陵王者继孝献王义真嗣也乞伏国仁之孙炽盘死以慕未嗣位为夏赫连所灭赫连氏自勃勃死子昌立为魏所虏昌弟定复据平凉至是魏举兵灭之二国先后不同而并书之者以示魏兴中原诸闰位相继灭矣[赫连乞伏本二国故并书之]经元嘉十年春帝正月甲寅封义宣为南谯王夏林邑等国朝贡秋七月曲赦梁益秦三州冬十一月扬难当据梁州沮渠蒙逊死子茂虔立传曰：义宣帝弟也改封南谯王初封武陵王羣蛮充斥义宣不能制改封南谯优亲正也夏林邑阇婆呵罗等国遣使朝贡皆以商利来耳案夷貊传林邑国汉象林县古越裳之域地广六百里马援植铜柱之所也其王法服加纓络如佛像之饰以吉贝为幡旗[吉贝木棉也]其大姓谓之婆罗门阇婆达国者遣使奉表其词曰宋国大王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种智安稳天人师降伏四魔转尊法轮度脱众生我虽在远亦沾灵润呵罗单国其王毗沙跋摩奉

词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三达六通为世间导是名如来其时南朝信尚佛法故海蛮得以交易因而巽辞媚王曲徇夷情非礼也益梁秦三州虽远属南朝然去就不定是时杨难当背宋归魏故曲赦三州以安叛党也十一月初难当据梁州亦号东益州其城东连秦岭西接宕昌言语与中国同地植九穀婚姻有六礼知书数出桑麻铜铁于本国自称仇池王沮渠蒙逊临松胡人先世为沮渠之官遂为氏蒙逊博练羣史颇晓天文有英略权变乃叛吕光据金山杀段业晋隆安五年自立为凉州牧至义熙八年僭号至是死子茂虔嗣伪位焉经元嘉十一年春帝正月夏四月刺史萧思话复梁州五月丁卯以沮渠茂虔为西河王传曰：萧思话为梁南二州刺史会氏帅杨难当寇汉中思话破氏羌收汉中置戍于葭萌帝使思话上定汉中本末下史官书书曰复梁州从告功也沮渠茂虔为西河王来通好也经元嘉十二年春帝正月辛未祀南郊冯弘为燕王夏四月丙寅都下地震六月大水以穀百万斛赈民九月蜀将张寻为寇传曰：辛未南郊举旧制也冯弘者何北燕冯跋之弟也跋信都人其先毕万子孙有食冯乡因为氏焉初事慕容寶后附高云作乱众推跋为主晋太元二十年僭号于昌黎跋寬仁有大度恭慎勤子家劝农桑省徭役每遣守宰必亲见东堂问为政之要令极言无隐于是朝野竞劝又建太学置博士诸伪政皆莫能比后为魏师所伐地震灾异跋问其臣闵尚尚对曰地主阴阴主百姓震有左右之占今震皆向左臣惧百姓将西移乎跋乃遣使巡行问民疾苦赐以穀帛元嘉七年跋卒而弟弘立通好南朝故封为燕王

来远从权也都下地震零陵王太妃殂之应也[恭帝母也]大水以穀赈民礼也经元嘉十三年帝正月癸丑朔帝有疾不朝会三月帝杀司空檀道济夏四月秋七月晋零陵王太妃殂九月封皇子浚为始兴王骏为武陵王魏伐燕冯弘奔高丽传曰：帝疾不朝会书变常也南朝元会自晋武帝讲求汉仪参用魏制着为典常谓之咸宁注是也咸宁注曰先正一日有司宿设夜漏未尽羣臣集于庭燎上贺起谒报百官及受贄郎官下至计吏皆入其次大鸿胪各奏羣臣就位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座鸿胪奏请朝贺掌礼即讚皇帝延诸王登殿延太尉等登各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讫引下殿复故位以贄授贄郎郎以璧皮帛付谒者以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奏雅乐乘黄令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诸蛮夷以次入皆再拜皇帝又出仆射跪奏请羣臣等上奉觴再拜上

千万岁四厢乐作百官再拜乃行百官酒太乐奏登歌三终乃降太官具御饭尚食持案并授持节持节跪进御座前太乐令奏云奉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毕鼓吹令奏进众技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钟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此汉魏参用仪也宋沿晋制每年正月朔御殿受朝贺以为常典故不比年书之今岁帝疾不视朝故特书不朝会以明常岁皆朝会也檀道济高平金乡人随宋武建义为前锋所至望风降以佐命功数帅兵拒魏师三军依附帝忌惮朝廷皆目之曰安知非司马仲达也帝寝疾听信领军刘湛湛及彭城王义康皆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复可制乃矫诏收付廷尉父子八人皆诛之时人为之

语曰可怜白浮鸥枉杀檀江州明无罪也故书帝杀者言文帝不能臣焉晋零陵王太妃恭帝太后也以晋仪葬之礼也浚帝之次子骏第三子[即成帝也]书始封也冯弘者跋之弟也为后魏所伐弘东奔高丽高丽杀之北燕以晋孝武太元二十年僭号至弘三世而灭凡二十八年地归于魏经元嘉十四年春帝正月辛卯祀南郊夏四月蜀贼张寻降秋七月冬十二月河南西河呵罗单国使朝贡传曰：蜀贼张寻及其党赵广来降迁之建邺河南慕延西河沮渠呵罗单西南夷并遣使来贡经元嘉十五年春帝正月以吐谷浑慕延封陇西王夏四月秋七月辛未地震新作东宫武都河南高丽倭人扶南林邑国使朝贡冬十月立儒学于北郊传曰：吐谷浑慕延其先鲜卑慕容氏也西徙上陇过抱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界东迭川西于阗北高昌东北秦岭方千余里古流沙地也有青海出龙马至慕容延始通江左故封陇西王新作东宫太子劭居也武都杨难当也河南即吐谷慕容延自号河南王也高丽王高琏也[案高丽王高琏宋武帝初践阼加琏为镇东大将军冯弘奔高丽宋遣使王白驹往取之高丽将孙漱杀弘不欲南来王白驹复杀漱于海琏执白驹送于宋宋不欲违远人意下白驹狱由是琏每岁来贡焉]倭国王名讚无姓氏物产与儋耳朱崖同宋初除安东将军倭国至扶南国在日南郡海西湾中去日南七千里东通交州西接天竺安息外交易东西日有万余商人珍物无不有天竺书言与佛经相似林邑与扶南相达崇佛法而优礼诸蛮故多入贡因商利也帝好文立四学以雷次宗掌儒学何尚之掌玄学何承天掌史学谢元掌文学置馆于郊法古四郊学也经元嘉十六年春帝正月戊寅阅武于北郊夏六月立子铄为南平王秋九月魏伐北凉擒其王茂虔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劭冠传曰：阅武北郊惧魏南侵旧典汉魏以来立秋之日郊礼毕乃扬威武斩牲于东门以荐陵庙其仪帝御戎服乘白马朱鬣躬执弓射牲命谒者载以获车送陵庙以束帛赐武官隶兵习战阵之仪斩牲名曰羆刘[羆猛兽名刘杀也]兵习孙吴法六十四阵既还公卿迎拜

天子下车与公卿亲识颜面乃还宫自东晋天子不亲令进退而武臣不传六十四阵至宋惟有阅武之名而无习兵之法矣案六十四阵此诸葛亮习黄帝八十一阵遗制也晋马隆得其术乃以八阵法伐北凉自后有桓温者因伐蜀于鱼复平沙上覩武侯八阵基址以石纵横为八行此则方排成八八六十四阵之因也其变化即后人莫得传其奥焉[唐李靖有兵书对问三卷得此法]皇子铄文帝第三子书始封也魏师伐凉擒沮渠茂虔平姑臧于是魏尽平凉州旧地焉[伪国尽亡矣]太子劭冠帝往观之帽无故坠地元凶之兆也经元嘉十七年魏太武太平真君元年春帝正月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蚀之秋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九月壬子葬元皇后冬十月刘湛有罪诛十一月仆射殷景仁卒传曰：袁皇后袁湛女适文帝为妃生子劭后族贫每就上求钱帛上性俭不过五十千而已潘淑妃有宠

后因潘求三十万钱宿昔便得由此恚恨成疾至是崩命颜延之为哀策文上益八字云抚存悼亡感今懷昔诏谥曰元皇后刘湛字弘仁父抑晋仪同湛袭安众县男尝自比管

葛不为文章累迁给事中与殷景仁并任湛曰今世宰相何难正当汉南阳郡功曹耳后景仁专内任而湛猜隙渐生结彭城王义康以倾景仁晚党附义康帝不平之湛亦知必败会丁艰伏甲于室以待上临事泄伏诛不书官贬有罪也殷景仁陈郡长平人少有大成之量不为文而敏有思致不谈义而深达于理旧章记注莫不撰录文帝委遇尤厚刘湛与义康欲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上闻之徙景仁西掖门为护军府密迹宫禁故义康计不得行景仁称疾停家养老数年虽不见任而密函去来朝政大小必问焉及诛刘湛外人莫知预计也卒谥曰文成公经元嘉十八年春帝正月夏五月甲申江水溢害居人冬十一月仆射王球卒氏杨难当寇汉川传曰：江水泛溢害居人阴沲阳下陵上也王球字旧玉司徒谧之子正方独立歷位侍中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命球与之相结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王昙首称球曰旧玉可谓玉卮无当耳又刘湛殷景仁权倾内外球虽姻戚未尝往来居选职接容甚希而铨衡有序寻代殷景仁为仆射江夏王义恭启文帝曰王球诚能淡退有素誉然颇以物外自许端任要功非其所长帝曰昔周伯仁终日饮酒而居此任盖所以崇素德也杨难当兄之子曰文德奔汉中族弟广香攻文德因寇汉川焉经元嘉十九年春帝正月夏四月始奉祠大赦五月将军裴方明破杨难当秋七月甲戌晦日有蚀之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十二月丙申诏奉圣袭封西凉李寔归于魏传曰：帝久疾初愈始亲祠大赦南朝以赦罪为求福非古也裴方明与秦凉二州刺史刘真道同讨仇池破之告功也甲戌晦日食案星历九日月合朔则蚀春秋传以为月掩日也有朔有晦者大小尽使然耳案春秋书日食或无朔而有日者或无朔无日者或有朔无日者余则日朔皆满惟食即无明又歷代所占灾异但食即占之不限晦朔也今兹食者天戒若曰阳为阴所蔽文帝为义康义恭诸侯擅权小人构隙国衰乱之应也客星在北斗占曰凡客星所出有兵丧北斗帝居也臣下有阴窥神器之象诏奉圣孔氏子孙世世得袭封宋沿晋制行之礼也李寔者西凉武昭王皝孙也书归于魏不抗兵以庇民也[唐之先也故别立传于载记史官]经元嘉二十年春帝正月二月魏克仇池夏四月甲午立皇子诞为广陵王秋七月冬十月壬午置藉田水旱大饥传曰：仇池杨难当去年为宋所讨难当兄子文德背魏归于宋授封武都王至是复为魏所克书曰仇池不书文德重其地微其人也皇子诞帝第四子也书始封也初置藉田以水旱相继欲行藉田以祈农福妄也案藉田之制夏曰贡商曰藉周曰彻其实皆什一税也藉之言借民力耕获以奉神报先重农功非徼福也周人藉千亩天子躬耕所以劝农务本汉文帝始修藉田迄魏氏三祖皆举三推之礼晋武帝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乘輿御木辂以耕江左元帝贺循定仪注未详迄今宋国水旱皆修此礼失古义也经元嘉二十一年春帝正月诸郡禁酒二月辛卯以子宏为建平王夏四月秋九月以沮渠安周为河西王冬十月雷且电传曰：诸郡南兖州南豫州浙江西并禁酒行榷酤也是时国窘竭故榷酒利以苟安焉建平王宏帝第五子书始封也沮渠安周者孰谓非沮渠之裔也自茂虔为魏所灭盖安周是其疎族僭附于宋虚授以州

刺史河西王非实封也冬雷且电阳愆失所也[凡雷之声由电也雷霹雳耳]经元嘉二十二年春帝正月辛卯朔始用新历二月甲戌立子祗为东海王昶为义阳王夏四月秋九月癸酉宴武帐堂冬十二月范晔反伏诛免义康为庶人传曰：新历者何承天所撰元嘉历也祗帝第六子昶帝第七子皆始封也宴武帐堂帝先勅诸子且勿食至会所赐饌既而日旰诸子有饥色因诫之曰汝曹少丰溢不知百姓艰难今特使尔识饥当节俭用物也古者享以训恭俭宴以示慈惠今帝诫诸子因饥使知节俭亦慈惠在其中矣范晔字蔚宗车骑范泰第四子也作宣城太守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言徐湛之则无以谢天下上得劭呪诅巫蛊之言上谓义恭曰常见典籍有此将谓空言不意亲覩此不幸也先是彗星起毕昴入太微扫帝座端门灭于翼轸又荧惑逆行守昏自十一月霖雨连雪阳光罕耀劭与始兴王浚帝第二子也异谋每夜飡将士或亲行酒密与队主陈叔儿及张超之谋是月二十一日夜诈作上诏云鲁秀谋反汝可平明率众入因使超之率素飡士二十人皆被甲入其夜上与徐湛之语至旦烛犹未灭超之行弑上以几自障五指俱落而崩遣人杀吏部江湛即伪位诏曰徐湛之弑逆吾勒兵入殿已无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为太初迁大行皇帝于太极殿劭成服号恸义师至劭自督战鲁秀打退鼓为义师所乘大败入府库井中擒之与浚并伏诛污其东宫南平王铄字玄休帝第四子也元凶既立以铄为录尚书事及义师入以归义最晚常懷忧惧眠中蹶起无复魂守食中遇毒而薨

经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春帝正月即位

经孝建二年

经孝建三年

经大明元年

经大明二年经大明三年经大明四年经大明五年经大明六年经大明七年经大明八年五月经少帝[子业]永光元年春正月即位经明帝[湘东王彧]太始元年即位魏取淮南地经太始二年魏天安元元年经太始三年经太始四年经太始五年经太始六年经太始七年魏献文帝传位于子孝文帝经太豫元年四月帝崩

经宋废帝苍梧王昱元徽元年春正月即位经元徽二年经元徽三年经元徽四年经元徽五年帝凶恶为杨玉夫弑崩魏献文帝为后弑崩经顺帝[準]升明元年春正月即位[明帝子九岁]魏太和元元年经升明二年南齐萧道成专政经升明三年禅位伪齐卷九

经后魏孝文帝太和四年春正月[一本书帝即位]

文中子曰或问孝文子曰可与兴化矣又曰中国之道不替孝文之力也又曰太和之政近雅矣[都洛阳得中国也建明堂修制度兴文物得先王之道也]一明中国有法也[置职制定律令举兵百万伐江陵其后宣武孝明皆修太和之政是中国有法也]又曰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晋东迁故南朝推运历者以齐梁陈为正统魏据中原故北朝推运历

者以北齐周陈为正统于是南北二支夷虏相乘而天下疑矣元经者所以尊中国也中国无主故正统在东晋及宋中国有主则正统归于后魏后周]董常问元经之帝魏何也子曰乱离瘼矣吾谁适归[诗曰月篇也笺云此乱夏病必有所归]天地有奉[魏修圜丘方泽之祭]生民有庇[十六伪国皆为魏平之是庇民也]且居先王之国[洛邑]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礼]子先王之民矣[子亦王民]谓之何哉[何谓而不帝之]子曰元经之专断盖禀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天命未改于晋祚则断之于江南天命归于中国则继之于元魏]

帝都洛造明堂置职制凡诏策帝自述之经太和五经太和六经太和七经太和八经太和九经太和十经太和十一年经太和十二年经太和十三年经太和十四年经太和十五年经太和十六年经太和十七年江南王萧东奔经太和十八年经太和十九年经太和二十年[改姓元氏]经太和二十一年经太和二十二年伐江南至樊城而还经太和二十三年帝崩经后魏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春正月即位经景明二年经景明三年南齐为梁萧衍所篡经正始元年经正始二年经正始三年经正始四年[改元永平]经永平元年经永平二年经永平三年经永平四年[改元延昌]经延昌元年经延昌二年经延昌三年经延昌四年经后魏孝明帝[翊]熙平元年春正月即位经熙平二年[改元神龟]经神龟元年经神龟二年[]改元正光经正光元年梁改普通元年经正光二年经正光三年经正光四年经正光五年经孝昌元年经孝昌二年经孝昌三年[改武泰]

经武泰元年帝崩[立孝文曾孙钊]尔朱荣弑帝钊别立子攸改元永安经孝壮帝永安元年即位经永安二年经永安三年帝杀尔朱荣经前废帝恭普泰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经后废帝[朗]中兴元年春正月即位于信都高欢立之经出帝[修]永熙元年春即位经永熙二年帝幸长安经永熙三年帝在长安宇文泰弑帝崩经西魏文帝大统元年[竇炬孝文之孙]即位于长安高欢立元善见号东魏经大统二年關中大饥经大统三年经大统四年经大统五年

经大统六年经大统七年经大统八年经大统九年经大统十年经大统十一年经大统十二年梁中大同元年经大统十三年东魏高欢卒子澄嗣经大统十四年东魏侯景奔梁经大统十五年侯景杀梁王萧衍高澄经大统十六年高洋杀东魏靖帝自立国号齐经大统十七年帝崩经西魏废帝[钦]元年[从周制立称元年]春正月即位经二年陈霸先诛侯景梁萧绎立于江陵经三年帝为宇文泰所废崩经西魏恭帝[廓文帝第二子]元年以宇文泰为太师

经二年萧警立于江陵号后梁经三年宇文泰卒子觉立弑帝崩经周闵帝[觉]元年春帝正月即位陈霸先篡梁自立宇文护弑帝崩经周明帝毓武成元年春帝正月即位经武成元年陈霸先卒高洋卒经武成二年宇文护弑帝崩经周武帝[邕]保定元年高演卒北齐经保定二年萧警卒经保定三年经保定四年经保定五年[改天和]经天和元



年陈文帝卒北齐高纬大乱经天和二年经天和三年经天和四年  
经天和五年经天和六年[改元建德]经建德元年遣使聘陈经建德二年经建德三年  
经建德四年经建德五年经建德六年举师伐邺高纬亡[改元宣政]经宣政元年伐陈获  
吴彻帝崩[改元大象]经周宣帝[赧]大象元年春帝正月即位[改元]经大象二年春  
帝禅位于太子衍曰静帝经周靖帝[衍]大定元年杨坚辅政伐陈尽取淮南经大定二  
年禅位于隋经隋文帝[坚]开皇元年春帝即位封子广晋王经开皇二年陈宣帝卒经  
开皇三年苏孝绰置藉田  
经开皇四年后梁萧岿来朝经开皇五年正月朔日有蚀之立义仓经开皇六年筑长城  
经开皇七年后梁萧琮来朝国亡经开皇八年出师五十万伐陈镇星入东井经开皇九  
年春正月白虹夹日晋宋齐梁陈亡王凝问元经书陈亡而具五国何也子曰江东中国  
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懷帝永嘉二年中国大乱而元帝渡江  
中兴衣冠往依之]卒不贵者无人也[元帝明帝成帝赖王导为辅至康穆之世晋祚不  
衰至孝武赖谢安为之佐后桓玄篡刘裕兴贤故衰也]齐梁陈不与其为国也[宋尝有  
树晋之功故君子犹与之至齐梁陈无复及中国但自相篡立故君子不与其为国]及其  
亡也则君子犹懷之[自齐梁陈三国之亡吾犹懷晋宋也]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  
以归其国[归晋旧国]且言其国亡也[言自亡矣]凝曰晋宋先亡今具之何也子曰衣  
冠文物之旧不欲其先亡也故具晋宋齐梁陈以归其国也其未亡则君子责其国焉曰  
中国之礼乐安在[曰君子责齐梁陈之词也不修礼乐但自相篡而已]责及其已亡则  
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人也[曰者君子犹懷书宋之词也言齐梁陈亦晋宋之  
遗人也]此元经所以书也文中子曰春秋以天道终乎故止获麟[麟不遇时天命穷矣]  
元经以人事终乎故止陈亡[先王之道扫地是人事极矣]薛收曰何谓也曰天人相与  
之际其可畏也故君子备之续元经后二十八年终[如春秋左传至孔子卒]

元经卷十唐薛收撰

[庚戌]隋文帝开皇十年春

[辛亥]经开皇十一年春帝正月，焚陈宝器[丁酉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故焚]。三月突厥献七宝椀。

[壬子]经开皇十二年

[癸丑]经开皇十三年春，新作仁寿宫。

[甲寅]经开皇十四年春，诏州县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乙卯]经开皇十五年春帝正月，封泰山。夏六月，焚绫文布[湘州进，诏焚之]。

[丙辰]经开皇十六年春

[丁巳]经开皇十七年夏五月，有羣鹿入殿门。

[戊午]经开皇十八年春二月，伐高丽[以汉王谅为元帅，帅水陆三十万征高丽

。秋九月汉王谅薨[兵死者十二三]。

[己未]经开皇十九年

[庚申]经开皇二十年夏四月有天声[如泻水]。冬十月废太子勇，立晋王广为太子[炀帝也]。

[辛酉]经仁寿元年夏五月，大风拔木。

[壬戌]经仁寿二年陈叔宝薨。

[癸亥]经仁寿三年春河大水，文中子奏策于太极殿[年二十四]。

[甲子]经仁寿四年春秋七月无日，光帝崩[太子所弑崩]。

[乙丑]经隋炀帝大业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弑父之贼，天下共诛也]帝开沛渠。秋八月，御龙舟，幸江都宫。

[丙寅]大业二年

[丁卯]大业三年，炀帝幸东都。

[戊辰]大业四年

[己巳]大业五年，幸东都。

[庚午]大业六年，幸江都。

[辛未]大业七年，幸涿鹿。秋，河南山东大水。

[壬申]大业八年，驾征辽。

[癸酉]大业九年又征辽，杨玄感反[杨素子]。

[甲戌]大业十年，又征辽。秋七月还东都。越王侗留守京师。

[乙亥]大业十一年，幸并州及鴈门

[丙子]大业十二年七月，幸江都，越王侗留守东都。

[丁丑]义宁元年，唐公李渊入长安，改元义宁，立恭帝。文中子卒[年三十八]。恭帝义宁二年，宇文化及弑帝崩[隋三十八年]

[戊寅]唐高祖武德元年

隋开皇元年，文帝受禅。是年文中子生。炀帝大业十三年，改元义宁，恭帝立，文中子卒。明年，宇文化及杀恭帝，隋亡。